

續
新
齊
諧

序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然龍血鬼車繫詞語之元鳥生
商牛羊飼饒雅頌語之左邱明親受業于聖人而內外
傳語此四者尤詳厥何故歟蓋聖人教人文行忠信而
已此外則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所以立人道
之極也周易取象幽渺詩人自記祥瑞左氏恢奇多聞
垂爲文章所以窮天地之變也其理皆並行而不悖余
生平寡嗜好凡飲酒度曲樗蒲可以接羣居之懽者一
無能焉文史外無以自娛乃廣採游心駭耳之事妄言
妄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譬如嗜味者饜八珍矣而

不廣嘗夫蜚醢葵蕕則脾困嗜音者備咸韶矣而不旁
及于休倚儻休則耳狹以妄驅庸以駭起情不有博奕
者乎爲之猶賢是亦裨諠適野之一樂也昔顏魯公李
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怪韓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駁
雜無稽之談徐騎省排斥佛老而好采異聞門下士竟
有偽造以取媚者四賢之長吾無能爲役也四賢之短
則吾竊取之矣書成初名子不語後見元人說部有雷
同者乃改爲新齊諧云

續新齊諧目錄

卷一

狼軍師

凡上弓鞋

白龍潭

露水姻緣之神

縊鬼申冤

執錫二童

趙氏三世爲神

張少儀觀察

屍合

葛先生

天后

陰氏妹

虎投河

武夷君

九華山

張稿公

受私橋

曹公夢

治妖易治人難

伏波灘義犬

浮海

刑天國

萬年松

虹橋板

天上過船

卷二

鬼狀

驅狐四字

女鬼守財待壻

僵尸食人血

鼠鬼

鼈精

雷異

紀曹孝廉夢

緇鬼畏魄字

蔡啞子

珠涇紀事

葉氏姊

牟尼泥

獺怪

天蓬夫

撮土避賊

沙彌思老虎

子不語娘娘

枯骨目贊

藤花送終

卷三

狙

地仙遭劫

張閻王

梁氏新婦

小婢入穴

吹銅龍送枉死魂

打破鬼例

道士留符

奪狀元須捐壽

炁心袍

羅刹國大荒

紹興李先生

怨氣變蛇

心經誅狐

旱魃有三種

鬼脚甚香能行經受胎

王弼

蕭總管求焚

全州兵書匣乃水怪奔雲之骨

卷四

帝流漿

討亡術

學竹山老祖教

關帝現相

鼠作揖黃鼠狼演戲

溫元帥顯靈

僵屍拒賊

亡父化妖

乾麋子

石某

物變

人變樹

水精碧霞洗

浮提國

刀瘡藥

乩仙靈蠢不同

按鬼舌

蔣堂溪

方官詹

麒麟無腸

四耳貓

頭形如桶

鳥怪

劉子壯

黑牡丹

李秀才捕亡術

石樹榕

禪師吞蛋

含元殿判官

狐狸馱旗白鹿張傘

虎有黃光

正色立朝四字

狗兒

鵬糞

銀俵

蒼蠅替人治病

鼠薦卷

石人賭錢

大逐通判

佛奴穿母腸生

彭祖懸棺

人皮鼓

指上棲龍

卷五

奪舍法

屍奔

骷髏三種

人氣分塵

鬼氣攝物

山魃怕桑刀

驅瘡鬼咒

陰沉木

織登科記

朱鹿田

飛僵

程嘉蔭

水虎

綠郎紅娘

文人夜有光

狐仙正論

外國

作勢渡水

唐公判獄

郭六

劉迂鬼

痴鬼戀妻

狐仙懼內

軍校妻

飛天夜叉

虎倂

狼牙

樓怪

武進兩異事

有子廟講書

米元章顯聖

麒麟喊冤

大通和尚

掠剩鬼

卷上

多官

祈夢二則

鬼被衝散團台最難

石板中怪

僵屍貪財

黃鼠狼着紙衣呼小將

徐明府幕中二事

同服琉璃效驗各別

夜航船二則

盛林基

趙友諒官刑一案

換尸冤雪

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

動靜石

玉女峯

廬山禹碑

飛鐘啞鐘妖鐘

鼠渡江

鵬過

石中玉碗

瓜子妖

琴變

古北口城樓火箭匣

官受妓賄

京中新婚

張趙鬪富

未爾攻

梁制府說三事

官運二則

錢縣丞

卷七

乩仙

勒勒

雷擊兩婦活一兒

火神打踰

殺一姑而四人償命

悞殺金童

錢尙書

夢墨

錢狀元小名

歸寧女遇怪

龍誅龍

桑蠶

韓六

魍魎

獺異

柏香簪不宜人殮

獵戶說虎八則

鬼請上任

通幽法

喜婆

獺淫

虎困藤斗

甘公入夢

卷八

尸變

鬼買行頭

韓六三事

後又綴一事

鬼買缺

溫將軍

鬼請喫烟

李生遇狐

仙童行雨

金能退鬼

秀結宜男

黑臂畏鹽

僵屍挾人棗核可治

量童子

靈符

吞舟魚

雞毛烟死蛇

蛇箒

番僧化鶴

謝珍格物

烟龍

形交牙交

蜜虎

滇南靈草

羊乳鹿

多角獸

江中黃猊

水虺

九尾蛇

蠍虎遺精

皖城雷異

卷九

天后繡文

桃源女神

安慶府學狐

湖南貢院鬼

雷異二則

人變魚

韓昌黎稱老相公

急湍自縊

照海鏡

穀佛

丹徒異獄

鬼怕討債

蘭渚山北來大仙

喫腎囊中舉

楊老爺召穩婆收生

溺壺失節

三虎索命

梁相國解麥

齋猴

狗熊寫字

雷屑

牛漢水

陰陽山

亡夫領婦

卷十

淫詔二罪

人壽有定

關帝血食

惡人轉世爲醜

奸夫死後報仇

董刺史雪冤

劉老虎

屈丐者

僵口

巾氏自櫻

雁宕仙女

生魂八胎

女化男

人化鼠

唱歌犬

韓鐵棍

認鬼作妹

蟒過嶺

食猴名石槲

鐵牛法

妖術二則

種蟹

救溺死人法

鳥獸不可與同羣

拘蛇

金香一枝

小僮遇女鬼

懷慶水災

三王神請醫

續新齊諧第一

隨園戲編

狼軍師

有錢某者赴市歸晚行山麓間突出狼數十環而欲噬迫甚見道旁有積薪高丈許急攀躋執柵爬上避之狼莫能登內有數狼馳去少焉簇擁一獸來儼與卒之昇官人者坐之富中衆狼側耳於其口傍若密語俯聽狀少頃各躍起將薪目下抽取枝條幾散潰矣錢大駭呼救良久適有樵輟聞聲其喊而至狼驚散去而昇來之獸獨存錢乃與各樵者諦視之類狼非狼圓睛短頸長

家怒牙後足長而軟不能起立聲若猿啼錢曰噫吾與
汝素無仇乃爲狼軍師謀主欲傷我耶歎叩頭哀嘶若
悔恨狀乃其挾至前村酒肆中烹而食之

几上弓鞋

余同年儲梅夫宗永得子晚鍾愛備至性頗端重每見
余執子姪禮甚恭恂恂如也家貧就館京師某都統家
賓主相得一日早起見几上置女子繡鞋一隻大怒罵
家人曰我在此做先生而汝輩几上置此物使主人見
之謂我爲何如人速卽擲去家人視几上並無此鞋而
儲猶痛置不已都統聞聲而入儲卽逃至牀下以手掩

面曰羞死羞死我見不得大人了都統方爲辨白而儲
已將牀下一棒自罵自擊腦漿迸裂都統以爲瘋狂急
呼醫來則已氣絕

白龍潭

彌勒縣舊城集漢夷雜處環山而居山麓有白龍潭寬
可數畝有良田千頃築土壩以畜水俯臨大河水溢則
啟閘以洩之雨時二龍相鬪狀如小蛇或見巨木一段
蒙青苔而聳遊每每冲決壩岸一日衆農栽秧值細雨
中飛魚大小成對如擺隊伍有絳衣女子持扇揮之偕
至潭中隨即不見相傳龍女歸寧云夷人儂二家天將

暮忽來衣孝服者云來投宿問其所需則索臥房一間
一大缸滿貯清水而已僂疑客浴遂如所請並欲爲備
酒食客曰不必惟有一事相煩更當重謝僂問何事客
曰此地龍潭後有大樹君往伐之俟其將斷先用巨繩
縛住俟潭中有兩羊相鬪卽斷繩倒樹僂許之黎明伐
樹果見潭中水沸如潮有黑白二羊出鬪僂思當是此
時乃斷繩而倒樹黑羊躍出水亦平復急歸欲告客以
請功客竟遁矣問妻妻曰客在房未常出戶乃其搜之
疑其在缸啟覆觀之則黃金滿焉始知客卽白龍化身
爭潭求助者於是潭遂以白龍名而僂家至今稱首富

露水姻緣之神

賈止徑默中入娶妻陶氏頗佳清明上墳同行至半途忽有旋風當道疑是鬼神求食者乃列祭品漚酒祝曰倉卒無以爲獻一尊濁酒毋嫌不潔祭畢然後登墓拜婦而歸次春賈別妻遠出一日將暮旅舍尙遠深怯荒野無可棲止忽有青衣伺于道旁問曰來者賈相公耶奉主命相候久矣問爲誰曰到彼自知遙指有燈光處是其村落私心竊喜遂隨之去約行里許主人已在門迎客道服儒巾風雅士也樓閣雲橫皆飾金碧賈絳寒賁問曰暮夜迷途忽蒙寵召從未識荆不解何以預知

遠勞尊紀答曰舊歲路中把晤叨領盛情曾幾何時而
遽忘耶賈益不解主人曰去年清明日賢夫婦上墓祭
掃旋風當道者卽我也賈曰然則君爲神歟曰非也地
仙也問所職司曰言之慚愧掌人間露水姻緣事賈戲
云僕頗多情敢煩一查今生可有遇合否仙取簿翻閱
笑曰奇哉君今生無分目下尊夫人大有良緣賈不覺
汗下自思妻方少艾若或有此將爲終身之耻乃求爲
消除仙曰是註定之大數豈予所得更改賈復哀求仙
仰天而思良久曰善哉善哉幸而尊夫人所遇庸奴也
貪財之心勝于好色汝速還家可免閨房之醜不過損

財耳賈屈指計程業出門四日矣恐歸無及又思爲蠅頭微利而使妻失節斷乎不可乃辭仙而歸晝夜趕行離家僅四十里忽大雨如注遂不得前明午入門則見臥房牆已淋坍鄰有單身少年相逼而居迴憶仙言不覺歎恨妻問何歎曰牆坍壁倒兩室相通彼此少年獨宿其事尚可言而來問我乎妻曰君爲此耶事誠有之幸失千金而免賈詢其故曰牆倒後少年果來相調予逃往鄰家不料枕間藏金遂被竊去今渠怕汝歸業已遠颺問金何來則某家情償物也賈鵬官擒少年笞之而金卒難追此事程惺峯爲子言

貓鬼申冤

新安趙天知授徒黃氏酷暑畏熱夜不成寐向居停請
易臥室居停爲指數處皆不當意怍一樓院內多花樹
清風徐來趙喜之黃似不可趙疑切近內室黃白非也
上有鬼魅故未敢令先生居趙云無妨遂移榻焉秉燭
以待夜半忽聞梁間有聲觀之則弓鞋雙垂而下年二
十許之美人也凭欄望月取妝奩作梳沐狀復行至廂
樓揭起覆瓦數溝取出白蠟六封攤几上展玩歎息仍
復包裹藏瓦溝中覆蓋如故轉身至趙榻前將掀帷幕
趙下榻叱逐直至榻下入後園竹林中而後窺之內有

新厝棺心知卽此崇明日臨居停問曰後園之鬼得無
自縊者乎爲君家誰黃不覺泣下曰死者爲吾愛妾張
氏性最敏慧掌出納銀錢一日收某處租三百兩甫交
未幾及吾急需則烏有矣予一時盛怒以汚蔑之言罵
之詎知渠忿竟尋短見趙曰是君暴急之過然其事可
得終明乎曰未也問有子否則現拜門牆者是也趙曰
請爲白其冤拉黃登樓揭瓦溝取金出果然原物也其
夜見鬼復下如前作梳沐狀取筆題詩于牆向榻前再
拜而去詩曰小婢偷金去私藏瓦上溝今朝冤始雪我
恨亦全休自後此樓安靜矣

執錫二童

順治進士蔣封翁名伊求嗣於靈岩夢禪僧指執錫二童爲之子因舉長子名之曰陳錫後爲雲貴總督晚年嘗曰吾命中尙應得一子久之夢其中堂曝錦被一牀一龍蟠裏其間適佃戶曹姓者送租并攜其女至甫十餘歲褰舊錦衣嬉笑公見大驚遂留納之生文肅公

趙氏三世爲神

常州趙恭毅公爲康熙名臣人所共知薨後有蘇州過姓者嘗識公於生前後泛舟洞庭薄暮見大舸順風而來旗燈皆書湖廣城隍司心竊異之及追視則公危坐

舟中方据案視事又陸先生子靜善勅勒之衛嘗伏壇
至二天門外見公亦在二天門奏事其子侍讀公以大
臣子弟効力肅州軍前恭毅公薨恩許奔喪侍讀哀
毀遘疾病中每自詫曰嘔吐滿地使人難堪吾何爲居
此職耶衆問何職曰痰火司也家人不知痰火司爲何
神越日禱於東嶽行宮則兩廡果有痰火司神病革人
見痰火司燈籠入門遂瞑其子副使公歿後逾年洪氏
姑病昏不省人事恍惚至一衙署見公自內出訝曰妹
何爲來此延入談家事甚悉姑問兄現在何官曰巡海
道也事繁刻欲他出不能留汝且曰汝嫂亦不久人間

家中多事可屬兩姪愼之遣二役持香送歸及甦室中
尙有餘香未幾族人以立嗣與訟彌年不寧又未幾其
嫂黃恭人下世

張少儀觀察爲桂林城隍神

長洲顧某以父久病禱於神願以身代一日夢城隍神
遣隸攝至署前不得卽入見有肩輿遠來顧側立以待
乃其師也自輿中出執手慰勞且曰余已爲某方土地
生何事至此顧具以告曰此大孝吾當爲汝曰之良久
出曰今日神有事當改期遂甦越日隸攝如前至則神
召入問其父病狀對曰骨瘦如柴神大怒趣隸杖之顧

不解呼冤未幾內送一紙條出神見之色始霽曰汝父設藥肆某年大疫不索藥值功德甚大且憐汝孝可以延壽一紀顧謝而出問旁人神何以怒曰獸中惟豺最瘦世人多詐作柴神始聞之以爲比父於獸故怒賴纂客辨明乃免署前所見諸人皆其鄉先輩以刑辟死者一人被縲紲一人將遞解遠行顧不識問之曰此原任知府某爲其部民所訴張公爲桂林府城隍神移牒取之耳問張公何人曰余亦忘其名嘗任雲南輝儲道今河南巡撫里公舅氏也張名鳳孫字少儀長洲人與余同舉鴻詞科少時有張三子之目三子者孝子君子才

子也生平多厚德宜其爲神然冥中不知其名但以戚
黨冒位相炫耀毋怪人之好談顯者矣

屍合

山東王倫之亂臨清焚殺最慘男女尸填河高千岸者
數尺賊既平啟閭縱屍順流而下無顧者竊剝其衣故
屍多裸露忽一女屍年可十七八裸仰水面流至閭則
左足望閭而止俄一男屍年畧相似裸流而下甫至閭
間忽躍水而起與女屍合抱頸股交壓衆以篙撥之竭
力不能開須臾流去亦不辯其誰氏子也

葛先生

河南汲縣李秀才就館村落夕行迷路遠望叢木間燈
火趨之見一茅舍隱隱有讀書聲叩其門主人出迎年
四十許見李延入自稱葛姓素好讀書厭塵市囂雜故
隱此僻處且言其妻在家乏食爲妻母逼嫁明日將投
河惟君能救望乞垂援言之泣下李唯唯因就止宿茵
褥精潔旣明身臥塚上並無屋舍李駭極趨歸道遇一
婦衣綠衣行且泣臨水將自投李挽止之詢其所以則
葛姓妻也婦居乏食父母欲奪其志故覓死耳李以去
舍不遠邀歸與嫗其述其異養爲已女李年已五十餘
忽舉一子視其肩目酷肖所遇葛姓者戲以葛先生呼

之兒輒笑投其懷

天后

林遠峰曰天后聖母余二十八世姑祖母也未字而化靈顯最著海洋舟中必虔奉之遇風濤不測呼之立應有甲馬三一畫爲旒秉圭一畫常服一畫披髮跣足仗劍而立每遇危急焚香禱者輒應焚香張者則無不應若焚至披髮仗劍之幅而猶不應則舟不可救矣或風浪晦冥莫知所同虔禱呼之輒有紅燈隱現水上隨燈而行無不獲濟或見后立雲際揮劍分風風分南北船中神座前必設一棍每見羣龍浮海上則風濤將作焚

字紙羊毛等物不能下便令舟中柵梃師者焚香請梃
向水面舞一周龍輒戢尾而下無敢違者若爐中香灰
無故自起若線向空而散則殆必不保余族人之父某
言其幼時逢漳郡官兵征臺灣祭纛教場中某隨父往
觀見后端坐纛上貌豐而身甚短急呼父視之已不見

陰氏妹

吳郡申衙前陰某有妹才十二歲時方中秋家人方共
飲聞比鄰婦逆其姑詆諆聲甚厲妹忽變色起持刀直
入其家毀其几案捉婦將刃之家人奔救女力甚猛五
六人持之方得脫挾歸問其故猶拗怒咆哮厲聲曰我

必殺此婦報其母家人強之臥則酣睡矣醒而詰之慚
汗啜泣不自知其故

虎投河

紹興西鄉谿水甚深一兒戲谿上見虎來見鼠入水泅
而出沒且視之虎坐岸上耽視良久意甚躁急涎流于
吻忽躍起撲兒遂墮水中憤迅騰擲谿水爲沸數躍數
墮竟不能起兒獲免而虎溺死

武夷君

大興朱竹君學士督學安徽夢上帝召復武夷君位先
生以文集未成泣辭帝許之醒而述其事于貴池令林

夢醒聞者其異之後視學閩中謁武夷君廟廟內施設
位置與夢中一一吻合心益異焉任滿復命無疾而終
余按宋人說楊文公初生時遍身紫毛長一尺自呼武
夷君與竹君先生相似

九華山

九華山最著神異相傳明季海公剛峯雨中皮屨登山
同伴告以皮靴乃牛皮所作是輩非素不可著也乃易
草屨隨衆參神指廟中鼓問神曰此亦皮也寧非輩耶
言畢忽霹靂從廟起將鼓擊碎至今廟鼓無敢用皮以
布代焉有江南太平人顧翁生一子一女皆成立而妻

死塊然老鰥爲子娶農家女姜氏年十七性仁孝翁愛之亡何翁疾作而子未歸姜聞呻吟聲稟請延醫翁曰我足疾也但須溫煖便差姜曰果若是又何難乃爲翁抱足眠蓋惟知盡孝不解瓜李嫌者次春子歸道經妹家妹以嫂孝告之子不能無疑而難子發口乃其則抱襪被於別室不與姜眠姜心疑駭問其夫夫曰汝聞世上有翁媳同眠者乎姜始大悟曰吾哀翁老病實與同眠此心惟天佛知之耳其子笑而不答一日聞鄰婦鳴鑼誦佛聲出問何作曰將朝九華姜即附件同行焚香跪拜畢見對山香爐峯懸崖絕壁問彼何名老婦曰此

處名龍口香心跡不能自明可質証於鬼神者在焉姜聞大喜執香前往老衲阻之曰子作沙彌至今老矣未見有敢登者况娘子纖纖蓮步豈可冒險哉姜不聽直抵其處看者心悸渠及半山而墮衆惜其已成齋粉矣鄰嫗歸急告其翁翁怪其謬曰吾媳昨已返舍引鄰嫗入果見姜瞑目盤膝坐蒲團上嫗等驚曰此卽活佛何須更朝九華於是齊聲念佛而朝拜之姜始張目而起其驗蒲團上有九華山置四字在焉其問翁汝媳何時還家翁曰昨聞院內有聲心疑爲賊偕子往視則飛下吾媳也目瞑若死氣息奄奄故抬諸室問之則曰媳欲

表心迹故含忿而往並未慮及生死不料山高千尋足軟便墮亦不知何由而歸家姬乃爲翁父子述其事於是夫妻相抱大哭遠邇驚異嗣後朝九華者先來禮姜云

張稿公

張稿公者淮南總督衙門掌稿吏也誠樸無私歷任制府多信服之一夕早起開門見縊尸高懸細認爲某甲緣訟事求稿公左袒而未許者因復閉門靜坐以聽外信及朝暇上得啟門則縊尸已不見矣私心竊喜旁午忽聞縣令出城相驗訪死者爲誰則門上縊尸某甲也

始而駭繼而疑終莫解其故數月後過市上賣菜傭趙某問曰某月之晨君見縊者驚乎稿公聞之招趙入室歛以酒食問何以知趙曰是子負去妾得不知稿公曰我爾不相識何故負尸且負尸甚早城門柵欄未啟奈何趙曰予亦不解其故是日五更販菜途遇友人召予來此曰汝負此尸到某處必有厚利勝于販菜予慮城柵未開友曰無傷但從我行從之及柵欄開至城城開稿公問友人姓名爲誰曰認其人未問其姓亦市上交好者也偕去烟插至今尙未見還稿公出百金謝之囑勿揚言而引一日趙閒步入城隍廟見十殿中有泥鬼

挂烟插頗似已物細認不謬因摘去且戲曰何久假不歸耶次早在市賣菜見前遇之友責曰似爾爲人極難相與一烟插之微何卽在大衆前笑我趙方欲道契濶問姓字適呼買菜者又至一掉頭間其友渺然不見

受私橋

臨安府張大興李二爲莫逆交李家雖屢空然賦性不苟故張重之一日向張道貧苦張適有積金數百因盡出以付李相約除存本外瓜分其利不料數年間李資本盡喪而歸閉門高臥絕不見張張靜待之許久不至值嫁女期迫因登李門問之李置若罔聞張怒互相爭

嘗觀者如堵問張則言李無良問李則言張實騙兩無
中據難定曲直李噤噤不屈張愈忿曰汝明日若敢赴
城隍廟盟誓摸錢吾卽休矣李誤應之蓋鄉人信鬼神
相傳城隍神最靈神前熬油鍋置錢其中理直者手摸
不爛否則必爛故脅之明日張果來迫李李亦不懼同
往至廟撞鑪鼓陳顛末然後置鐵鍋熬沸油擲一錢于
油中令入手摸李竟取出而手無恙於是衆咸非張張
亦不能再辨後李別作生業數年間滿載而歸於是計
算張氏本利若干盡爲歸楚親登其門張曰交已絕矣
義不受金李曰實借君物何敢負德待來世作馬牛償

耶推讓再三張終不受于是鄉里爲之區畫廟前有板橋已朽請將此金易之以石並問李曰前旣昧良何敢盟誓李笑曰彼時非敢昧良實恐一經承認卽須原物粉骨難償故先至廟請神默佑待發財時再報答張友不意神靈如是衆聞之咸笑曰城隍神乃受君私耶後橋成無名因顏其橋曰受私橋

曹公夢

海陽曹孝廉銓得廣西某縣親友來賀公欲引疾不赴曰幼年曾作異夢幾時入泮幾時婚娶幾時生子中舉遷粵西某縣爲守日甲二將軍所害細紀所歷一一皆

驗不爽毫髮今所選缺又恰符合地多苗蠻野性莫測
先幾之兆可不趨吉而避凶哉於是有言夢不足徵者
有以期年牛載相機進退勸者公不得已就道及抵某
縣民淳吏樸公甚安之數年後忽有呈開銀廠者公爲
轉詳奉上檄委公採辦公親詣廠所視其開挖及礦則
見白氣二道宛如長虹直冲公前公驚而仆返館舍至
夜牛竟卒家人方悟白甲之徵

治妖易治人難

漢陽令劉某性方鯁治祝由科邪教過嚴有好民上控
撫軍撫軍戒飭之公抗言抵觸撫軍怒曰若果才能有

沔陽州某家若能審辨乎劉唯唯先是沔陽有金桂姐
受黃氏聘及婚期綵輿迎至家則兩新婦齊出簪珥服
飾聲音體態無不相肖因之未敢成禮仍以兩女歸金
金父母無從分別於是兩姓俱以人妖莫辨訴官由州
至撫案懸半載俱未能決故撫軍以之難劉劉稟請提
察至撫軍公署候審并請臨審時借用撫軍寶印撫軍
許之臨期公喚兩女隔別細鞫並其父母庚甲產業陳
設一一盤詰及核供詞如出一口公乃喚二女至案前
曰觀汝二人原是一胞雙生若並斷與黃家恐爾父不
不肯吾今特設一鵲橋在此能行者斷合否者斷離乃

鋪白布如橋從儀門直接公座命二女行布上一辭不
能盈盈候下一則欣欣然喜形于面公叱淚下者逐出
署外喚喜者登布上此女如履平地步至公前公暗擊
院印從頭擊下兩旁覆以羽乃現爲狐投之江中於是
素結撫軍大悅奏陞漢陽府知府從此遐邇歌龍圖再
出矣漢陽有茶客攜重資歸中途爲盜所追奔至漢川
求救於逆旅主人主人沉吟至再曰誠若是則此處非
君所宜棲可速投某武孝廉家庶保無虞引至孝廉家
孝廉兄弟爲具酒食掃臥榻囑曰倘夜間有動作但安
眠毋輕出視客寢矣兄弟秉燭待盜盜果踪至彼此格

關被孝廉殺其四餘三盜逾垣逃天明呼客起赴縣呈報詎知客出未幾府差早至將孝廉兄弟鎖去蓋點盜偽作茶客先以謀財害命連夜赴府擊鼓求救故劉公發差就近將孝廉兄弟拘到問供孝廉兄弟陳述顛末請釋一人保家公不許並下于獄盜返入孝廉家將其家口盡殺而逸及公覺急釋之已無及矣嗚呼公能斷狐竟不免爲盜所賣豈非怕妖易怕人難耶

伏波灘義犬

伏波灘入廣之要區因其地有漢伏波將軍廟而名也某年有客收債而返泊其處鄰戶數入夜操刀直入曰

汝命當畢于斯我輩盜也可出受死勿令血汙船艙又
需滌洗客哀求曰財物悉送公等肯俾我全屍而斃不
惟中心無憾且當以四百金爲酬盜笑曰子所有盡歸
吾囊橐又何從另有四百金客曰君但知舟中物豈識
其餘乃出券示之曰此項現存某行執券往索可得惟
我清醒受死殊難爲情請賜盡醉裹敗蓆而終可乎盜
憐其誠果與大醉蓆捲而繩縛之拋擲於河甫溺有犬
躍而從焉俱順流傍岸犬起抓擊廟門僧問爲誰不應
及起關昇犬走入湮身淋漓啣僧衣不放若有所引隨
至河邊見裹屍俱欲散去犬復作遮攔狀僧喻其意擡

屍至廟撫之酒氣薰騰猶有鼻息解其縛驗席上有齒痕始知是大獺斷乃與茶湯而臥明晨客醒曰盜走水路我輩從陸告官當先盜至蓋度其必執券而往某行也僧諾與俱盜果未至因告行主人以故戒勿泄俄而盜果持券至主人僞爲趨奉遣客鳴官遂皆擒獲客偕犬同歸終老於家不復再出著義犬記

浮海

王謙光者溫州府諸生也家貧不能自活客於通洋經紀之家習見從洋者利不貲謙光亦累貲數十金同往初至日本獲利數十倍繼又往人衆貨多颶風驟作飄

忽不知所之見有山處趨往泊之觸焦石沉舟溺死過
半緣岸而登者三十餘人山無生產人跡絕至雖不葬
魚腹中難免爲山中餓鬼衆皆長慟晝行夜伏拾草木
之實聊以充饑及風雨晦冥山妖木魅千奇萬怪來侮
押人死者又十之七八一日走入空谷中有石窟如室
可蔽風雨傍有草甚香掘其根食之饑渴頓已神氣精
爽識者曰此人參也如是者三月餘諸人皆食此草相
視各見顏色光彩如孩童時常登山望海忽有小艇數
十見人在山泊舟來問知是中國人遂載以往皆朝鮮
徼外之巡欄也聞之國王蒙召見問及履歷謙光云係

生員王笑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耶因以浮海爲題命謙光賦之謙光援筆而就曰久困經生業乘槎學使星不因風浪險那得到王庭王善之館待如禮嘗得召見屢啟王欲歸之意又三年始具舟資送謙光并及諸人回家王賜甚厚謙光在彼國見諸臣僚賦詩高會無不招至臨行贐餞頗多及至家計五年餘矣先是謙光在朝鮮時一夕夢至其家見僧數甚衆設賓賓道場其妻哭甚哀有子衰絰以臨謙光亦哭而寤因思數年不歸家人疑死設薦固矣但我無子巍然衰絰者爲何誠夢境之不可解也但爲酸鼻而已又年餘抵家几筵儼然

裴經傍設夫婦相持悲喜詢其妻作佛事招魂正夢回之夕又問裴經爲何人之服云房姪入繼之服也因言夢回時亦曾見之更爲慘然

刑天國

謙光又云曾飄至一島男女千人皆肥短無頭以兩乳作眼閃閃欲動以臍作口取食物至前吸而啖之聲啾啾不可辨見謙光有頭羣相驚詫男女逼而觀之臍中各伸一舌長三寸許爭舐謙光謙光奔至山頂與其衆拋石子擊之其人始散識者曰此山海經所載刑天氏也爲禹所誅其屍不壞能持干戚而舞余按顏師古等

慈寺碑作刑天氏則今所稱刑天者恐是傳寫之訛又徐應秋談薈載無頭人織草履蓋戰亡之卒歸而如生妻子以飲食納其喉管中如欲食則書一饑字不食則書一飽字如此二十年才死又將軍賈雍被斬持頭而歸立營帳外問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帳中人應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此亦刑天之類歟

萬年松

廣東香山縣鳳凰山有萬年松數株西洋人架梯取之其松忽上忽下隨梯轉移洋人怒用鳥鎗擊之連發數十鎗卒不能得松至今青葱如故

虹橋板

福建武夷山大藏峯山洞中凹處有大小千百條橫斜架立千萬年不朽不落色如陳楠朱文公云是堯時居民所棲避洪水處後水退而木存然木狀非受過釜斤者山洞羅列羣木如民間開木行者然山下灘水舟不能泊余至武夷親見之後到杭州又見孫景家藏虹橋板一片木微香肌紋細潤梁山舟侍講鐫詩其上

天上過船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四日風雷大作儀徵縣江邊一

客船被風吹至空中落在洪澤湖沙灘上舟中米客六人及器物盤碗俱絲毫無損但據揚州人云是日親見有一船從雲中過去初意猶以爲大鳥也

續新齊諧第一

續新齊諧第二

隨園戲編

鬼狀

河南祥符縣最繁劇凡各州縣申解院司案件有覆審者多委辦焉自理詞訟雖常接受而示審無期反致沉擱令尹鮑公勸于室事一夕收呈狀若干未及細閱卽交幕友批發次日幕友問公曰某處命案可往驗否公曰未見呈稟安得有此索狀觀之則是謀殺親夫狀也內載奸夫姓名自稱雙髻某被殺某處屈指計之隔十六年矣公愕然曰案懸十六年事頗怪因將各呈俱爲

批發獨壓其呈不發逢收呈日又親點名過堂並無瞽
者及晚查閱則前瞽者呈又在內矣公問書役汝輩可
識劉順否或答曰有其人現充臬司厨役公赴司請拘
犯臬司交公帶訊供認不諱先是劉順本屬無賴在
城外河口以馱人渡河爲生值瞽者夫妻同行見其妻
有姿遂萌惡念于負渡時卽戲挑之曰娘子嫁一瞽者
殊非終身了局倘不予嫌愿同白首其妻心動其結瞽
者憩樹間解裹足布勒死挖坑埋之遂成夫婦僞作逃
荒者至外縣雇佃于巨神家遂學烹飪有所積乃挈
妻入汴城充臬司厨役公廉得真情卽往掘驗屍未朽

傷痕宛然於是劉夫婦皆伏誅

驅狐四字

周公世俱宰虞城時有耿家庄劉化民家患狐百法驅
禳無效因訴于公牒移城隍公從其請狐在空中喝曰
汝求城隍城隍奈我何崇之益甚公謂神且莫制殊難
爲力其友沈松濤曰予在息縣有巨紳某之子甫畢姻
迫于父嚴恐戀新婚促令從師遠讀且督責日無故不
得擅歸其子綢繆燕爾未免妄想一日獨坐書齋見隔
牆有美人露半身秋波流注挑之微笑而下方欲移几
梯接又見牆上立金甲神手執紅旗二桿一書右戶一

書右夜向女招颺女杳然遂滅今試寫四字在紙上試
之何如因裁黃紙二方研硃砂書之令剝持歸貼戶牖
間是夜狐來果却步而言曰戶夜神在此今且讓汝三
年後當再來從此寂然周旋卽陞去不知其後若何其
時內幕蔣生知此情節聞紹興桂林庵有三尼亦被妖
纏蔣乃教以用硃砂如法書右戶右夜四字貼其樓廂
無風自啟樓上狐扒窺一夜聲如鐵甲至曙始息狐盡
逃去余按四字平平不解出於何典乃能降狐如是故
誌之

女鬼守財待婿

安陽縣楊某開客店有女適湯陰縣鄧某負販家貧楊妻杜氏常以錢物周給之楊蓄白金數十兩肩櫛中婦思竊少許與婿作資金而未得閒一日鄰人招楊飲婦瞞夫出因啟櫛歷試數鑰鎖始開取金才出聞楊遽歸婦倉卒納金懷中閉櫛闔鎖而起然金在手無處藏匿往埋後苑土中楊夜啟櫛不見金知爲婦竊疑其贈與所私詬詈百端婦忿極俟夫睡熟縊死死後鬼常作祟楊不能安其居乃賣屋遠徙先是婦未死時鄧已攜妻往湖北依其叔叔業醫坊六旬餘無子見姪大喜認爲己子自是鄧夫婦身登樂土矣數年後楊女思其父母

倩夫往探鄧襪被往則故宅依然而主人非矣曰已昏
暮鄧行倦欲宿其家主人辭曰客房已滿無下榻處惟
後堂兩楹相傳有鬼能崇行旅至今扃閉無人歇宿鄧
云此屋舊屬子岳家乃子熟遊地何曾有鬼縱有鬼暫
歇一宿諒亦無礙主人從之移燈啟戶設牀掃塵鄧展
衾解屨和衣偃息夜將半聞堂西角嚶嚶哭聲急起視
之一女鬼披髮垢面傾身來撲鄧跣足急走幸堂中設
一方几藉以障身鬼東人西鬼南人北駭急欲號而口
不能出聲見庭中月白如晝奔立月光中鬼追至不敢
犯惟兩目眈眈注視而已月後一寸人退立一寸鬼近

一寸月移一尺人退立一尺鬼逼近一尺月上庭牆鄧
寶牆立須臾月移至膝鬼蹲身來曳其足鄧歎曰不意
鄧某乃死於此鬼聞語遽釋手曰汝爲誰曰我湯陰鄧
某鬼曰是吾婿也胡不早言幾誤殺汝因告以身死原
由及埋金處曰趁天未曉無人知速取金去我所以作
祟者守此財以待汝耳今日心事已了予亦不復作祟
矣乃趨堂西角而滅鄧往掘地果得金攜歸因益營運
家小豐焉

僵尸食人血

吳江劉秀才某授徒於元和縣縣家清明時假歸掃墓

事畢將復進館謂妻曰予來日往某處訪友然後下船
到開門汝須早起作炊婦如言雞鳴起身料理劉鄉居
其屋背山面河婦浙米於河頗疏於國事事齊備天已
明而夫不起入室催促頻呼不應揭帳視之見其夫橫
臥牀上頸上無頭又無血跡大駭呼鄰里來看羣疑婦
有姦殺夫鳴之官官至檢驗命曹收殮拘婦考訊卒無
實情置婦獄中累月不決後鄰人上山採樵見廢塚中
有棺暴露棺木完固而棺蓋微啟疑爲人竊發呼衆啟
視見尸面色如生白毛徧體兩手抱一人頭審視識爲
劉秀才乃訴官驗尸官命取首首爲尸手緊捧數人之

力挽不能開官命斧斫僵尸之臂鮮血淋漓而劉某之頭反無血矣蓋盡爲僵尸所吸也官命焚其尸出婦獄中案乃結

鼠鬼

漢陽崔某家素封遷雲南知縣攜家到任留一老僕守門自廳以後俱封鎖而去數年後罷官旋里居纔數月家人羣告佛樓上每夜有怪崔素膽壯移牀宿樓下思覘其異漏初下滅燭就枕卽聞樓上拍案聲捶椅聲繞樓行走聲又如官府出門皂役拖板子聲少頃漸次下樓降梯一級又如椎擊梯板聲崔駭極拍牀大叫又如

人復曳椎上樓聲家人畢集以火上樓燭之虛無一物
益信以爲非妖卽鬼延巫覡祈禱不靈一邑哄傳崔家
有鬼崔蓄梨園一部內有膽大者數人思一睹鬼狀乃
入夜塗面易服一人扮伏魔帝君一人扮周將軍侍立
然燭以待忽一鼠自神龕頂上竄下尾大如捧椎三人
急下追捕鼠因尾大身體遲滯頃刻就縛細視其尾乃
灰塵疑結重可數斤不知其故崔恍然悟曰昔年此鼠
竊食燈油子自後潛捉其尾鼠力竄脫去尾則盡褪膏
血沾身灰塵日積月累致作此狀曳地作聲笑數月來
所灑紛紜空見鬼也

髓精

吳縣香泉女適同縣某生女偶食髓得怪疾喜則明
眩眩服藥百出忽則拋盆擲碗詬詈不情或二三日
不食或一食可兼數人之膳日漸尪羸女爲祖母所鍾
愛因迎歸養病所醫藥無驗數日後病輒一止止時
卽如平時家人問病狀女云初見一皂巾綠袍人向予
胸噓氣卽身不自主其一切語言舉動皆綠袍人所爲
問食兼數人何也曰非我食也一紺衣人暨兩皂衣人
向綠衣人索食措予飲噉以饗之綠衣人臨去必伸長
其頸舌三舐足三踊不知何故時香泉客河南畢中丞

幕中家遣急足以女病告之孫卽束裝歸攜女避元妙觀蓑衣真人殿中崇如故孫思載女遠出或可避之賃船欲往揚州無錫顧晴沙觀察與孫友善聞其事邀至家中怪亦隨往觀察肅容駐論冀以正理壓服之女掩耳曰腐氣迂儒之談勿污吾耳因口吐白金一小錠細珠數粒示觀察云此緣袍人聘我禮也約月望來娶孫恐女爲怪祟死急偕女解維過發將抵鎮江女忽云彼若往揚州我輩畏江神奇老爺不能渡江奈何徐云我有計矣不必待望日卽于此時娶之可也女旋卽偃臥呼號腹痛欲絕孫恐女卽死許其返棹旋里女腹痛

止至望日家人惶懼恐女有不測而女故無恙孫因札致畢中丞爲代請龍虎山張真人除怪真人得書遣鄒法官至設壇作法三晝夜而女病痊孫問是何怪法官云緣袍者鼈紺衣者鰕旱衣者龜窟在石湖湖心亭下因汝壻家殺其子孫太多故率其類來報讐適遣六丁盡已拘去汝女無患矣余按江神名奇相見博物志

雷異

金壇瓜渚有某者其子幼時與某姓爲婚未幾某卒妻矢志撫孤屢遭饑饉子旣長不能行娶禮遂囑媒氏辭婚令別擇壻某夫婦詢之女女志堅不奪媒復命母子

計無所出居久之母呼其子曰吾十數年來饑寒交迫
不萌他念者望汝成立室家爲爾父延一線也今煢煢
相守雖百年何濟余昨已議改醮某姓得金若干爲汝
娶婦若干償宿逋今金具在牀頭汝可視之子噤不能
出一語母泣曰速請媒氏言之余坐待汝夫婦成禮然
後去子泣不應母促之再三乃往時鄰左博場有羣匪
竊聽乘某子夜出穴壁偷金去母晨起失金遂自縊越
宿子偕媒來啟戶不見其母怪之使媒坐客舍而已入
內見母已死痛極亦縊媒怪其久不出呼之無應者窺
其寢母子俱懸梁死駭極而號鄰衆畢集咸不解其故

媒因奔告女之父母女聞之亦繼時方隆冬天忽陰晦雷電交作震死博徒七人某子某女俱索斷而蘇惟某母救亦不醒一時聞其事者相與嘆曰貞烈節孝三事萃於一門而一時俱死非其命若無人爲之伸理雷爲之申者斯亦奇矣至于蘇男女二人使之完娶而節母則聽其悠悠不返所以曲全之者又如此誰謂雷無知耶

紀曹孝廉夢

孝廉曹君履青弱冠時冬月染疾困臥五六日一日夢在治西橫街有在後呼其姓名者回視不相識叩之則

曰奉府君召問何事干涉曰往自知耳適族伯用章至
向公人緩頰云我同姪往何如公人頷之曹于路問公
人云近聞城隍非楊公誰爲攝篆曰東漢袁公也遂別
去用章攜履青同行步履迅速街衢月色甚皎但覺陰
氣中人兩旁屋宇門戶俱掩門楣上各樹楮鏹一二串
數里中所見無異俄達一曠野遙望高垣如城正南有
雙扉用章叩之內有人應聲啟扉入命向東廊行少前
用章不知所在覺力倦欲稍憩徙倚一門首見室前有
十數人或繩繫足或索拴頸坐立不等室後半皆羊豕
不得已坐檻外忽諸囚咸伸一手出戶如索物狀諸羊

豕俱來嗅衣喘足曹甚窘怖旁有人呼云勿無禮所需
當卽見付未幾公人傳訊出票相示方恍然知爲前身
口曰君父子爲人作券中其人負心今屈來一証耳毋
懼也至署門有吏捧冊來詞色間似索規例前一人又
曰有有遲日取諸我家遂止忽有人短衣跣足左右望
外探訪公事者官吏揮叱之遽閃避但見壁上如黑烟
一片縷縷散去俄聞內陞座訊供用刑拷掠聲甚厲少
頃有人出外云勿須到案某吐實情矣見內牽出一囚
髮髻鬆覆額一手着膺一手撫背胸口索貫其中并縛
前後手疲憊斜行意卽捕囚也署前各散寂無人踪探

首窺內廳堂三楹兩廊石輿牌棍儀仗悉如人世衙署
進數武母舅周子堅已先在曰甥來作証耶因相勞苦
蓋翁卽宿世債主云時翁之仲兄方死語次及之翁泣
然曰亦在此我不忍見也正敘語間前吏來曰請回已
久何尙滯此隨之出署前見一大池垣週四圍池中一
運石片相接履之兀兀有聲驀然墮水水如渦旋旋轉
甚疾心甚惶迫忽見岸上蓮燈萬柄閃爍照耀往來不
定其行甚速燈亦漸遠陡然擱淺一無所見視之乃泊
後玉帶河濱也月光西墜譙樓五鼓矣相扶上岸送周
翁出北門已仍向西返舍踰然而醒身臥牀上望月影

聽更聲一一如夢自是病瘳

縊鬼畏魄字

瀨江有二士相友善甲年長而性凝重乙妻呼甲以伯相見如家人俄乙妻死續娶少女甲以縊不往踪跡久疎一日暮雨避宿茶亭距乙家二里許忽見乙前妻至甲心動色變乙妻曰伯無懼妾乃有求于伯吾夫後娶者勤于家事善撫妾子女今日微反目有縊鬼知之將令投環此人若死吾家蕩然矣祈一往救吾夫甲曰吾非師巫往何能驅鬼汝在冥中反不能禁耶乙妻曰是惡戾之氣妾焉敢敵須伯一往甲不能已隨之行至門

門已閉矣乙妻已從旁隙入啟戶不知何時已燃燈矣移一椅至中庭告甲曰伯坐此有麗人來假道者卽縊鬼也堅坐勿動彼自不敢前妾當在坐後視之少頃果見一女手執紅帕含笑婉言曰妾有事欲前盍少退甲不應女乃却退乙妻曰彼去當復來來則意態甚惡伯勿怖也須臾女至曰君胡不避甲仍不俅女忽拔髮巃血突至甲前甲厲聲叱之鬼亦滅乙妻曰惜哉伯勿呼但以左手兩指寫一魄字指之入地彼一人不能出矣今雖暫滅彼必暗往吾家伯可急叩吾夫寢門甲如言乙從夢中辨其聲曰兄何暮夜至此曰君勿問我且問

尊嫂安在乙繞牀捫之不見急啟門呼甲入燭之乃懸于牀後共解其縊灌以湯徐徐而蘇乙問妻何苦尋死妻曰吾初不知恍惚有婦人邀我至園中尋玩片時見若有圓窗者令我引領望之我頭入窗遂不能出甲因具道所遇而乙前妻杳無迹矣江西堪輿陸在田與甲善言其事

蔡啞子

常州有生而不能言者蔡姓逸其名世居郡北青山莊家貧行乞人皆呼爲蔡啞子啞子無他技詣乞兒莫善也獨有許道士待之厚久之許道士死于朱家村屍有

重傷許氏鳴朱某於官煨煉成獄擬大辟或曰朱某實斃之死誠當或曰恐有冤然莫知的耗一目蔡啞子至朱家村村人曰啞子來與爾食蔡啞子忽張目大言曰我爲朱氏雪冤而來勿暇食也村中老幼驚駭時朱氏以許道士一案家產蕩然計無所出謂啞子曰事關人命汝無戲言啞子曰到官我自能白之於是朱氏族衆及鄰保數百人共拉啞子入城太守李公適坐堂皇詰訊啞子啞子曰殺人者許兩公也與朱某何與歷言情事鑿鑿因卽簽拘許兩公兩公方與羣輩避暑瓜棚賭錢拘至一訊而服立出朱某于獄初兩公與朱某爭客

行不遂故設計拉許道士於僻所毆斃之與尸朱某門
事甚秘然獨不避蔡啞子者以其生而不能言也朱某
感其再生之德往乞陳中作謝諸乞兒曰噫啞子死矣
蓋卽朱某出獄之日云

味煙紀事

嘉興珠涇地瀕湖有童年十三歲跨牛背韁繩拴于腰
飲牛于湖牛入水漸深沒及童足久許牛忽驚走童顛
墮水岸上人恍見有物排浪吞童牛奔上岸繩尾拽起
一鮎魚形如小舟羣譁然始知牛初爲魚所鬣負痛而
奔奔太速童遂墮而童與牛繩相繫魚雖餌童而繩不

得脫因爲牛曳出如魚人之釣者衆操刀斫魚囊重尙可救及童出氣已絕而衣服髮膚毫無所損鱗魚肉秤之得三百八十餘斤封君朱緒三自吳門歸述其事云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十一日

葉氏姊

葉星槎別駕之姊適張氏婚未四十日而寡無子歸守節于母家別駕爲請旌于朝乾隆己酉姊年七十二矣偶秋日遊園中忽冷風如箭直射其心臥牀醫藥罔效而食量頓增素持長齋病後大索葷腥且能兼數人之食終日向空翠語兩手作支吾拒抵之狀頤頰間時

有傷痕徹夜呼號侍婢皆不得眠唯別駕在坐則安睡
片時如是數月醫者莫能名其病別駕乘其神氣稍清
時詢以終日喃喃與誰其語所患何處痛痒而呼號不
止姊初不答強問之乃長嘆曰前世孽也彼曰我遊園
時忽陰風吹來毛髮俱悚急歸房中見一短小婦人面
醜而麻着白布單衣渾身補綴攜兩小男亦醜惡藍縷
相隨婦呼我曰天見呼我曰爺我前生乃男子也江西
人姓顧饒于財婦爲我妻兩男皆我子我嫌婦醜醜殺
之並酖二子而連娶二美婦以天年終婦沉寃百年索
我不得上年遇張得新得新前世與渠有瓜葛親乃告

知我在此處並引之至園又以室有品壇不得入內匿園中者半年今始相遇要我償命我亦恍然覺前生殺妻殺子實皆有之猶憶身死後閻羅王以我生前有罪須審但怨主未至且罰作女身而使早寡皆了了于心目間悔之無及彼母子三人者曰披我煩扒我喉使我不得一息平安食非我食而我不自知飽呼非我呼而我不能禁聲其苦甚矣惟弟在側則三鬼潛匿若他人皆不畏也所以隱忍不言者以事太怪而又可醜今不得不以實告弟須爲我傳說于世使知因果顯應離隔世不相寬假雖念佛齋僧絲毫無益也言畢泣數行下

所謂張得新者乃葉之老僕死已多年者也別駕聞之駭然向空喝曰冤冤相報理所固然汝輩固含冤何不索報于前世未死之時而容其以天年終又何不索于既死之後而容其再轉人身遲至七十餘年之久未覺糊塗非情理且冤仇宜解不宜結我爲爾延高僧超度三人早投人生如何姊搖頭曰渠說不願只需兩件衣服上身便好葉卽製大小紙衣三襲方持入戶姊忻然起坐牀前兩手盡力扯擗云我妻穿一件白布衫破爛不堪純以斷線縫補解之不開我爲盡力擗之才得脫體今甫換新衣便覺容貌漸漸可觀雖醜亦像人矣

其寶紙衣猶在桌上未焚乃謂三鬼已着于身也別駕
又喝曰衣既易可速去姊呢喃片刻云渠尙要黃金數
錠白銀一千兩別駕有難色姊曰勿難只佛草數莖錫
鏤一千耳佛草者麥草也于是卷屬輩取麥草朗宣
佛號而斷之麥草中間有零星顆粒墜地姊曰是絕好
珍珠何可拋棄皆令拾起頃刻得草數百莖姊呼曰止
渠等嫌重不能勝矣宜更與一包礮乃剪紙爲襖并錫
鏤一千夾于牀前姊卽瞑目鼾睡別駕出見客逾數時
姊醒詢以怨鬼去否曰去矣要我親送出大門問鬼得
衣物喜否曰不喜亦不謝但云著此衣可出去見官府

矣我送渠轉入門時弟方送鄭六爺出我避于門側策
不看見我耶鄭六爺者別駕所見之客內室所不知者
也羣相駭異自是相安眠不復索飲食未三日忽呼曰
二奶奶來矣又呼曰三奶奶來矣囁語相寒溫或笑或
泣刺刺不休詢之則云此二婦乃我前生繼娶之兩室
也陰司以大奶奶事要質審故將二婦囚閉已久不得
托生今大奶奶得我衣財向各衙門告准放出兩婦質
訊故先來相看且云明日當赴城隍處聽審我其休矣
嗚咽不自勝至夜三鼓呼號甚慘遲明稱右股痛甚視
之一片紅腫若受杖者次日復呼左股痛繼呼足踝痛

皆紅腫潰爛流血淋漓委頓特甚潛語別駕云我事本無可辨到朱卽一一承認乃旣兩次受杖復一次受夾而案終不結奈何自是遂不能言又十餘日方死此乾隆庚戌年二月中事別駕親言之

牟尼泥

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其奉母以居忽病且死鬼卒數人拘之到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聘死則母不得獨生且讀書未獲顯親揚名烏可卽死望帝憐而假之年東嶽帝曰汝命止秀才壽亦終此冥法森嚴不能徇汝意加增功名壽算也聘扳案哀號聲徹堂

階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哉奪命鬼卒押至宣
聖處宣聖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回時
路過普門大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盡允之以勸
世鬼卒曰彼死數日屍腐矣奈何大士命善才往西天
取牟尼泥補完其屍善才往越三日裹取牟尼泥來泥
色若梅檀其香不散同與善才同至家而屍果腐爛蠅
蚋嘜於外虫蛆攻其中見一燈熒然老母垂涕是時死
既七日尙無以爲殮也善才以泥圍屍三匝須臾臭穢
漸息蠅蚋四散虫蛆亦去腐爛者完好如常遂有生氣
善才令聘魂歸其中從口入口我返報大士去矣屍卽

蠕動聘張目見母在傍涕泣亦嗚咽不禁母驚而狂叫
鄰人咸集聘已起坐曰母勿怖男再生矣因備言遇大
士得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力求報父母
恩大士命持貪淫軍酒諸戒與我功名壽算男惟不能
斷酒餘俱如所戒大士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勿
仕而已復顧母曰勿怖恐男實再生也後聘舉戊戌進
士就真定縣令卒於官

獼怪

郭生者吳郡名家子弱冠未娶一夕讀書有好女子到
其家與之狎自是過午輒至不意爲生妹窺見告其父

父疑生有私媿因爲之婚及新婦入房啟帳見好女子
在焉大驚走避舉家譁然逐之其女了無懼色反毅然
責生曰我與若十年夙姻奈何戀新婚而逐我耶家人
求禱於法師施亮生起離壇作法勅王朱二天君持劍
擊生卽奔突大呼良久乃定瞪目曰妖見神將下擊伏
我脚下被神將斫百餘創破顱而遁殆卽死矣怪果絕
郭生亦無恙居無何郭生家七口同日有地死後求法
師來作法仆地中一人忽立而罵曰吾翁已千歲郭家
殺之吾必滅郭氏中又一人攘臂起曰子識我爲上方
君乎彼女子是千年水獺頗饒功行與郭氏子有緣爲

汝所殺今其子孫愬於我我來與之伸冤汝之法無奈
我何法師正惶惑間忽死者皆甦入問其故曰昨見五
鬼甚悍拉我們至一窟中見羣怪昇一死獼身被百創
頭顱粉碎衆妖縞素發喪弔者皆磷介之屬聞相聚問
量議倚貴神爲援貽獻珠寶無算貴神者卽上方君上
方君貪其賄面許之羣孽得貴神援欲悉族類與法師
相抗忽聞空中萬馬奔騰聲有金甲神騰空而下曳鐵
鍊數十百條圍縛羣孽而去故我們依舊得活從此郭
氏平安

天蓬尺

朱生某臨試日至較士館門腹痛甚廣爰引驗主司放
歸及抵家腹中隱隱作人語曰我爲姚洙金陵人明初
爲偏將隸魏國公子麾下魏公子卽未生三世前身也
主帥與我千人勦山賊深入被圍斃我妻潘氏求援不
發我與千人死傷殆盡生還者不數人因強納我妻不
從自經而死欲報已久故來索命家人詰之曰彼時何
不卽報乃遲數百年始報耶曰彼爲元戎忠且勇宿根
甚厚故不得報及再世則爲高僧至三世則爲顯官有
實政又不得報卽今生彼亦有科名尙不得報今彼一
言而殺三命祿位已削方得報之也問殺三命者何事

曰渠某月日錯告某爲盜并其妻弟俱死非殺三命耶
先是朱生被竊心疑是鄰人張某所偷告官究治以形
迹可疑真贓不獲張與妻及其弟拖累而死事實有之
時同邑有周生者學法治鬼怪頗驗聞之往候朱生有
懼色腹中不作聲周生出復大言曰我豈畏若耶我異
其天蓬尺耳詢之周生果持之袖中也又有行脚僧西
蓮者候朱見朱痛楚狀乃口誦其咒腹中曰師德行人
乃誦咒禁我耶西蓮曰我與汝解冤何爲禁汝腹中曰
若欲解冤須誦法華經師所持咒是穢迹金剛咒命惡
神強禁我我豈服哉西蓮曰我卽起道場誦法華經能

解仇釋宿冤乎腹中唯唯又要其鏹若干錠立券約書
中保曰依我我卽捨之去但我貴者當從口中出諸限
隨者從後竅出朱生遂嘔痰斗許下洩數日而聲遂息
越數日腹中復言曰我之仇已解奈死賊圍者又甚衆
渠等不肯釋奈何於是聞千百人喧闐腹中朱生患苦
不堪而述

撮土避賊

江州醫生萬君謨業甚精遠近就醫者絡繹君謨皆盡
心療之絕不計其有無酬謝也甚有貧者款之于家病
愈而遣之一日有道人款門求醫萬診之曰師病痞膈

服藥數十劑可以平復道人曰來自廬山奈往返何因
留治之月餘果瘳崇禎末年間事也其時流寇猖獗所
在患其突至君謨憂之道人曰公有力可徙避之乎君
謨曰餬口之外毫無長物資生且無別業棲托奈何歸
行道入令君謨取土斗許咒之命藏於功德堂中晨夕
焚香俸有賊至取升許土撒前後門閉戶不出只喫炒
米不舉火食度賊退後乃出賊入城數次及官兵至俱
用此法絕無所損鄰人有回視者云但見雲霧而已及
土用完世已太平

沙彌思老虎

五台山某禪師收一沙彌年甫三歲五台山最高師徒在山頂修行從不一下山後十餘年禪師同弟子下山沙彌見牛馬雞犬皆不識也師因指而告之曰此牛也可以耕田此馬也可以騎此雞犬也可以報曉可以守門沙彌唯唯少頃一少年女子走過沙彌驚問此又是何物師慮其動心正色告之曰此名老虎人近之者必遭咬死尸骨無存沙彌唯唯晚間上山師問汝今日在山下所見之物可有心上思想他的否曰一切物我都不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總覺捨他不得

予不語娘娘

固安鄉人劉瑞販雞爲生年二十頗有姿貌一日驅十餘雞往城中販賣將近城門見一女子容態絕世呼曰劉郎來耶請坐石上與郎有言我仙人也與郎有緣故坐此等君君不須驚怕決不害君且有益于君但可惜前緣止有三年耳君此去賣雞必遇一人全買可以掃地而空錢可得八千四百文劉唯唯前行心終恐懼及至城中賣雞果如所言心愈驚疑以爲鬼魅思避之乃繞道從別路歸家則此女已坐其家中矣笑曰前緣早定豈君所能避耶劉不得已竟與成親宛然人也及旦謂劉曰住房太小我住不慣須改造數間劉曰我但有

雞價八千何能造屋女曰君不須慮及于此我知此房地主亦非君產是君叔劉癩子地乎曰然曰此時癩子在賭錢場上輸了二千五百文君速往他必向君借銀君如數與之地可得也劉往賭錢處果見乃叔被人索賄債捆縛樹上見劉瑞喜不自勝曰姪肯爲我還賄錢我情願將房地立契奉贈劉與錢立契而歸女在其屋旁添造樓屋三間頗爲宏敞頃刻家伙俱全亦不知其何從來也鄉鄰聞之爭來請見劉歸問之可使得否女曰何妨一見但鄉鄰中有王五者素行不端我惡其人叫他不必來劉以告王王不肯曰衆鄰皆見何獨外我

遂與羣鄰一開而入羣鄰齊作揖呼嫂問安女答禮回問顏甚溫和王五笑曰阿嫂昨宵受用否女罵曰我早知汝積惡種種原不許汝來還敢如此撒野厲聲喝曰捆起來王五雙手反接跪矣又喝曰掌嘴王五自己披頭不已于是衆鄰齊跪代爲討饒女曰看諸鄰面上义他出去王五踉蹌倒爬而出嗣後遠逃不敢再住村中女爲劉生一子眉目清秀端重寡言劉家業小康不復販雞矣一日女忽置酒抱其兒置劉懷中而痛哭不已劉驚問故曰郎不記我從前三年緣滿之說乎今三年矣天定之數絲毫不爽不能多也但我去後君不妨續

娶婦後妻善撫我兒須知我常常要來看兒我能見人
人不能見我也劉聞之大慟女起身徑行劉牽其衣曰
我因卿來之後家業小康今卿去後我何以爲生女曰
所慮甚是我亦思量到此乃袖中出一木偶長寸餘贈
劉曰此人姓子名不語服事我之婢也能知過去未來
之事君打掃一樓供養之諸生意事可請教而行劉驚
曰子不語得非是怪乎曰然劉曰怪可供養乎女曰我
亦怪也君何以與我爲夫妻耶君須知萬類不齊有人
類而不如怪者有怪類而賢于人者不可執一論也但
此婢貌最醜怪故我以子不語名之不肯與人相見但

供養樓中聽其聲響可也劉從之置木偶于樓中供以香燭呼子不語娘娘則應聲如響舉家聞其聲不見其形也有酒食送樓上盤盤皆空但聞哺啜之聲踏梯脚迹弓鞋甚小女臨去時猶與劉抱臥三晝夜早起撫之渺然不見窗戶不開不知從何處去也俱子不語三年有問必答有謀必利忽一日此女向空而歸執劉手曰汝家財可有三千金乎曰有曰有則君之福量足矣不特妾去子不語娘娘妾亦攜之而去也嗣後向樓呼之無人答矣其子名釗入固安縣學華騰霄守備親見之

枯骨自贊

蘓州上方山有僧寺揚州汪姓者寓寺中曰日聞清下
喃喃人語召他客聽之皆有所聞疑有鬼訴冤糾僧衆
用犂鋤掘之深五尺許得一朽棺中藏枯骨一具此外
並無他物乃依舊掩埋未半刻又聞地下人語喃喃若
聲自棺中出者衆人齊傾耳焉終不能辨其一字羣相
驚疑或曰西房有德音禪師德行甚高能通鬼語盡請
渠一聽汪卽與衆人請禪師來禪師偃偻于地良久許
曰不必採他此鬼前世作大官好人奉承死後無人奉
承故時時在棺材中自稱自贊耳衆人大笑而散土中
聲亦漸漸微矣

藤花送終

吏部衙門有藤花一枝係千年之物古榦如龍一人不能合抱葉覆三間堂寢夏日尤涼每與牡丹齊開乾隆六年家宰甘公汝來與果毅公納親選官堂上甫唱名抽籤而甘公薨于椅上手猶執筆未落也納公奏開上賞銀一千兩命所屬經紀其喪其夕藤花盛開結蕊發花大香三日較暮春時更盛十倍不知是何徵也

續
新
齊
諧

續新齊諧第三

隨園戲編

狙

常州蔣明府言佛所騎之獅象人所知也佛所騎之狙人所不知狙乃僵尸所變有某夜行見尸啟棺而出某知是僵尸俟其出取瓦石填滿其棺而已登農家樓上觀之將至四更尸大踏步歸手若有所抱持之物到棺前不得入張目怒視其光睽睽見樓上有人遂來尋求皆腿硬如枯木不能登梯怒而去梯某懼不能下乃攀樹枝負緣而墜僵尸知而逐之某窘急幸平生善泅心

揣尸不能入水遂渡水而立尸果蹣跚良久作怪聲哀號三躍三跳化作獸形而去地下遺物是一孩子尸被其咀嚼只存半體血已全枯或曰尸初變旱魃再變卽爲犼犼有神通口吐烟火能與龍鬪故佛騎以鎮壓之

地仙遭劫

乾隆二十七年杭州葉商造花園開池得二缸上下覆合疑有窖命人啟之則一道人跌坐在中爪長丈許繞身三匝兩目瞢然似笑非笑問係何朝之人搖頭不答飲以茶湯亦不能言商故富豪喜行善事悉入夢湯醺之終不能言微笑而已商意是煉形之地仙功行未滿

者將依舊爲之覆藏其奴喜見者想取其爪夸人以爲異物私取剪剪之誤傷其身鮮血流出道人兩眼淚下隨即倒斃化枯骨一堆余按南史列傳載有人掘地開棺見一女子白襪將成地仙愼無傷我掘者利其金釧斷腕取之遂血流而化枯骨方知古今事往往相同殆劫數也事見王元謨傳

張鬧王

杭州有張秀才者素無行武斷鄉里一日過友人家聞某村有女巫能呼召鬼神從者甚衆張往觀之巫正作法觀者如堵張上前手披其頰曰汝妖言惑衆罪不可

道若我作閻王必斬汝觀者羣散去未幾巫果病落頭
疽而死人因呼爲張閻王又數年張小病見兩公入素
不相識邀之同行走至一署殿宇輝煌兩神捲簾左右
坐中一神座前垂廉面不可見張問神何故見召神云
女巫告君故召訊君君定渠之罪甚富原無冤枉但君
亦非正人須自將生前作惡其有多少一一自首令左
右授以簡板白書其上張援筆直書兩面寫完尙覺未
盡神觀之曰只此數案業已足矣君自擬應得何罪張
思之良久曰應遭雷擊神曰不足蔽辜當擊三次命捲
起殿中簾敘張仰視儼然已像始悟前身卽閻王因有

過惡又輪迴人世也俄而兩公人復來送張回里如夢
初覺汗流浹背自是改過爲善一洗前非忽一日雷電
交作震死于地旣而復甦又數月看戲于臺下雷電又
至張知擊已叫衆人急避果震死少頃又甦踉蹌而歸
訓蒙于鄉又一日雷聲殷殷繞屋不止渠恐第三次擊
死未必能活因潛身于黑漆桌下霹靂一聲燒毀牀帳
張竟得免心知劫數已過仍理舉子業兩年舉孝廉會
試不第隨其戚梁階平中丞赴湖南巡撫任路過漢陽
聞有某術士算命極靈往訪之術士云君此去小有佳
處但壽命已盡只可一年卽回不可留戀回時仍來一

晤我有要事奉托張思其言如期而回再往訪之其人
已死留札一函啟視之乃乞其帶櫬歸里也張爲載棺
回杭州未一月無病卒于家余按廣博物志云雷火所
及金石俱消惟漆器不壞張之第三次得免或以是耶

梁氏新婦

杭州張孝廉來云梁氏新婦娶未數日忽然癡矣口作
北語啾啾不解細察之乃其亡兄之口吻其兄爲姚河
臺之子作廣西同知卒于任所口稱新婦爲妹云有要
緊事請主人面談適主人有足疾不能登樓乃請其夫
人上樓新婦云我來無別話只要替造一斗母閣我便

去了夫人却之云汝要奉斗造閣是姚家事與梁氏無
干乃云我與妹皆前生是斗母侍者也今姚氏家貧無
力非梁氏不可如不依我我便同妹去復原位了夫人
不得已許之新婦云非立誓賭咒我不信也于是家人
皆以爲不可與爭辨良久姚公子生平並非佞佛奉道
者死後忽要奉斗殊不可解杭州故事新婦婦手執寶
瓶內盛五穀入門交替梁氏新婦執寶瓶過城門司門
者索錢少聞新婦大驚遂覺恍惚後喫符水神魂少定
曰我有三魂一魂失落于城門外一魂失落于寶瓶中
須向兩處招歸之家人如其言新婦曰城門外魂已歸

矣寶瓶中魂爲米櫃所壓尙不能出奈何蓋杭州風俗以新婦所執寶瓶俱放米櫃中故也如其言病雖差而神氣依舊恍惚

小婢八穴

張又言其尊人星子先生督學江西有小婢甚蠢忽然伶俐家人異之一日閉門洗浴久而不出呼之不應窺之無人撬門而八則浴盆之水尙溫也四面窗闔纖塵不動但地板上有小洞僅容一鼠出人者啟板尋之中有穴深丈許婢臥其中痴迷不醒灌以薑汁良久方蘇云一月之前遇一少年婦人待之甚厚教之甚勤其忽

變悉爲點者皆此婦所教也語我云我有冤要你主人
申雪我許之而不敢土言隔數日婦來責我失約戰對
以畏主人故不敢婦人云你所說亦有理我不怪你
有絕好花園何不同我往遊遂拉至一處有小小紅門
狹窄數間我云並無可遊我要回去婦人云我與你且
去小坐片時養養足力忽聞外邊喧嚷聲婦人驚避而
走方知你們來尋我遂拉之出穴鬼亦杳然婢年十六
七隨即嫁人至今安然無恙年已五十餘矣

吹銅龍送枉死魂鍋上有守飯童子

慈溪袁玉梁凡上扶出汪姓者嚴州人秀才赴秋試死

于七里瀧飄蕩無歸憑此語人云水死者其初死時輒
有人收管入一處如今之班房其主之者名司官次日
始查籍貫還卒解赴閻王起行時吹銅龍送之銅龍以
銅爲之曲其柄如今之馬上小喇叭狀聲甚淒切汪至
冥府王食其生平無大惡釋之亦不令托生亦無人均
管聽其飄揚故得至此并言鬼無樂趣每苦寒冷必欲
就人身傍吸其生氣始得融暢倘吸氣之時數鬼爭擠
一有不慎逼近人體卽有焦灼之患又怕大風風起時
必伏地不能行因風大卽帶有罡氣風若鬼體其重如
山每望見風起色如黑漆遇大風時如板片一般片片

掠鬼背而過能令鬼體消樂又苦饑輒入人家竊飯氣
爲食凡大家食指多者其飯氣濃厚食之耐饑貧家飯
氣薄不足供飽食也竊飯時鍋上常有童子守之童子
屬竈君所管每見鬼竊飯氣必相追逐故大家之飯亦
不易得其竊飯氣必俟飯熟開鍋時有風則飯氣四散
鬼以手攬之如絲絮狀可搏而食若無風則飯氣上達
爲童子所守不可竊也

打破鬼例

李生夜讀家臨水次聞鬼語明旦某來渡水此我替身
也至次日果有人來渡某力阻之其人不渡而去夜鬼

來資之曰與汝何事而使我不得替身李問汝等輪回
必須替身何也鬼曰陰司向例如此我亦不知其所自
始猶之人間補廩補官必待缺出也是一理李曉之曰
汝誤矣廩有糧官有俸皆國家錢糧不可虛糜故有額
限不得不然若人生天地間陰陽鼓蕩自滅自生自食
其力造化那有工夫管此閒賬耶鬼曰聞轉輪王實管
此賬李曰汝卽以我此語去問轉輪王王以爲必需替
身汝卽來拉我作替身以便我見轉輪王將面罵之鬼
大喜跣躍而去從此竟不再來

道士留符

常州吳某刑部郎中諱楫之祖素好道自京師歸店晤
一道士風采絕異不帶行李而宿夜覘之赤身而坐氣
咻咻然從耳中出蚊不敢近且起將行吳詢所往曰我
雲遊無定處吳拉之南歸供奉甚敬居數年臨死授二
符曰我受君恩未報他日有事可以此符鎮壓所以謝
君也已而吳某卒其夫人大病垂危屢見鬼魅夜遣婢
環視有僕素健壯好酒有胆設席于門外已醉睡矣夢
一老者隨一童子持壺杯各一謂童子曰彼好酒可令
飲一杯童子將一杯置老僕臍內斟之初覺甚熱後不
能耐乃大呼而起咳嗽一聲口血已噴滿地從此鬼更

猖獗未幾家人收拾地方將停夫人之柩偶在箱中翻
出道士符乃釘挂帳上夫人久不言語見忽詫曰帳上
懸一明鏡中有甲冑將軍持刀逐鬼鬼盡遠遁矣夫人
從此病愈又十餘年而終親友中有病家借其符驅鬼
無不驗者旋竟失去

奪狀元須損壽

康熙癸未江南士子赴都會試解元某負才傲物陵轢
同輩每曰今歲狀元舍我其誰同輩不堪其侮既至京
師試期且近同舍生夜夢文昌帝君陞殿臚傳及唱名
則某果狀元也同舍生意竊不平未幾有女子披髮呼

寃曰某行止有虧不可冠多士須另換一人帝君有難
色顧朱衣神問之朱衣神曰萬歷間亦有此事以下科
狀元移置上科其人早中三年減壽六歲此例今可照
也遂重唱名狀元爲王式丹且起某大言如常同舍生
告之以夢某失色曰此寃孽難逃匪特不思作狀元并
不復應試矣亟束裝歸半途而卒是科狀元果王式丹
也壽六十

炤心袍

錢唐錢蔭庭云曾從天津買舟回杭同舟楊姓者無錫
秀才日坐舟中默默罕言錢因其木訥亦不與其談一

日偶言因果錢甚不信傷因極言其有且云一月內有數夜枉陰間公差專司鈎取人命之事皆以一紙票註其人名若有一命之榮及侯王將相必加一硃印如人間官府牌票其印文彷彿官印篆法但不識其爲何字閻王訊問陽間善惡先用一袍罩人身上如人間一口鍾之樣人着此衣在生曖昧虧心之事不覺自吐陰間待人極寬人在陽間有一惡念若復有一善念卽將前惡念銷去司此印者前明于忠肅公掌之至今尙未遷去

趙依吉臨安歸遇僧說本年二月六日有臨安二人一姓趙一姓李販猪來賣于杭州到半途趙猪已賣矣欲先歸李姓者要與同歸趙不肯李怒罵曰汝雖行必有惡鬼攔阻不得到家某惡其言禱于元壇廟而行至大橋渡夜已二更果見前四人蓬頭惡面七竅流血環而圍之渠恃勇欲揮拳一鬼以黑帕直套其頭便覺冷氣攻心口不能聲倒于地矣羣鬼以泥塞其口鼻忽前有人持棍來趕散四鬼以手提趙擲之曰我特來救汝我卽元壇神也此四鬼者因昨年羅刹國大荒餓鬼無處覓食故逃入中國作崇汝所遇者羅刹之餓鬼也但子

雖脫于禍恐有後患須到家後用香十三枝自竈前點
至門外方可脫然趙驚醒不料其身已臥自家門外乃
望空拜謝如其言果無恙

紹興李先生

紹興李直穎作幕山東太谷縣夜眠書齋有老人伸靴
于坑下曰我山陰人亦幕客也死不得歸奴竊銀信衣
服而逃至今家中猶未能知求君爲我寄信到家李曰
不必寄信我卽日要返舍歸時卽送君柩歸可也鬼大
喜拜謝且曰無以報恩願代爲辦案從此李每宵熟寢
而几上之案已辦定矣一時有神明之稱逾年送其柩

歸其妻子泣迎于門曰昨夜夢老相公靈輜還家故在此相迎耳

怨氣變蛇

亳州貢生邵某家頗富住城西五里地名小鎮家多豪僕皆倚主人之勢橫行鄉曲鄉民陳老有田數畝與邵宅相近禾稼屢被邵家騾馬踐傷與之理說反受豪奴辱嘗陳老自度勢不相敵莫敢誰何致成膈疾年餘將死一口喚工人至家作棺謂工人曰棺後爲我開一小穴聞者皆咤之問其故陳老曰我被邵家欺氣而死自諒生不能報讐欲死後變蛇以食邵之心肝方泄我恨

工人笑而從之至晚工匠歸過郇宅咸以此事爲新聞
笑語喧嘩適值郇某閒立門外見衆人狂笑因內中有
素熟識者問之其人卽將陳老語相告郇驚曰我實不
知明日清晨至陳家云前事皆家人放肆故親來請罪
望翁宥我陳老曰公果不知能將家人某某等當我面
責處我卽不恨公也郇曰可卽邀陳老至家將家人重
責又着叩頭陪禮并留之小酌陳老大悅卽能進飲食
忽胷中作嘔吐出一物長尺許衆視之乃一小蛇遊于
痰沫內郇駭然曰非我今日請罪則翁必化蛇相報矣
自後陳病亦愈

心經誅狐

錢唐秀才鄭國相有妹適羅氏於康熙甲申十月初旬
夜坐忽有風從窗隙中入微有氣息旋見一少年滿粧
美女嬉笑而至後隨一毛物不滿三尺身披牛臂美女
與妹言笑不覺隨之而行或山林或城市來往輕疾不
知其魂之離體也或殭臥三五日方甦妖戒勿洩洩必
害其性命故不敢語人其家以爲病瘋如此者至乙酉
八月國相遠歸鄉試延妹回家中秋晚再四詰之始吐
其實是夜妖卽聞至五更而去次夜復至妹卽羣絕國
相挈妹衣領朗誦心經始得釋回每日因虔禱所供大

士前願刊施二千餘部除妖救妹是夜妖至舉家朗誦
大士寶號飯頃始甦云正在危急之際空中現大士呼
孽畜何得至此妹應曰因饑覓食耳大士叱之隨去以
手向妖一指騰空而起妖亦不見衆覺旃檀香滿室妹
得安寢次日午後忽又女魂附體口作北音國相取周
易鎮之彼云乾元亨利貞我曾讀過不須取來口中只
喚還我胡三哥來不絕因一一詢之云我姓繆喚繆三
姑年十六歲時池邊採荷花見一美女與我笑語云是
汪大姑背後隨者卽胡三哥名叫將恒自稱天下老狐
第三故稱胡三哥我被其迷因此而亡汪大姑得脫生

去今已四十二年我依倚胡三哥尋一替代去年十月
連你妹子尋有三人期在一年之內三人中必將一人
收盡眼光方可替代今胡三哥被收我無所歸奈何國
相云汝何不歸母家夫家云母家遠在江西不能去七
月間見蘭盆會上丈夫搶食想已不在人世矣言訖悽
然國相允以誦心經三百卷超度纔卽合掌禮謝云得
此我可再生人世你爲我先誦兩卷何如國相每誦一
卷繆卽念阿彌陀佛一聲誦至三四卷乃云不須多誦
若多則太重了我手不能持并索燒酒牛肉銀定五百
烟筒荷包一一從之起身作禮致謝而去飯頃妹病始

魁作伸吟聲云我被繆三姑藏山洞中正在啼哭忽見繆三姑面色微紅似有酒氣胸懷銀錠口含烟筒手捧白紙經卷口稱般若波羅密多而來云汝父兄念汝領汝回去走得脚痛故呻吟也次早忽又作繆語云菩薩不忍將胡三哥殺害不過拘繫而已今聞胡三哥要打千尺深的地洞逃出來害汝妹性命我感你恩故來報信大相公可再求大士使他不得出國相又虔禱大士前願再刊施心經千卷共三千卷并將此胡三哥爲怪之事載于經後普勸世人禱畢繆三姑云如此甚好但昨日與我的銀錠虛數不敷又云心經被人來奪此

碎了烟袋因狗叫心驚失掉了今要銀錠一千裙袂二副仍要烟袋荷包燒酒牛肉許我心經可先念三十卷須做一紙箱開蓋對稍朗誦自然卷數在內又云九月初一日可齋供大士將你妹子歸依菩薩取名觀貞打一銀鎖將法名繫上挂在胸前以避凶災以保年壽只是一備辦候暮而送又云此刻大士已帶了胡三哥到城隍處你妹子亦去赴審矣黃昏後妹避回城隍廟審事回來備說先在廟門外見城隍神迎接大士上殿正坐城隍在下側首旁坐我跪在側邊胡三哥跪丹旌下大士向城隍說了些話城隍就問胡三曰薩菴何

得擾害生人胡三答曰我原在新宮橋裡住因橋折造
借居羅家空樓此係女鬼他來跟我覓食的城隍卽令
判官查我父母及吾兄之籍又查羅宅之籍查畢叱曰
他是生人如何說是女鬼喝令掌嘴掌畢復袖籤擲地
將胡三哥重打三十板曰我處亦不究你解往真入府
去治罪隨點役二人備文解去解差手執紅棍將胡三
哥鎖押而去大士出廟升天我亦出廟門繆三姑領我
回來于是延巫祭奠繆三姑相送而去不復來矣至二
十六夜其妹夜半夢前解差二人一人手執長鎗鎗上
挂一毛頭帶有血痕曰胡三已正法矣妹驚醒次夜甫

就枕卽有一毛頭滾地而來將女左臂帶衣痛咬一口
隨卽喊叫其頭不見只見左臂衣上染有血痕自此或
晝或夜每見毛頭在腳邊滾來滾去九月初一日依繆
三姑之言置鎖鑿名齋供大士妹見大士吩咐胡三已
經正法你終身勿往東南去汝兄許繆三姑心經三百
卷他得此經已成地仙矣我之心經重大汝兄須加敬
奉大士又取香灰在女頭上書符鎖之而醒于是國相
同妹叩謝但懷地之頭不時來攪國相亦每夜夢與人
毆擊不見其形但見有一不滿三尺之黑物而已忽悟
心經佛力浩大可以解免釋結超度苦魂又向大士前

再拜願誦心經三百卷超度胡三以解此結于是毛頭亦不復再見此皆國相親歷之事向人言之

旱魃有三種

一種似獸一種乃僵屍所變皆能爲旱止風雨惟上上旱魃名格爲害尤甚似人而長頭頂有一目能吃龍雨師皆畏之見雲起仰首吹噓雲卽散而日愈烈人不戢制或云天應旱則山川之氣融結而成忽然不見則旱鬼脚甚香能行經受胎

寧波同才在於潛署內作幕久之形狀羸瘦同事疑之叩問總言無他一日同食西瓜客有言鬼無脚周忽

云鬼不特有脚且女鬼之脚甚香羣問何所見周頗悔
失言衆再四詰之始言于某夜月光下有所感觸對月
長嘆忽見對過廊下有一婦人甚美亦對月長嘆周初
疑爲署中人坦然不懼訊其所嘆何故遽答曰予不知
我之所嘆猶我之不知予之所嘆也少頃周閉門而睡
心悔月下逢此美婦人惜未細談忽聞窗外小語云君
果有意當于明夜月下再會至次夜周屏僮僕相俟月
下久不至疑其爽約至四更忽見婦人踉蹌而來曰我
爲君馳千里而來叩之故曰今夜往江南六合祝盟姊
壽去時有同伴數人恐久留失約故撇同伴獨回途間

恐遇虎狼膽怯行遲故後期天且漸曉不能繼續如君
必欲相會可與僮僕分居恐與陰陽有犯如其言奴知
主人室中有鬼堅不肯移周大怒奴始從之然每夜必
窺探主人之室婦人遂不至久之僮亦釋然不復來擾
忽婦人至曰君毋畏我係前幕友某人之妾松江人偶
小疾爲庸醫所誤遂歿以陽壽未終冥籍不收可以閒
遊查露水夫妻簿上與君有緣但註定只應交媾一百
十六次若無人知則相處可長否則緣盡必散又云君
外尙有一人亦有夙緣應數百次不知何日得會自此
後可爲地仙不復輪迴且我行經受胎皆與人同奈君

命中無子我不能爲君嗣續耳從此周形神愈同人
知其事促之歸周亦以同人皆知身不能安遂歸寧波
身漸充肥周每與女交用紅圈印于憲書月日之下同
人數之得一百二十六圈

王弼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行醫延安遇巫王萬里與從子尚
賢賣卜龍沙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
弼弼夜坐忽聞窗外悲嘯聲啟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
也翼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乃祝曰豈子藥殺爾耶苟
非子當白爾冤鬼曰兒閭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

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十人爲証佐弼如其言鬼
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
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
之因識其入母死百有五曰父晝臥兒樵未還兒偶步
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咒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
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剃其髮纏以綵絲次穴胸
割心肝暨眼舌耳鼻指爪之屬粉而爲丸納諸匏中復
束紙作人形以咒劾制使爲奴服役稍怠舉鍼刺之痛
不可言昨以翁見辱乃遣兒報翁兒心弗忍也翁能憐
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爲父子在坐諸父愼毋

漢腹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弼其十人者皆灑涕備書
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
姪鞠之始猶抵拒月西與爭反覆甚苦且請搜其行橐
遂獲符章印尺長鍼短釘諸物萬里乃引狀云萬里廬
陵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慨如月西
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
曰此咸寧李延奴爲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萬緡當
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允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
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
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鄭

生者與語意合又獲耿頑童者亦奴畜之其歸錢數如
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
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爲左驗和卿來心頗
疑之雜處稠人中弼陽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
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勸月西亦勸勵已歷叩家事
慰勞如平生官爲具成案上天府將定罪而萬里死于
獄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
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寃已伸翁寧不憫我二
人耶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子吾獨非翁兒
女耶何相過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

退頊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言皆驗自是三鬼
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臥雖不見形其聲琅然弼從
容問曰門當有神爾曷從八月酉曰無之但見繪像懸
戶上耳曰吾欲熟紙錢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
而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頊童善歌遇弼飲
則唱漢東山調爲壽弼連以酒酌地頊童輒醉應對皆
失倫客戲以醯代之頊童怒曰幾蜚吾喉吻何物小子
惡劇至此曉曉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酉尤
黯意時與弼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
聲處擊之月酉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智

也凡八閨月始寂寂無聲

蕭總管求焚

咸南元爲歸安知縣有蕭總管祠甚靈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會之期聚數千人咸告于神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于檣上竟不雨沉之水中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入舟中侍者失色走報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咸笑曰是總管求焚也命繫其舟側顧岸傍有社祠則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沒人所爲也遂焚之而杖作僞者

全州兵書匣乃水怪奔雲之骨

乾隆丙辰余過廣西全州見絕壁之上有匣似木非木其上無蓋舟人云諸葛亮藏兵書處甲辰余再過泉州已將五十年矣仰而諦視絲毫無損疑世上焉得有此不朽之木後廣西布政司奇公過其地用千里鏡測之的是木匣非石匣也其下江流迅急舟難久停心中終以爲疑後閱湧幢小品云嘉靖皇帝常遣南昌姜御史往取兵書姜架雲梯募健卒緣梯而上乃一木棺厚尺許黃黑色其上有蓋啟之中有白骨頭顱大如車輪兩牙長一尺餘鋒利如刀遂取以下御史據實奏聞瘞其

骨千山側是夜姜夢一虎頭人長丈餘撞門而入瞪目
怒曰余水神巫支祈之第三子奔雲是也能出入風雲
吞嚙虎豹當禹治水時我父子與之大戰我敗伏山澤
中伯益來放火幾爲所燒我咬傷伯益之指而逃禹王
大怒命天將庚辰用神霄劍斬我擲尸江中其時我父
尙在命羣水怪取陰沉木爲棺葬我于此將來劫滿時
我尙想下世報仇汝乃命某卒來剖棺戮尸耶然汝貴
人也奉天子命而來我不能害彼破浩之卒吾將取其
命矣言畢而去次日卒果暴亡余按陰沉木乃淇荒以
前之木經過劫灰者萬年不壞以故歷千百年巍然不

朽其蓋被姜御史所取故今猶暴露也余丙午遊武夷
山見大藏山澗之虹橋板森森架立恨無姜御史其人
者架雲梯取而視之

續新齊諧第三

續新齊諧第四

隨園戲編

帝流漿

方延濟善覘術其主覘者每年必有一仙戊子主覘者
陳真人字髯翁善與衆談論一日衆人以溺鬼必帶羊
臊氣是何緣故陳云凡人魄入地沾水卽臊河中皆淤
泥本多積穢魄漬其中七日卽作羊臊氣凡河水鬼帶
羊臊氣者不能崇人必五年之後無此氣便能禍人又
云焚死之鬼五體不全必覓伴合併而後能成形或二
三人合併不等其併法老不併少男不併女又云凡草

木成妖必須受月華精氣但非庚申夜月華不可因庚申夜月華其中有帝流漿其形如無數嫩攪萬道金絲纍纍貫串垂下人間草木受其精氣卽能成妖狐狸鬼魅食之能顯神通以草木有性無命流漿有性可以補命狐狸鬼魅本自有命故食之大有益也

討亡術

杭州陳以達善討亡術凡人死有未了之事者其子孫欲問無由必須以四金請陳作術其術擇六歲以上童子一人與亡人素相識者命其閉目趺坐在童子背後書符于其頂其符內有果齋寢烝入埃白戾八字其時

命家人燒甲馬于門外書畢卽瞑目睡去見當方土地背負一包裹牽馬命騎同至冥司尋亡過人詢悉其生平未了之事畢卽蘇其術尤甚行于杭城布政司房司房土地相沿爲凜肅何一日方作術時童子忽瞪目大呼曰我乃漢丞相蕭何汝以達何等人敢以邪術驅遣我爲童子背包牽馬因汝誦太上元經來教我不敢不遵此後如敢再爾吾將訴之上帝卽加陰誅陳貪利不改一日行法土地乃領童子經由枉死城中見斷體殘肢撐面惡鬼提頭擲骸遍滿馬前童子驚駭而寤以後不敢再奉其法陳不得已復教以劄訣命童子手中執

一劍仍譚前經土地復領至前所童子遵卽舞劍斫殺
數鬼衆鬼號呼忽見空中金光萬道衆鬼喜曰關帝降
矣見土地揖于帝馬前喃喃不知作何語有頃牽童子
馬至帝前帝諭之曰我念以達老奴才奉太上元宗之
教故不忍卽滅其法汝可傳諭他以後倘敢再行其術
我當卽斬其首乃命周倉以青龍刀背擊童子一下童
子大叫而醒嗣後遂絕志不復從陳受法陳久之益貧
無所得食偷于他處復行其術是年秋夢至錢唐門外
黑亭子潛見一木榜上羅列其罪當于九月十三日誅
斬妖人陳某醒後畧不爲意稍稍自其夢于人至期有

好事者欲驗其言往至陳家見陳身易道服遍體書符口誦經咒似有解禳之法良久忽大叫云被斬被斬衆云汝尙能言何以云被斬答云幸我魂多斬之不死然亦不能久延矣未幾病死視其頭皮肉雖好而內骨已斷矣

學竹山老祖教頭鑽馬桶

湖廣竹山縣有老祖邪教單傳一人專竊取客商財物其教分兩派破頭老祖卽竹山師弟學此法者必遭雷擊學法者必先于老祖前發誓情願七世不得入身方肯授法避雷靈須用產婦馬桶七箇于除夕日穿重孝

麻衣將三年內所搬運之銀排設于几叩頭畢筮鑽馬
桶數遍所以壓天神也有江西大賈夥計夜失去三千
金且視箱篋絲毫不動惟包銀紙有蟲蛀小孔而已因
記船過襄陽有搭船老翁借居艙後每晚輒焚一炷香
向空三揖三拜口喃喃誦咒聽之不解疑卽竹山邪教
也識者包銀用紅紙四面以五穀護之則其法不能行

關帝現相

桐城姚太史孔鑑云曾于北直某觀察署請乩仙判事
署中親友齊集惟觀察年家子某靜坐齋中不出或邀
之曰乩仙不過文鬼耳我事關聖者也法不當至乩壇

客曰關帝可請乎曰可並可現相遂告知觀察觀察親
祈之年家子愀然曰諸公須齋戒三日擇潔淨軒窗設
香供諸君子另于別所設大缸十口滿貯清水諸公跪
缸外伺候年家子遍身着青衣仰天慟哭口諄諄若有
所訴忽見五色雲中帝君袞冕長髯手扶周將軍自天
而下臨軒南向坐謂年家子曰汝勿急仇將復矣某復
叩頭大哭周將軍手托帝君足飛去只見瑞氣繚繞而
已諸公爲金甲光眩射目不能開皆隔水缸伏地一日
年家子不辭而去聞某大傍中惡于道皆疑之終不知
所報何仇也

鼠作揖黃鼠狼演戲

紹興周養仲在安徽做幕攜外甥某居縣署空室三間向來人不敢居周不信打掃潔淨自居內間點燭而臥忽見房門自開有一白鼠如人拱立行數步鞠躬一揖至牀前又一揖躍而登牀其旁有兩黃鼠狼拖長尾含蘆柴演呂布耍鎗戲似皆白鼠之奴隸求媚于鼠王者也白鼠伏周君足下由腹下徐徐而上肢體如酥頗覺樂甚至胸前便覺如石壓身不能動鼠以嘴對嘴撓其沫而食之漸褪下仍由其足下牀向門一揖而出周亦無恙其甥在外只見鼠初來時一揖而門開出又一揖

而門閉如故韓詩云禮鼠拱而立其信然歟

溫元帥顯靈

陽湖令潘本智之太翁用夫開緝庄忽失銀千金仁和令李公學禮親爲路勘于灰中查出六百元李公以爲諸伙計之事欲押帶赴縣太翁云此輩皆老成力作之人必不爲此帶我家奴僕研訊可也衆伙計云非主人仁厚我輩皆當受刑雖然我輩亦當赴元帥廟明明心衆始到廟門內中一人忽閉目大叫莫打莫打我說我說你可將囊中四百金令汝兄手捧到廟衆人見此光景同樓其家四百金宛然在甕其兄遂頭頂四百金送

廟中李令取其親供判云此冥法也非官法也候其安
靜希縣發落未幾其人已投水死矣

僵尸拒賊

杭州洋市街石牌樓販魚人每五鼓出艮山門販魚見
樹林內燈光隱隱有美女子獨坐紡績每日如此並無
別人疑爲鬼亦不懼一日有白鬚叟語之曰君慕此女
欲以爲妻乎我有法依教則事可圖明早須持一飯團
闖入彼室誘彼開口則以飯塞其口負之而歸勿令見
天光便與人無異矣如其教果得此女閉樓中伉儷甚
篤年餘生子亦能飲食天陰則下樓執炊積廿餘年娶

媳生孫家亦小康開茶肆一日天大熱日光如火其媳
開姑下樓至梯無聲視之有血水一攤變作僵尸其夫
心知其故亦不甚痛苦但買棺收殮每夜手槓中出入
嘗有賊入前門有人攔之入後門又有人攔之皆僵尸
爲之護衛也

亡父化妖

某太守西北人其父已死多年忽一日乘馬而來與生
無異曰我已得仙但愛汝未能忘情故來視汝汝可掃
一靜室與我居住其子雖疑然聲音笑貌舉止作事果
其父也遂事之如生日間看書夜中或寐或不寐久亦

飲食如常遂相安焉年餘江西張真人過其地太守告之張曰妖也豈有仙人復久居城市無一毫異人者乎能與見否太守告其父父欣然曰我正欲與天師相見談吐如故天師曰此妖非我所知詢之老法官云當乘其不備勘破之一日其父正寫字時法官忽從背後喝之遂驚如木雞痴立法官出袖中天篷尺從頭量之量一尺則短一尺量一寸則短一寸至足而減衣冠如蛇剝頸骨一條法官曰此先太翁之真骨也爲狐鑽穴野狗銜出受日月精華而成此妖所以能言前生之事再與女人交得陰精其禍更不止此太守欲請骨而葬之

法官不可曰勿貽後禍遂攜之去余按太平廣記載唐時李霸死後還家處分奴僕俱井井有條然獨居一室不與人見一日其子孫逼而視之變作青面獠牙之鬼頭大如車輪眼光如野火子孫大懼而散霸從此亦遂不來矣

乾麀子

乾麀子非人也乃僵尸類也雲南多五金礦開礦之夫有遇土壓不得出或數十年或百年爲土金氣所養身體不壞雖不死其實死矣凡開礦人皆地下黑如長夜多額上點一燈穿地而入遇乾麀子麀子喜甚向人說

令求烟峽與之烟噓吸立盡長跪求人帶出挖礦者曰
我到此爲金銀而來無空出之理汝知金苗之處乎乾
麁子導之得礦必大獲臨出則紿之曰我先出以籃核
汝出洞將竹籃繫繩拉乾麁子于半空剪斷其繩乾麁
子輒墜而死有管廠人性仁慈憐之竟拉上乾麁子七
八箇見風衣服肌骨卽化爲木其氣腥臭聞之者盡瘟
死是以此後拉乾麁子者必斷其繩恐受其氣而死不
拉則又怕其纏擾無休又相傳人多乾麁子少衆縛之
使靠土壁四面用泥封固作土墩其上放燈臺則不復
作崇若人少乾麁子多則被其纏死不放矣

石某

下津橋石某開米鋪家素豐忽病女鬼憑之作杭州聲口云石某前生與女鬼比鄰開當舖女鬼之父作客在外家有月臺男女彼此眷戀一日正在月臺上私語女鬼之叔自外來被其撞見男竄逸去女被叔父羞削慚愧自盡男受驚而回又聞女死亦一病而亡男轉生石家爲男女鬼尋覓三十餘年始知在蘇州是以尋覓而至石家哀求情願當祖宗供奉于書房石某果愈未幾一女痘亡有老嫗見此女坐鬼膝上鬼抱而嬉石大怒罵鬼停其祭禮鬼大作祟乃復求饒而祭之如初鬼仍

平靜半年後忽一日附石某身上云吾從此去矣快備酒席車船家人問故曰監生娘娘來領我投胎在揚州張姓家第三子是我也托人詢之果然

物變

每年八九月間于闐河石子化玉採者以腳踰之兩岸卡兵傳鼓見一人偃偻俯身必須得玉以獻否則治罪採盡則明年復生天大霧則山上石變者爲山料河中石子變者爲米料俄羅斯國有鳥來千羣一遇大霧卽伏地不動化爲灰鼠其他沙魚變虎變鹿兩蟻相鬪便化爲蠅蝦爬虫變蜻蜓爲人所撲則怒毒而變蜈蚣

人變陶

外國元魯持及回部民從不肯自盡云自盡者必變樹
樹易招斬伐故不願也秦中明府蔣雲璣云

水精碧霞洗

漳州山上有氣冲上卽知其下有水精海南聞大雷便
生碧霞洗首因時變並非洪荒以來已有之物

浮提國

浮提國人能憑虛而行心之所到頃刻萬里前朝江西
巡按某曾渡海見其人相貌端麗所到處便能學其言
語入人閨闔門戶不能禁隔恰從無淫亂竊取之事

刀瘡藥

甘肅田五之變官兵殲之于石峰堡死者甚衆諸童子割男女之陰聯爲一副賣錢十二文配刀瘡藥者爭買之過一宿則臭腐不可用

乩仙靈蠢不同或清人捉刀

乩仙靈蠢不同趙雲松在京師順鄉人王殿邦孝廉請仙殿邦本有素所奉仙不須畫符焚香默祝卽至下筆如飛俱有文義或雲松與之倡和意中方想得某字而乩上已書每字皆比雲松早半刻及雲松在滇南果殺公阿將軍幕下阿公之子豐昇赫亦能請仙一夕邀雲

松同觀而乩大動不能成字雲松知其非通品也乃戲
爲之傳遽意中想一字依約至喉間則乩上卽書此字
意中故停不構思則乩上不能成字矣

拔鬼舌

蔣敬五之僕阿真勇而好酒嘗隨主寓阿真門其地多
鬼人不敢居阿真居之夜有鬼披髮而來某方醉不懼
也鬼伸舌丈許以嚇之阿真起以手執之并拔其舌冷
軟如綿鬼大號而去乃置舌席下次早視之一草繩耳
鬼從此絕

蔣瑩溪

蔣瑩溪贅于華亭主氏內弟繼勛娶于桐鄉歸未數日
室中失牙箸銀器數件搜得于贈嫁之僕處將鳴之官
是晚僕夫婦齊縊其夫係一僧拐婦而來懼發覺則罪
大故自盡也不數日蔣小婢無故自縊急救乃蘇蔣至
其處罵曰汝有姦拐盜竊之罪不當官治罪自殞其生
亦大幸矣何敢作崇于無辜之小婢倘婢不活吾將鞭
汝二屍焚之嗣後婢妾好

方宮詹

桐城方宮詹亨感前身在嘉靖時作青城山道童見楊
升菴中狀元心爲一動遂托生宜興潘家少年進士通

一此邱尼半途相負尼思慕抑鬱而亡亡何尼轉世爲貴公子潘轉世爲女嫁與貴公子而早寡守節七十餘年所以報也三次輪迴爲宮詹公生而美貌耳有穿孔故乳名如哥父拱乾爲前明侍郎名其子必取字子文頭武脚曰膏茂曰章鉞曰亨咸皆本此義或戲之曰何不取於戲哀哉四字爲名亦皆文頭武脚也

麒麟無腸

乾隆四年蕪湖民間牛生麒麟三日而死剖其腹不見腸胃中實如蟹人以爲奇後有人云康熙南巡盛典曾載此事

四耳貓

四州簡州貓皆四耳有從簡州來者親爲余言

頭形如桶

南史載毘騫國王頭長三尺萬古不死後開謝濟世西域記云毘騫王生于漢章帝二年本朝稱董喀爾寺呼爾托托聖祖曾遣使者至其國見之王頭如桶頸如鵝俱長三尺張目直視語不可辨其子孫皆生死如常惟王不死事載康熙天文大成趙衣吉秀才云

鳥怪

松江王掌科之姨凌進士應蘭之次女年甫及笄嫁于

李氏方理晨妝有五色鳥翔于窗間飛立于鏡架之上
舉爪招女女便癡迷口喁喁作鳥聲人不能辨身輕如
雀梁間瓦上上落如飛鏡架之鳥則已去矣家人患之
不能禳解聞蘇州穹窿山有道人能行法迎而求之道
人曰此鳥怪也我能禳治但須白布三尺裹鳥所立之
鏡用烈火燒之鏡紅而布不壞則可治也如其言布果
不壞道人口喃喃誦呪良久曰妖已得矣取瓦罈封之
加字篆其上囑家人曰不可開看速投江中女果如夢
初醒言語如常問其故全然不知家中持瓶者揭封偷
視女簪亂如初手製弓鞋皆作女爪之狀再請道人道

人曰不聽吾言果生枝節幸而夫人有福此怪逃去不遠再如前法試之須布燒後現出牡丹花一朵者吾法始靈如其言果布上現牡丹如畫道士再取磁瓶加封施篆親投江中女病遂愈至今生子安居了無他恙

劉丁壯

明末湖廣黃岡州張某之子病重爲鬼所迷一鬼既集羣鬼皆至索飯索紙錢者紛集于門適劉克猷先生推門而入羣鬼驚曰狀元來了我輩且避一老鬼走矣回頭笑曰沒紗帽戴的狀元吾何懼哉病人恰愈衆人不解後劉中本朝狀元方悟老鬼之揶揄也

黑牡丹

福建惠安縣有青山大王廟廟之階下所種皆黑牡丹
花開時數百朵朵皆向大王神像而開移動神像花亦
轉面向之

李秀才捕亡術

閩中李秀才老于場屋而家甚貧不事館穀惟以捕亡
餬口其效甚神有王某被竊來求秀才誦咒畢置鏡水
面命王視踪迹教以某時刻到東門外見有白鬚而跛
者擒之則失物必得王意跛者不能竊物白鬚則其人
老矣何能作賊姑試之竟如其言人賊並獲其行竊者

一
二
三
係一積賊年二十餘慮捕快認識故偷戲場優人所戴假鬚充作老翁先一日上山遇雨跌傷其足故跛也

石樹榕

石樹榕以太學肄業生受知于浮山孫文定公薦授四川犍爲令署嘉定州精于占驗一時有管公明郭景純之目一日于嘉定署中自占卦成駭曰予未四十豈七十二歲方守郡耶後年逾四十卽歿惟此一事全不驗然嘉定改府恰在渠七十二歲之年

禪師吞蛋

得心禪師行脚至一村乞食村中人皆澆薄尤多惡少

年諸師曰村中施酒肉不施蔬筍果然餓三日當備齋
供至三日請師赴齋依舊酒肉雜陳蓋欲師餓不擇食
以取鼓掌捧腹之快師連取雞蛋數個吞之說偈曰混
沌乾坤一口包也無皮血也無毛老僧帶尔西天去免
受人間宰一刀衆人相顧若失遂供養村中

含元殿判官

甘肅中衛令胡紀謨直隸通州人戊子孝廉自言未仕
時館于京師忽一夜夢儀從甚都身跨銀角花鹿御風
而行至一處殿宇甚敞額曰含元殿旁設公座案上燃
紅燭有泥菓三盤堦下書吏多人捧冊侍立未登座時

先至側房將所著衣履脫却盡易紙者頗覺寒入肌骨
步出卽扃閉側門如有時門縫畧開卽覺風吹衣履有
穢氣冲入所辦公事唯按簿點名而已方點名時或見
故人將受苦楚稍存回護之心或見絕色女子不無動
念卽時殿上火起身上紙衣盡焚驚心鎮定其火自熄
但所點男女俱有黃氣一團云是道門中轉劫者一日
見一童子年七八歲閱簿知前身係仁和邵昌皐亦舉
戊子北闈榜發後卽歿計此童子又轉輪矣如此者數
年每夜必去幾與受戒僧相似心甚苦之時尙無子幸
其父爲杭州龍王書吏以乏嗣例爲干求免龍王爲之

申恩得准除免此差據在含元殿見天府所頒秘書批
多無如夢中舉筆千鈞之重僅默記得心經註解一本
元君下品戒格一冊係殺盜淫狂四則其律甚細大抵
與禪門戒律相仿惜當差數年之久而含元殿主從未
得一見不知何許人也杭州屠澗南時在陳望之方伯
署中親見其人自言如此并親錄二書戒格一本帶歸
此事萬近蓬言

狐狸馱旗白鹿張傘

胡又云伊書吏皆陽世讀書人或生童或孝廉間有識
者至隸卒多係狐鹿之類來迎時儀從整肅狐狸馱旗

白鹿張傘有金角者銀角者似以此分職之尊卑後充
教習居內城則不復至凡男女皆不得同牀睡同牀則
魂歸時爲生人所衝不得入城蓋城內護衛宸居天
將充滿狐鹿之屬不能入後以洩機密革任始生子女
虎有黃光

胡又云來受輪迴者一虎亦有黃光生時山神土地視
之奏聞上帝知爲道中人落劫于含元殿者查得命終
時未曾勾取生魂遂自縊死混入虎胎旋奉天旨若虎
傷人罪坐含元殿主者及判司

正色立朝四字現出腿上

吳錫孫字堅士仁和諸生雍正甲辰孝廉侔令紫廷先生諱邦煥之孫館于本城汪氏白曰假寐起覺左腿作癢視之現一正字朱文隆起又逾時復現正色立朝四字大如碗口拭之不滅端楷工整筆法頗似虞世南廟堂碑見者無不以爲異然求其故而不得也先是日前吳君爲移厝室至三台山道過張天官墓石牌上鐫正色立朝四字或以爲有所觸犯因復肩輿至天官墓土虔禱之其地去予忠肅公祠不遠卽禱于公祠乞籤神示籤云少年發跡自豪雄更復花枝壓帽紅引得鄉人齊頰首洛陽季子一時榮旁有解之者曰此吉言不

必言是秋適舉行巳酉正科鄉試定爲獲雋之兆第三句謂遠近來觀者皆低首諦視第四一句暗用引錐刺股事而延陵季子之稱于姓亦有關合及秋試竟不第現出四字漸漸平復以後亦無他怪此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初三日事余按湧幢小品載嘉靖間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傷寒忽臂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寶以聞逮至京師驗明釋放

狗兒

申生祥麟者小字狗兒居渭南故農家子狀妍媚而性謹摯不爲父母所悅會開中饑將覓食他郡以祥麟寄

鄰家鄰人責以治地怠則鞭撻之不堪乘閒乃逃入藍
田山復越秦嶺而西晝食卉木夜就巖穴棲其身凡數
月日方煖暑入山益深一日坐崇阜下窺洞穴林蘿蔽
之入其中假寤須臾黑烟歎入火燎毛髮有聲亟穿穴
出有巨蟒如甕不見其首尾掉洞外毒霧暴之高三丈
許祥麟驚仆地墮土穴中醒後自視身首黝黑如漆就
山中乞食羣呼噪指爲鬼物以刃挺毆逐之自分必死
亡何見灌莽中有物若栲栳狀饑甚剖食之漿白如乳
數日後覺體中療癢乃入溪澗浴之忽黑皮蟬蛻而貌
轉靡嫵祥麟故習秦聲出山後由漢中至武昌其地有

胡姐者藝頗精求其指示欲藉以假食不肯授轉惜同類揶揄之憤而棄去傭于金彈兒家漢陽名倡也祥麟事之見其一顰一笑一舉止一餘食一寤寐明姿冶態備極諸好居一載喜曰吾得之矣復請奏技觀者盡傾如壯悔堂所傳馬伶演鳴鳳記故事也又數月夜宿旅店忽有白刃自牖飛入搤其首亟避出視之卽胡姐也知招姐忌其地不可居卽日返渭南方祥麟始去也年十六又四載歸入室不知父母所在有云見之山西者復棄家渡河由蒲州售技至太原訪之 日演劇于沈竹坪觀察署僦從列侍中有老叟似其父時方登場覽

取不覺失聲詢其故令相識認果然其母亦在署聞訖趨出抱持之各相視慟不能起坐中皆泣下觀察感動厚贈之令與俱歸返舊居置田五十畝于酒河川原上將事親以終其身焉

鵬糞

康熙壬子春瓊州近海人家忽見黑雲蔽天而至腥穢異常有老人云此鵬鳥過也慮其下糞傷人須急避之一村盡逃俄而天黑如夜大雨盆傾次早往視則民間屋舍盡爲鵬糞壓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蝦腥遺毛一根可覆民間十數間屋毛孔中可騎馬穿走毛色黑如

海燕狀

銀俚

人但知虎有俚不知銀亦有俚朱元芳家于閩在山峪中得窖金銀歸忽聞穢臭不可禁且人口時有瘰癧長老云是流賊窖金時常困苦一人至求死不得乃約之曰爲我守窖否其人應許閉之窖中凡客遇金者祭度而後可得朱氏如教乃祝曰汝爲賊守久我得此金當超度汝已而穢臭淨病亦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亦得金銀歸度終不能久也反其金窖中湯某爲作銀俚詩曰死仇爲仇守爾俚何其愚試語穴金人此術定何

如

蒼蠅替人治病

諸生俞某久病家赤貧不能具醫藥几上有醫便一冊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甚厲止于冊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幾應病且有廖乎徐展十數葉其蠅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黄湯也如方製之服數劑得愈

鼠薦卷

繁昌令黃公與余同校江南甲子鄉試黃閱趙字號一卷不合其意置之落卷箱中次日早起看文此卷仍在

几上初意以爲本未入箱偶忘之耳乃仍放箱中次早此卷又在几上疑家人作弊夜張燭伴寐伺之見三鼠鑽入箱其扛一卷放几上黃疑此人有陰德故朱衣遺鼠爲之遂勉強一薦而中榜發其人姓閔名某來見乃告之故且問君家作何善事曰家貧無善事可做但三世不許畜貓耳

石人賭錢

雷州治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旗兩旁卽今衛治是也忽一夜守宿軍丁聞人賭博爭吵聲趨而視之乃石人也地上遺錢數千次早聞于郡守閱視庫藏銷鑄如故而

所失錢如所得之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東獄兩廟其怪遂止

犬逐通判

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兒甚多忽有黑犬直立作人言告之云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賑曷往懇求相牽詣趙頃刻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趙惶懼踰牆遁去

佛奴穿母脇生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氏產一女從左脇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止如成人至秋漸不食

形體日小。日母脇復開。女便躍入。母卽痛死。以僧家
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
死。余素聞鰥色。率小魚而游。倘受人驚。則仍奔入母腹
中。不料人亦知之。

彭祖舉柩

商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曰社兒等六十人。皆
凍死。就葬於西山下。其六十人墓至今猶在。號曰社兒
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
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

人皮鼓

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蓋嘉靖時湯都督名寶鑑海軍
王良皮所鞣其聲比他鼓稍不揚蓋人皮視牛革理厚
而堅不如故也

指上棲龍

有萃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紋形紆曲僅寸許可五
六折每雷兩時輒搖動弗寧興憾焉欲剝去之一夕夢
一男子容儀甚異謂興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
禍余後三日午候公伸手指于窗櫺外余其逝矣至期
雷雨大作興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續
新
齊
諧

續新齊諧第五卷

隨園戲編

奪舍法

莊怡園言在西番途次憩一廟側旁有斃馬風來腥穢不可忍欲行又苦足疲正躊躇間俄有老僧偕一少年來亦憩息廟隅少者謂老僧曰徒弟遽遣死馬去老僧卽垂目不語久之死馬忽動躍然起向下風行二里許復倒路側僧乃開目謂少者曰已遣去矣此用奪舍法然其法有奪生奪死不同奪生者易其魂仍載其魄奪死者無魄可襲奪舍後尚須脩煉以養魄今西藏紅衣

喇嘛悉知其術在楞嚴經爲投灰外道是也

屍奔

屍能隨奔乃陰陽之氣翕合所致蓋人死陽盡絕體屬純陰凡生人陽氣盛者驟觸之則陰氣忽開將陽氣吸住卽能隨人奔走若繫縛旋轉者然此易所謂陰凝於陽必戰也故伴屍者最忌對足卧人卧則陽氣多從足心湧泉穴出如箭之離弦勁透無碍若與死者對足則生者陽氣盡貫注死者足中屍卽能起立俗呼爲走影不知其爲感陽也惟口不能言其能言者爲黃小二之類爲老魅所附陳鼎恒邊州聞見錄載有峇山行途中

聞呼其名者不覺應之募投主人宿告以故店主曰客無憂我能治之夜攜劍同客腹外打三更果聞有呼客者聲在牆外問爲誰答曰我黃小二也啟門逐之見有物如人奔入一塚而沒明日詢其居鄰知爲新死而葬者相與報官起驗其屍班爛五色店主曰是也然猶未成精與衆四覓入深山中見遺骸一具亦五色生毛曰此其黃小二矣焚之果啾啾作聲及焚新葬之尸了無他異蓋槁死之魂久則成魅特借新死之體以禍人無所借則久而爲青若遇雷火擊散其氣又能布而爲疫此皆山川沴戾之氣偶中於身後也

骷骸三種

地中有遊尸伏尸不化骨三種皆無棺木外襲者遊尸
乘月氣應節而移無定所伏尸則千年不朽常伏地不
化骨乃其人生前精神貫注之處其骨入地雖棺朽衣
爛身軀他骨皆化爲土獨此一處之骨不化色黑如鑿
玉久得日月精氣亦能爲祟故負米者死肩骨後朽輿
夫死腿骨後朽以其生前用力爲精氣結聚故入土不
易朽伏尸亦然伏尸久則受精氣爲遊尸又久而爲飛
行夜叉嶢嶢神書云老蚰能辟伏尸

人氣分塵

世皆積塵人氣能分塵故目不見塵也塵能朽物故宮
室無人住則易朽然屋宇年久則又積受人氣與日月
風露之氣交感而生影於木石中如含文嘉夏鼎圖所
載門屋市溷池澤器具悉能成精有名字可呼百年有
影千年則積影成形此屋日有人住則精氣不能外越
以常爲純陽之氣所逼僅伏形于內成金水內景之象
一經封閉數十年不得人陽氣則陰氣日逼而內之陽
氣悉達於外於是有聲有形而出焉成火日外景之象
惟無質而藉氣以成形故能幻變一切此內生之邪非
外來者之乘虛而據者也然火酒照之則真形立見聞

精義
疏黃氣亦退避

鬼氣攝物

趙衣吉曰凡鬼物攝人及器具皆用氣禁能以小容大
予少時讀書西城童佛菴韓姓家親見其家老僕爲冤
鬼所纏一夕忽失所在而門戶四隅皆扇已死于二里
外桑園中頸有手掐痕青色宛不知從何出戶乙酉館
常山見有爲妖祟者攝其人入石穴中穴不甚大僅容
其身穴口如盞呼之則應終不可出破石取之其人已
死又予戚唐姓家爲狐祟一日其婦覓鏡不得後取瓶
插花覺瓶倍重于昔視之則失鏡宛然在中口小腹大

亦不知何由而入此皆以氣禁漢書方技傳有禁架之術卽此法也

山魃怕桑刀

常山璩紫庭貢士有書塾在東門外山中時有山魃出沒其間士人習見亦不爲怪呼爲獨脚鬼皆反踵而行其來必有風云其怪最怕桑刀以老桑削成刀斫之卽死懸桑刀于門亦避去山魃愛聽歌有張某館衢州山中每夜山魃躑躅而來強鬪唱曲

驅瘧鬼咒

道書瘧鬼皆分千支值日有名字某日得病查其名卽

可以符驅之其不以日者更屬狂瘡之鬼尤披猖爲祟
名岳子貴必須用值日之鬼拘之所謂以賊攻賊也然
持此法行之亦間有未驗者不如太平廣記載驅邪瘡
鬼咒甚驗云勃瘡勃瘡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
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凡
人疾發時朗誦不徹寒熱卽散汗出而愈張雨村先生
業麟台州親試有驗傳人無不效者

陰沉木

陰沉木湖廣施南府屬山中土產此物悉掘地得之名
陰沉木質香而輕體柔膩以指甲指之卽有陷紋少頃

復合如奇楠然土人云其木爲棺入土則日重重則圻
葬千年後其棺陷入地數十丈亦堅重如鐵故寶貴之
施南買不過六七十金可得佳料一具獻至漢口非千
金不易購以出水脚費大也盤古以前無可攷有相傳
近混沌之上代乃脫高龍漢也老聃生于龍漢元年見
道書

織登科記

昔有人誤入星渚見一女織縑縑上多古篆不識問之
曰此今年登科記也以呈上帝夫登科記必織登科文
必鑄天上之重科目如此千佛名經豈虛語哉若楊瓊

芳園貢院失火得元又何異前明焦狀元故事耶當時人語曰不因南院火安得狀元焦

朱鹿田

朱鹿田先生官刑部郎中時偕大學士馬公赴河南查辦事件路宿公館臥室三間朱與馬對房而居時七月十六日月色皎甚朱患熱不寐三更忽有風來門戶自開見白氣如虹蜿蜒進內近朱帳朱以拂墜之氣即出朱躡其後見氣入馬卧闥少焉退出有紅光一道遂氣交繞白氣不勝形亦漸微即出門去紅光亦回不復追逐門戶又閉聽馬則鼾聲如雷似不覺者次日耳房報

隨從家子死者二人皆身軟如綿不知何病

飛僵

凡僵尸久則能飛不復藏棺中遍身毛皆長尺餘參差披垂出入有光又久則成飛天夜又非雷擊不死惟鳥鎗可斃之聞中山民每每遇此則羣呼獵者分踞樹杪擊之此物力大如熊夜出攫人損稼

程嘉蔭

趙衣吉曰予幼與程嘉蔭同學嘉蔭有巧思性好道與苑羽士交得其奇器錄一本能爲木牛親見其製外式人盡能之惟中設機各異其喉舌下橫直木一繫舌根

一墜心心以鉛爲之木四邊有孔竅悉用組穿貫通于足行則心搖鉛體重墜則木一頭下垂少則舌本間又復下垂則鉛心又爲所舉而向上如是俯仰則足上所貫組曳足屈伸而行但甚緩不能馳加重物于背則行亦鈍滯程云尚有九風輪未加內五以合五藏外四以催四肢則行疾如飛數百斤皆可負撚其舌轉則鉛機橫擱腰上貫繩曳起足卽曲臥與俗傳武侯木牛式及王遁諸書西洋大牛法皆異亦能造寄話筒筒間寸許有間隔之內有機閉氣人向筒語畢則聞之聞有次第若亂開則不成句矣據程云此法可貯百日過百日則

機微氣散惜早天父母以其用心過甚嘔血死故其所
得諸書悉焚去勿留以禍弟也

水虎

爾雅虎有角曰虎能行水中而不知水中實有虎也康
熙中朱鹿田先生曾見松江提督養一虎在池中以鐵
柵圍之名曰水虎飼以魚蝦不食生肉象山志里民漁
於海網得一雄虎在網中猶活出水卽死剖之腹中有
三小虎此蓋鯊魚感氣而化也未登陸卽爲網獲

綠郎紅娘

廣語廣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綠郎以死者男子未娶

多有犯紅娘以死者諺云女忌綠郎男忌紅娘亦曰過
天綠郎亦曰駙馬有犯者須齋醮禱祀驅之倘男犯綠
郎女犯紅娘其病不救蓋亦妖鬼猶金華之猫魘

文人夜有光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
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爲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
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不可狂
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泊沒惟睡時一念
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
而出其光縹緲繽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

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耀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知爲文士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畧三四十篇字字化爲黑烟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狐仙正論

獻縣令明晟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

疑貳未決門役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
驗遣往問之狐正色曰明公爲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
冤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役返
報明爲懼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
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較計
數文錢耶俄其人爲毗脚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
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
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阨
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願師此
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富安

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李林甫秦檜卽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彼自增罪案耳至國計生民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共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言之恐公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迹

外國

外國三異傳聞最多高麗有狗站以四狗挽車無敗國

人死心存埋之地中百年又復爲人土哈國晝長夜短日沒頃刻卽出沙彌國口入時聲如雷國中必鳴金鼓以亂之否則小兒驚死大耳國耳長七尺濶四尺人卧以一耳爲褥一耳爲被窻公臺外人至冬必蟄如蛇蟲狀不飲不食不語不言逢春則蠕蠕而動飲食來往如初又某國民百年一蟄雷州民喫熟肉咒之變生肉再咒變猪羊仍還原形再咒之仍爲熟肉矣其咒云東山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只十字而已殊不可解大秦國去長安四萬里羊生土中勝運干地割之必死須擊鼓以震之則勝絕而羊逐水草此說見新唐書近今果有穀

種羊之皮可見古人非欺我也

作勢渡水

張灝遊真州竹林寺寺隔小河二丈僧駕板橋來往張
到時日暮橋已撤矣張奮身踏水而渡至僧菴但濕半
鞋僧大驚以爲仙張笑曰我非仙也少時曾有師授法
用厚磚高尺餘橫排於地鋪三丈許躍上飛走磚不傾
倒再換薄磚試之往來而磚不動搖則用朽爛布絹布
絹受足不穿再換豆腐最後用棉紙竹紙能踏竹紙不
破便可踏水矣但起步須在二十步之外一鼓作氣卽
作虎勢騰空如飛鞋頭着水不過五六寸卽上岸矣若

到水邊才鼓氣便不能起勢然極其量亦不過二丈而止余按王莽用兵募能飛者有人應召縛鳥羽爲翅飛數十步乃墜莽知不可用卽此類也

唐公判獄

保定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窺戶命小婢出視噉然而仆公自啓簾則一鬼浴血跪階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乃誤坐某讐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衆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問官申辨百端終以爲南山可移此案

不勸其幕友疑有他故叩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
一夕幕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墻下鬼從何去曰歟
然越墻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奄然而隱不
當越墻因卽越墻處尋視雖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
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
必囚賄撓盜所爲也公沉思恍然仍從原讞諱其事亦
不復深求

郭六

郭六者淮鎮農家婦也不知其夫姓氏雍正甲辰乙巳
間歲大飢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頗行對之

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婦故有姿里少年暇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既而必不能贍則集鄰里叩首曰夫以父母托我今力竭矣不能別作計當俱死鄰里能助我則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毋笑我

里語以婦女倚門爲賣花

鄰里囁嚅俱散去乃慟哭白翁姑公然與諸蕩子游陰蓄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防閑甚嚴不使外人覩其面或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辨也越三載餘其夫歸寒溫甫畢卽與見翁姑曰父母都在今還汝又引所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汚不能忍耻伴君故爲汝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荅則曰且爲汝

辦餐已往厨下自剉矣縣令來驗自炯炯不瞑縣令判
塋於祖塋而不耐夫墓曰不耐墓宜絕於夫也塋於祖
塋明其未絕於翁故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
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我兒身爲男子不能養我二
人而委一少婦途人知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邪此
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又有孟材女者崇
禎末巨盜肆掠見女有色併其父母繫之女不受汚則
縛其父母加以炮烙父母並呼號慘切命女從賊女請
縱父母去乃肯從賊知其紿已必先使受汚而後釋女
遂奮擲批賊頰與父母俱死棄尸於野後賊與官兵格

關馬至尸前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擒此二事正相反
論者皆有貶詞以爲其一失節其一心太忍余曰皆是
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郭六改行箕子爲之奴也孟村
女抗節比干諫而死也古人于徐孝克妻樂昌公主尚
憐之而况此二人乎

劉迂鬼

劉羽冲者常州人性孤僻好講古制實迂闊不可行嘗
倩董天士畫秋林讀書圖紀厚齋先生題云兀坐秋樹
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祇愁手所持
或是井田譜蓋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

將十萬會有土寇自練鄉兵與之角大敗又得古水利
書伏讀經年自謂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干州官
州官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人人幾爲
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恒獨步庭階搖首自語曰古人豈
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風清
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栢下搖首獨步側耳聽
之所誦仍此六字

痴鬼戀妻

京師有媼能視鬼常告人云昨于某家見一鬼可謂癡
絕然情狀可憐亦使人心脾悽動鬼名某住某村家亦

小康死時年二十七八初死百日後婦邀我相伴見其
恒坐院中丁香樹下或聞婦哭聲或聞啜啼聲或聞兄
嫂與婦語聲雖陽氣逼燠不能近然必側耳窗外悽
慘之色可掬後見媒妁至婦房愕然驚起左右顧後聞
議不成稍有喜色旣而媒妁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則
奔走隨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
淚泫泫如兩白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眷戀之意更篤
嫁前一夕婦整束奩具復徘徊簷外或倚柱泣或俛首
如有思稍聞房內嗽聲輒從隙私窺營者徹夜婦太息
曰癡鬼何必如是若弗聞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鬼避立

墻隅仍翹首望婦。吾僭婦出回顧見其遠遠隨至駭者
家爲門神所阻稽顙哀乞乃得入則匿墻隅望婦行禮
凝立如醉狀婦入房稍稍近窻而窺至滅燭就寢尙不
去爲中霤神所驅乃狼狽出乃至婦室婦留一兒在家
聞兒索母啼趨出環繞兒四周以兩手相搓作無可柰
何狀俄嫂出撻兒一掌更頓足捫心遙作切齒狀媼視
之不忍乃徑歸

狐仙懼內

紀儀菴有質庫在西成中一小樓爲狐所據夜恒聞其
語聲然不爲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樓土詬譟輒管聲甚

厲羣往聽之忽聞負痛疾呼曰樓下諸公皆當明理世有婦撻夫者耶適中一人方爲婦撻面上爪痕猶未愈衆鬨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爲怪樓上羣狐亦鬨然一笑其鬪遂解聞者無不絕倒

軍校妻

紀曉嵐先生在烏魯木齊時一日報軍校王某差運伊犁軍械其妻獨處今日過午門不啟呼之不應當有他故因檄廸化同知木金泰往勘破扉而入則男女二人其枕卧裸體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來亦無識者研問鄰里茫無端緒擬以疑獄結矣是少女屍

忽呻吟守者驚視已復生越日能言自供與是人幼相
愛既嫁猶私會後隨夫駐防西城是人念之不釋復尋
訪而來甫至門卽引入室故鄰里皆未覺慮暫會終離
遂相約同死受刃時痛極昏迷倏如夢覺則魂已離體
急覓是人不知何往惟獨立沙磧中白草黃雲四無邊
際正彷徨間爲一鬼將去至一官府甚見詰辱云是雖
無恥命尙未終叱杖一百驅之返杖乃鐵鑄不勝楚毒
復暈絕及漸蘇則回生矣視其股果杖痕重疊駐防大
臣巴公曰是已受寬罰姦罪可勿重科矣先生烏魯木
齊雜詩有曰鴛鴦畢竟不雙飛天上人間舊願違白草

蕭蕭埋旅櫬一生腸斷華山畿

飛天夜叉

先生在烏魯木齊把總蔡良揀言此地初定時嘗巡瞭至南山深處日色薄暮似見隔澗有人影疑爲盜伏叢莽中密偵之見一人戎裝坐磐石上數卒侍立貌皆猙獰其語稍遠不可辨惟見指揮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並姣麗白皙所衣皆繪綵各反縛其手般般俛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號呼悽慘聲徹林谷鞭訖徑去六女戰慄跪送望不見影乃嗚咽歸洞其地一射可及而澗深崖陡無路可通乃使弓力

强者攢射對崖一樹有兩矢著樹上用以爲識明日迂回數十里尋至其處則洞口塵封秉炬而入曲折約深四丈許絕無行跡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或曰此飛天夜叉化爲女子者也

虎偃

新安程生名敦有族人家深山中後圃園亭頗有幽趣生往候之迫晚則鍵莊門蓋其地有虎也一日初更時月色微明狂風驟作一僮欲請鑰出戶僮輒止之不可主人親曉諭之僮不得已私欲越垣而出以高峻不得升忽聞垣外有虎嘯聲主人乃令衆僕挾持此僮顛狂

撞叫不省人事生知有異親登小樓覘之則見有一短頸人在垣外以磚擊垣每擊則此僮輒叫呼欲出不擊良久定生及主人皆知必虎張也乃持此僮愈力僮叫呼良久忽變作豕聲便溺俱下其矢亦成猪矢矣園中之人大驚至五鼓此僮睡去天曉時生及主人復登樓覘則見一虎自西邊鼓薄中躍去而傷不復見矣

狼牙

凡猛獸皆以爪牙銛利故能搏噬而古者獨稱狼牙者但以爲尖利害物耳數年前甘泉令某一日自外返署見快役班房繫一小獸如犬而雙眼淺綠色意其爲狼

諺之果爲乃墮入罟有捕客某以烟桿戳其口小狼露齠作欲嚙狀諦視之其牙潔白大小悉差不齊而其齠生成一片非若人與他獸之分排編次也因恍然悟古人以狼牙名兵器蓋取諸此而狼之狼戾恃有此牙亦天之賦與獨異若人之駢脅猿之通臂然

樓怪

西安省城四府街有王太守宅太守官漸中宅久關鎖留僕守之一日鄰人遠望見其後樓懸燈數十盞趨至詢其僕啟門視之寂然無物又有童子數人白日往遊至後樓見有白鬚老人憑樓窓下視羣譁之老人忽吐

舌長丈餘至地大駭而散乾隆某年太守緣事此宅八
官同寅乾州高公名璨者買之所屬武功黃令景峇赴
省借宿夏月晝卧前廳傍晚乍醒北牕自啟有物黑而
赤睛來窺黃大呼而起率眾僕逐之不見高公赴省將
前在長安任卷宗箱置後樓一日查舊案令廐役上樓
啟之見巨蛇蟠據箱側大駭走白高公親往視之無有
矣高因不敢居忽一日晚間後樓失火官吏救之惟後
樓燼焉院中有白骨一堆長安令周小亭憐視之有大
牙十數長各五寸餘別無他異秦方伯舒觀察皆取一
二枚以去人皆云此怪已自焚死高公擢陝武太守始

遷居之今將此宅轉賣於前盤屋今楊胡亭竟無他異

武進雨異事

武進之北鄉土名尤村有某姓誕一兒暴長甫十一月而長三尺每啖飯三巨碗或餌以粉簀能盡七枚然不能言尙卧筐籃需人提抱此乾隆五十五年事

毘陵郡北隅有秦姓婦忽誕一兒狀貌獬惡頭有兩角角隱隱復有兩目徧身青色多肉塊磊磊勢長數寸纖細如燈草啼聲亦甚異其家以爲妖埋之廢圃旁翼日人過猶聞地下作啍啍聲此五十五年八月事

有子廟講書

西江周駕軒太史新舉孝廉赴北闕會試路過鄒魯間
夢人引至一處棟宇巍巍上書有子廟三字心疑之以
爲有子配享聖人久矣此地何以另立有廟俄而召入
上坐有古衣冠者年五十許髮眉蒼秀揖而進之命之
旁坐曰汝西江名士可知論語第二章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歟作何解周曰仁爲五德之首孝弟又爲仁德
之首有子曰非也古字人與仁通我首句其爲人也孝
弟末句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歟其義一也漢宋諸儒
不識仁字卽人字將个孝弟放在仁外反添枝節汝到
世間爲我曉示諸生也周唯唯而出是年卽中進士入

詞林余系井有仁焉之仁卽人字則此章仁之爲人當亦無疑

米元章顯聖

蕪湖鮑某工畫專學米元章竟能得其大概且又能烘染紙作舊色識者莫辨南北骨董家購者甚多因之致富一日作畫倦矣坐而假寐忽見一人唐巾宋服登其庭罵曰我米元章也汝學我畫僅得皮毛而欺世取財將來千百世後道元章之畫不過如此則我之身分姓名俱爲汝糟塌矣因袖中出一石擊其右肱鮑覺酸痛一驚而醒從此握筆腕痛難勝執筆數錢依然無恙

麒麟喊冤

有邱生者吳人也幼習時文屢試不售怒曰宋儒悞我乃盡燒其講章語錄而從事於考據之學奉鄭康成孔穎達爲聖人而渺視程朱家貧遊學楚蜀過弢眉山坐古松之下溫習儀禮註疏有白額虎銜之而去行數里乃擲於深谷中虎竟去邱心悔當是背宋儒之報也方懊惱間見谷旁有石門大開邱走入則殿宇巍巍署曰文明殿兩旁羅列書籍百萬莫知其數邱掀翻書目謂必以六經冠首不意翻畢竟無有也心疑之旁有古衣冠者倚門而立邱揖而問曰此處何神所居曰蒼聖邱

問蒼聖始制文字自該萬卷橫陳獨無古六經何耶古
衣冠者曰向來原有此書但名詩書周易不名經也自
漢人多事名曰六經造作注疏穿鑿附會致動上帝之
怒責蒼聖造字生此厲階從此文明殿中散去注疏
汝掀翻不得邱問注疏何以上干天怒曰此事原委甚
長汝且靜聽我言汝可知萬國九州只有一天乎自盤
古開闢以來三皇五帝莫不欽若昊天亦安享郊牛
數千年矣忽然東漢末年有五妖神頭戴霓旒身穿龍
袂闖入天宮各稱名號其自稱赤熛怒者紅面蜺髯狀
尤猙獰其他兄弟四人衣青者號靈威仰衣黃者號含

樞紐衣白者號曰招拒衣黑者號曰光紀豎眉昂首曉
曉囁囁竟欲篡奪上帝之位分據爲五國上帝盤問五
人得姓受命所由來皆瞠目不能荅帝命神兵擒之與
鬪未決適蒼聖朝天奏曰此五神姓名皆識緯妖言漢
人鄭元師弟所傳但召鄭元來則不鬪而自伏矣帝無
可奈何卽命九幽使者召鄭元師弟上殿見其舉止老
成飲酒三百杯不醉遂署文明殿功曹五妖神始帖服
不動凡鄭所奏帝亦頒行世間久之其教有必不能行
者天子冕旒用玉二百八十八片天子之頭幾乎壓死
夏祭地示必服大裘天子之身幾乎暍死只許每日一

食須勸再食天子之腹幾乎餓死喪禮含殮用米二升
四合君大夫口含粢稷四升如角柶不能啟其齒則鑿
尸頰一小穴而納之凡爲子孫者心俱不忍以訛傳訛
習而不察將及千年一日天帝坐紫微宮見雲中飛下
一獸來龍鱗馬鬣喊冤奏曰臣麒麟也不食生蟲不踐
惡草人人稱爲仁獸必待聖人出臣才下世不料有妄
人鄭某孔某者生造注疏說郊天必馭麒麟之皮蒙鼓
方可奏樂信如所言人主郊天一回必殺一麒麟麒麟
何罪遭此屠毒此等議論只好嚇騙黃巾賊見老鄭便
一齊下拜使麒麟見之必唾其面言未畢又見空中雲

鬢霞佩率領數婦人珊珊來者跪奏曰妾姜氏周王妃也當時周王勸農妾並不隨行今有妾人鄭某說天子勸農必與王后同行妾想婦人幽閨弱質行不踰閭豈有披霜冒雨出來勸農之理北魏王肅曾言其非唐人孔穎達將王大加呵斥黨同誣妄一至于此諸婦人齊奏曰妾南國諸侯大夫之妻也夫君外出妾等心憂亦既觀止我心則降言既見而心安此人情也鄭訓觀爲交媾之媾言交精而心降又訓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云婦人五日不御必有思男子而不得之病妾等皆公侯淑女不應資淫至此麒麟在旁踢足大笑帝問何笑麟

曰諸夫人但知責鄭元不知責戴聖聖造禮經其罪更大臣在周文王靈囿中與振振公子同遊見文王宮女原無定數多不過二三十人並無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名號亦從不見有金環進之銀環退之之條例文王日昃不暇樂而不淫那得有王夫十五少而御百餘婦哉戴聖本係賊吏造作宮闈經典以媚昏主而鄭元師弟又從而附會之致後世隋宮每日用烟螺五石開元宮女六萬餘人皆其作俑也且註詩經昏媾靡供言椽是椽婦人之陰此是景十三王傳中之事三代無此慘刑天帝聞之大悔喟曰朕用人過矣召蒼聖

謂曰卿造字原有助于萬世大聖人周公孔子皆出汝門下不料後來俗儒流弊一至于斯何以救之蒼聖奏曰臣兄弟三人同造字臣所造之字都是下行臣弟沮誦佉慮所造之字或右行或左行左右行者行于東西二方下行者行于中華今東西方只一教而中華之教如此紛張惟有召西方明心見性之人學佛未成者來大顯神通將此輩一掃而空之帝曰召佛是矣何以要召學佛不成者蒼聖曰佛無夫妻父子故名異端恐來中國人不能信惟有少時借佛書參究一番中年遁歸周孔者乃爲名人才肯服宋朝某某最佳麒麟在旁

爭之曰楚固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據漢儒麟鼓刻天之說不過麒麟晦氣而天帝尙得一頓飽餐若宋儒主持名教訓天命之謂性云天卽理也古帝王只有祭天者無祭理者將來天帝血食不從此而斬斷乎不但此也恐尖嘴雷神還要來鬧帝曰何也曰朱註有盛饌三句云敬生人之禮非以其饌也下文註迅雷必變云敬天之怒豈非下文暗藏不以其雷耶從此雷公没人怕了雷公豈肯甘心天帝笑曰汝言亦是但氣運各有盛衰朕亦不能作主姑且召明心見性之人試其伎倆何如俄見蒼髯帶領宋儒上殿有褰衣博冠手執太極圖

者有閉目指心目稱常惺惺者有拈花弄月自號活潑
潑地者最後四人扛一大桶上放稻草千枝曰此稻桶
也自孔孟亡後無人能扛此桶唐人韓愈妄想扛桶被
我取他與大顛和尚書札搜出真贋把他所扛之桶多
掀翻了何況鄭孔敢與我四人爲難乎言未畢果見赤
髯怒白招拒五妖神爬牆穴洞偃旗息鼓而逃天帝大
喜卽命此四人權攝文明殿功曹此漢學所以不昌而
又明殿之所以無註疏也邱問旣如此何以架上不收
朱儒註疏乎曰一誤豈容再誤朱儒此座亦恐終不能
久現在陸王二姓本朝顏息齋李剛主毛西河等攬

與爲難方談論間忽聞鐘鼓聲內聞蒼聖傳旨云朕命
白虎馱邱生來原惡其自矜漢學凌蔑百家挾天子以
令諸侯故有投畀豺虎之意今聞渠已悔悛可賜山中
雲霧茶一杯頗其出山俾述所聞可以曉世古衣冠者
引行曲澗中邱因問曰據蒼聖之言漢學不可從據麒麟
之言宋儒又不足取然則我將安歸神曰隨之時義
大矣哉士君子相時而動故曰順天者昌卽如神道設
教蔣帝旣衰闕帝自興此眼前之明証也當漢學盛時
晉朝王弼往易罵鄭康成爲老奴康成白晝現形立索
其命而去元行冲有言今人寧道孔聖誤謹言鄭孔非

亦怕康成作祟故也今氣運既衰其鬼不靈而人亦少
談孔鄭矣當宋學盛時元朝祭朱考亭至于呼太祖御
名成吉思而祭尊與天同明祖登極又聘宋金華四先
生等講學皆考亭之小門生也一脉相傳頒行四書大
全通行天下捆縛聰明才智之人一遵其說不讀他書
楊升菴有言蟲有應聲者今之儒生皆宋儒之應聲蟲
也予不作應聲蟲安能拾取科名上報君父乎邱曰然
則上帝亦好時文八股則古衣冠者大笑曰上帝非秀
才安用時文不特帝所無時文卽鄉媛洞二酉山亦從
無此腐爛之物細字小板古書亦無此惡模樣邱曰然

則時文科甲中何以出許多豪傑神曰士如魚也釣之
可得射之可得網之亦可得大者蛟鰲小者魴鯉皆水
所生不因釣射網罟而有異焉歷代以經學取爲名臣
者若而人以詩賦策論取爲名臣者若而人以時文取
爲名臣者若而人豪傑之士豈爲功令所束而遂淹沒
哉汝試看呂蒙拔于盜賊郭子儀起于縲紲盜賊罪人
中尙且有人而況于時文科目耶邱問上帝何好曰好
詩文問何以知之曰汝試想上帝曰玉樓成何以不召
老成人馬季常并大春作記而召一少年俳優之李長
吉耶海上仙龕芙蓉城主何以不召周程張朱聚徒講

學者居之而召一好酒及色之自居易豪縱不羈之石曼卿耶邱恍然大悟乃再拜曰如神人所言某將棄漢學宋學而從事於詩文何如神曰子又悞矣人之資性各有短長著作之才水也果有本源自成江河考據講學火也胸中無物必附物而後有所表彰如火之必附於薪炭也子天性中本無所有焉得不首鼠兩端且子旣情漢學矣試問帝王所食之米何名邱不能荅神曰康成注釋之漉漉云春之播之使趨於鑿粟一石爲糲春一斗爲稗又去八升爲鑿又去九升爲侍御侍御者王所食也子試思米春至八九次其糲稗糠粃將何所

歸天故專生此一流飡糠覈而飽稊稗之人或瑣屑考
据或迂濶講學各就所長自成一隊常見孔聖如來老
聃空中相遇彼此微笑一拱而過絕不交言此天地之
所以爲大也邱聞之色若死灰意流連不出神曰子休
矣子被虎銜落山澗袖中所帶儀禮注疏糟食者過半
矣盍速歸乎邱再拜出洞至今猶存

大通和尚

吳門某進士通禪理立志成佛聞天台山僧名大通者
年一百二十歲矣乃徒步訪焉兩扣茅蓬辭不見進士
蹊門一日僧召入問汝來何爲曰願學佛曰君非某尙

書之子歟自然今尙在乎曰在有妻子乎曰有僧曰君
悞矣佛性慈悲汝父尙在妻尙存而忍心別父棄妻貪
圖作佛此心可以見得佛否進士不能荅僧又問成佛
必須功德汝立何功曰我遇荒年必倡捐賑粥遇棺槨
必掩埋年年買活物放生僧曰凡有心積德以徼福者
與無德者同猶之律上過失殺人雖殺不抵命也汝貪
成佛而強爲諸善何功之有汝果要學佛當先學我便
從此刻學起我坐則坐我食則食我溲溺則溲溺我眠
則眠汝能照樣行乎曰能僧長嘆一聲便閉目坐榻上
一日不語不飲不食不眠不起溲溺進士骨節酸楚腹

中雷鳴溲溺俱下而僧不知也不得已起跪僧前願且還家僧亦不荅拱手微笑而送出焉

掠剩鬼

廣陵法雲寺僧珉楚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親狎章死楚爲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楚未食章卽延入飯店爲置胡餅旣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吾以小罪未免今配爲揚州掠剩鬼問何謂剩鬼曰凡吏人賈販利息皆有數過常數得之卽爲餘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曰某某皆是頃之有一僧過指曰此僧亦是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與章

南行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所用之花人間無用章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卽辭告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中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遊復持鬼花殊覺不祥卽擲花溝中澣水有聲旣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爲中惡競持湯藥救之良久乃蘇具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

續新齊諧第五

續新齊諧卷六

隨園戲編

多官

多官閩莆田人襁褓失怙恃嫂鄭氏乳之長而美麗兄嫂皆愛之兄遠賈外出或經年不歸嫂常居母家攜叔去令出就外傳邑有葉先生授徒於家多官往學焉江西陳仲韶貴公子也年十八舉於鄉兄宦閩以喪偶故往省路出莆田值雨遭多官於道神爲之奪下輿隨行多官回顧見其握鮮衣曳粉靴走泥淖中狀若狂癡心頗疑之仲韶卒尾至其家苦不得入訪於鄰始知爲多

官自書塾歸乃至其嫂家也仲韶抵兄署與其嬖京兒謀欲得多官京日子益以遊學請諸兄允則事濟矣兄果喜仲託莆令修厚贄於葉葉館以公子禮不知爲先達也仲遍謁同學多官出見駭然良久心知客爲已來自是絕不過從惟扃戶而讀居匝月終無由通欸一夕聞多官呻吟聲轍之病臥在床葉偕醫來診其脉曰虛怯將脫非參四兩不治葉聞欲送之歸仲韶勃然曰渠家貧安能辦此卽歸亦死耳立啟篋出金授醫復語葉曰有故悉我任遂親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半月有餘多官旋愈深德仲韶于是來往頗密然終無戲容仲無間

可入復謀於京兒京曰吾知其感公子矣不知其愛公子否可佯病試之如其言多官來亦如仲之侍已疾者京兒賄醫詭云藥中須人臂血疾始可治命京京佯不可多官在旁無語至暗中乃刺血和藥以進仲知之大喜以爲從此可動也適兄鷹荐入都招仲偕往多官聞之乃夜就仲室曰曩者公子傾金活我非愛我故耶今行有日矣義不忍負公子請締三日好誓守此身以待卽宿於仲所三日仲乃行葉有甥名淳者性淫惡而頗饒膂力涎多官美欲與狎不可一日仲韶使至多官置來書案上出詢仲起居淳潛入見仰書多親昵語喜曰

是可劫也多官來袖書示之曰汝從陳公子獨不可從
我乎多官初欲拒之已而思有書在慮不能滅其迹復
佯笑曰若還吾書今夕當從汝淳喜還書而出多官焚
之乃作二札一與仲訣一以告嫂納諸篋卽取所佩刀
自剄嫂聞信至啟篋得書訟其事淳瘦死獄中仲韶歸
見所遺書一慟幾絕感其義誓不再娶一夕夢多官來
曰不可以我故廢君祀君娶我將爲君後從之果舉一
子眉目絕似多官因名喜多先是京兒與謀時曰多官
洵美但眉目間英氣太重充其量可以爲忠臣烈士慮
不善終耳後果如其言

祈夢二則

宜興士人少時到于忠肅廟中祈夢夜夢神旁皂隸來摸其臀與之狎士人憤怒大叫而醒以爲忠肅不能御下何足敬也遍告親友後士人成進士選湖廣龍陽縣十餘年卒於任所

趙笠亭祈夢于墳夢見少保憑几坐几上燃燭二枝上有綠字書冠冕通兩極文章列上台兩句以爲大吉兆後竟以疾亡將殯諸門弟相率臨奠設筵告祭其筵前燭二枝綠字所書卽此二句

鬼被衝散團合最難

紹興傅長純館胡撫軍寶璵署一日胡出堂理事畢來告幕中諸友云適坐堂上有皂役倉猝後至甫入門俄一鬼趨出與皂相值爲皂衝仆其鬼四肢悉散墮地上耳目口鼻手足腰腹如剝開者蠕蠕能動久之漸漸接續又良久復起而去胡視皂役之氣頗旺鬼誤值爲其其氣攝住故不得退避而衝倒也其倒時皂竟不知旁廊下有鬼多笑之而不前

石板中怪

桐城朱書樓云其父昔居巢縣去其家里許有山險峻不通人跡一日佃戶來報山上木魚聲響從未見有僧

往來請偵視之其父率佃戶數十人披荆斬棘而上見
山頂石洞中有老僧跌坐蒲團敲木魚念佛問從何來
僧不荅問需齋供否曰吾辟穀多年奚用齋爲言畢閉
目而坐衆驚異下山朱歸告其母母曰是神僧也我有
蓄金五百汝爲我建佛閣於山上供養此僧朱遂率衆
鳩工僧忽出洞指所立處曰此下若見石板慎勿輕動
動則妖出衆不信以爲石下或有窖金趨僧不在時其
力掘起忽黑氣冲天飛砂迷目僧急出洞曰妖已遁矣
不信吾言致爲人祟奈何工未完果有方姓家奴被二
女妖纏擾幾死其主倉皇來告僧求救僧遂下山建壇

豎七星燈咒語移時雙袖一揮向空喝曰汝幽禁雖久
野性尙存速隨吾上山修煉是夕方姓家遂安嗣後有
上山者常見僧旁有二美女侍立執卷焚香丰姿綽約
羣以爲異如是者六年一日僧召朱謂曰予號大容曾
遇異人指點出家今道行已滿明日卽當飛昇二妖已
皈佛法自往他處修真但與方姓尙有宿愆吾化後須
供渠七日消除此案及明日僧舉火自焚於是二女復
至方家附奴身上索酒食曰吾已千年未曾看戲可爲
我演戲七本我才看和尚面上甘心饒汝方從之演畢
寂然惟正廳卓上留紅帖一張大書媽紅環翠謝戲六

字

僵尸貪財

金陵張愚谷與李某交好全買貨廣東張有事南歸李托帶家信張歸後寄信李家見有棺在堂知李父亡矣爲設祭行禮李家德之其妻出見年才二十餘貌頗妍雅設饌款張時天晚矣留張宿其家宿處與停棺之所隔一天井至夜二鼓月色大明見李妻從內出在牕縫中相窺張愕然以爲男女嫌疑之際不應如此倘推門而人當正色拒之旋見此婦手持一炷香向其翁靈前喃喃然若有所訴畢仍至張所住處將腰帶解下監

縛其門上鐵環徐徐去張愈驚疑不敢上床就寢忽聞停棺之所豁然有聲則棺蓋落地坐起一人面色深黑兩眼凹陷中有綠睛閃閃怪異常大步走出直奔張所作鬼嘯一聲陰風四起門上所縛帶登時寸斷張竭力攔門力竟不敵尸一衝而入幸其旁有大木厨一口張推厨撞尸厨倒正壓尸身尸倒在厨下而張亦昏迷不醒矣李妻聞變率家丁持燭奔至將薑湯灌醒張而告之曰此妾翁也素行不端死後變作僵尸常出爲祟性最愛財前夜托夢於我曰將有寄信人張某來我家身帶二百金我將害殺其身而取之以一半置我棺

中以一半賜汝家用妾以爲妖夢不信其語不料君果
來宿於此我故焚香禱祝勸其勿蒙惡念怕他推門害
君故以帶縛住門環而不料鬼力如是之大也乃與家
丁扛其尸入棺張勸作速火化以斷其妖曰久有此意
以翁故於心不忍今不得不從俗矣張助以作道場之
費召名僧爲超度而焚之其家始安

黃鼠狼着紙衣呼小將

李半仙奉天人其師黃某爲吾杭方伯國公棟王戊房
師爲通州牧過於仁慈上司劾其縱賊殃民發遣奉天
授徒教讀見半仙曰子可傳道非功名中人半仙叩首

聽命令其拜斗四十九日授書一卷劍一日遂能驅邪治病黃公每歲至滇來去萬里甚速限滿放歸不知所終蓋有道術者李君每歲一至京師住國公宅往往見其役鬼使神頗有效驗一日有狐仙延請赴冥所設猪羊雞鴨等肉率皆淡食不下鹽醬左右侍立捧盤饌者皆極大黃鼠狼人立而衣紙衣呼爲黃小將惟主人則狐而人形衣綢緞焉李怪而問之曰若輩福薄只宜着紙衣一着綢則病一着緞卽死今日所以奉請者有所求也吾曹子孫輩每有在外間無狀者祈法師遇有此等事以文書牒我俾我以家法處置幸勿傷其性命如

有文書可焚于紫禁城轉灣之城脚下呼黃小將三聲
我卽領受李唯唯而出有患瘵病爲冤纏者半仙爲禳
解之若爲妖魅驅之不去則作法斬之用米一斗插劍
於中焚符誦咒劍自飛舞斫千門柱有怪毛毳毳然截
八寸餘病者獲安李卽辭去從不受謝

徐明府幕中二事

徐公名振甲初宰句容有仲姓戚司刑名事句曲皆山
產雉兔麋狍之類每歲召獵戶捕取供上憲以爲土物
徐公一日召獵戶於署中試放火鎗轟然震響仲姓失
色竄匿於隱處屏息不動至晚竟之不得遣人出城追

逐直至省垣避匿一小菴中署中人多言仲本女狐所
生故也後徐調任清河赴省過余留飲語余曰余幕中
諸友多有外癖家人輩有拂其寵僮之意者幕友卽欲
辭去以此小事甚費周旋以致此風大熾署中諸犬效
之兩雄相偶豈非絕倒座中廣文孫公曰此何足異余
家牝鵬與牝雞每作雌雄相偶之狀更可嗤也

同服琉璜效驗各別

琉璜有毒人人所知然服之而壽考康寧者有之疽發
於背於頸死者有之禍福互異由各人體氣本不相全
也 本朝託冢宰庸於冬至日嚼雪吞冰不知其冷自

稱陽曦故然尹文端公隆冬不戴貂帽戴則雖大雪中
汗出如雨宋夏英公服鍾乳琉璜偶離此二味則手足
如水真不可解也杭州王畫師_利常服琉璜久之毛孔
中常突起小泡青烟一道直射而出皆作琉璜氣據云
其毒從毛孔中出便無他患至今其人年高卒無恙云

夜航船二則

杭州夜航船夜行百里男女雜沓中隔以板仁和張姓
少年素性佻捷以風流自命搭船將往富陽窺板縫有
少女向渠似笑非笑張以爲有意於已也夜眠至三鼓
衆容睡熟隔板忽開有人以手摸其下體少年大喜過

望挺其陰使摸而急伸手摸彼宛然女子也遂爬身而入彼此不通一語極雲雨之歡雞鳴時少年起身將過
船其女繫抱不放少年以爲愛已愈益綢繆及天漸明
照見此女頭上蕭蕭白髮方大驚女曰我街頭乞丐婆
也今年六十餘無夫無子女無親戚正愁無處託身不
料昨晚蒙君見愛俗說一夜夫妻百夜恩君今卽我丈
夫情願寄托此身不要分文財禮跟着相公有粥吃粥
有飯喫飯何如少年窘急喊衆人求救衆齊起歡笑勸
少年酬以十餘金老嫗始放少年回船回看彼少艾又
復對少年大笑

柴東升先生搭夜航船往吳興船中老少十五人船小
客多不免挨擠而卧半夜忽聞一陝西聲口者大罵小
子無禮擒一人痛毆之喊叫我今年五十八歲了從未
幹這營生今被汝乘我睡熟將陽物插入我穀道中我
受痛驚醒傷我父母遺體死見不得祖宗諸公不信請
看我兩臀上他擦上唾沫尙淋漓未乾被毆者寂無一
語柴與諸客一齊打火起坐爲之勸解見一少年羞慚
滿面被老翁拳傷其鼻血流滿臉柴問翁何業曰我陝
西同州人訓蒙爲業一生講理學行袁了凡功過格從
不起一點淫慾之念如何受此孽報柴先生笑曰翁行

功過格能濟人之急亦一功也若竟毆殺此人則過大矣我等押無禮人爲翁叩頭服罪並各出錢二百買酒肉祀水神爲翁懺悔何如翁首肯之始將少年釋放天明諸客聚笑勸飲老翁高坐大啖被毆者低頭不飲別有一少年笑吃吃不休裝束類戲班小旦衆方知彼所約夜間行歡者乃此人也

盛林基

乾隆四十一年樂安縣民盛林基年三十二歲家有一母一妹忽一口以切菜刀斷其母妹二人之頭高置几上買香花燈燭而俱奉之其鄉鄰驚問何故笑曰送他

兩人到極好處去成佛我不過盡孝道耳總甲報官來
驗坦然出迎口供與對鄉鄰之言如一官請王命凌
遲其人含笑就死亦無一言據鄰人云此人平時待母
頗盡孝道與妹亦甚和睦

趙友諒官刑一案

趙成者陝西山陽城中人素無賴老而益惡姦其子婦
婦不從持刀相逼婦不得已從之而心終不願私與其
子文諒謀遷遠處以避之其戚牛廷輝住某村離城三
十里遂往其村對山築舍而居彼此便相叫應居月餘
趙成得信追踪而往并持食物往拜牛廷輝牛設饌款

待鄉鄰畢集席間客嚴七與牛至好問牛近況牛告以
生意不好賣兩驢得銀三十兩以十金買米修屋家中
僅存二十金等語趙成欲通其媳厭友諒在傍礙難下
手知鄰人有孫四者凶惡異常且有臂力一村人所畏
也乃往與謀殺牛廷輝分其所贖金孫四初不允趙成
曰我媳婦甚美汝能助我殺牛廷輝嫁禍於友諒友諒
抵罪則我卽以媳婦配汝不止一人分十金也孫四心
動竟慨然以殺牛爲已任是夜與趙成持刀直入牛家
友諒見局勢不好逃入山洞中孫趙兩人竟將牛氏一
家夫婦子女全行殺盡而往報官云是友諒所殺縣官

路學宏急遣役往拿見友諒匿山洞中形跡可疑遂加
刑訊友諒不忍証其父而又受刑不起遂痛與誣服然
殺牛家之刀原是孫四家物趙家所無他屢供藏刀之
處屢搜不得路公以囚器未得終非信讞遂疊審拖延
連累席間飲酒鄉鄰十餘人家產爲空一目捕役方帶
趙成覆訊成自喜案結矣策蹇高歌其媳見而罵曰俗
云虎毒不食兒翁自已殺人嫁禍於兒子拖累鄉鄰猶
快活高唱曲耶一人作事一人當天地鬼神肯饒翁否
趙成面赤口噤捕役以其情急聞於官官始窮問趙成
初不服燒毒烟熏其鼻方輸實情按律殺死一家五人

者亦須一家五人抵償按察使秦公與撫臺某傷其子
之孝獄奏時爲加夾片序其情節奉 上諭趙友諒情
似可憫然趙成囚惡已極此等人豈可使之有後趙成
菁凌遲處死其子友諒可加宮刑百日滿後充發黑龍
江

換尸冤雪

京師順承門外有甲與乙口角相鬪者甲拳傷乙喉氣
絕仆地時天已晚路上人將兇手縛置營房以尸交兩
營兵看守待明早報官會大雨雪一卒老病畏寒向年
壯者云我歸家添衣服喝酒畧耽延便來年壯者許之

其人久而不至年壯者亦買酒取煖醉睡帳房早起尋
尸尸隱不見方驚愕間年老者亦至曰我已報司坊官
卽時來驗矣年壯者曰尸竟遺失官來無可驗我二人
罪大奈何老卒沉思良久曰我有一計某處荒地前有
人昇一棺來似是新死之人尸尙未壞我與你打破其
棺扛尸來此以冒抵之處可免罪年壯者以爲然依計
而行少頃官來驗尸則額角上有長釘一條流血被面
問兇手兇手曰我實失手打死此人並未加釘釘額且
此尸面貌並非我所毆之人官不能斷正喧嚷間有一
男子大呼而人曰此事與甲無干我乃被毆仆地之人

初時氣絕仆地既而蘇醒還家實未死也官始將兇手
放釋而查問荒地扛棺來厝之人細加推究釘額之尸
姓劉名況以染工爲業妻與人奸乘劉醉與奸夫釘殺
之也乃釋甲而置奸夫於法旁觀者曰尸非可換之物
而兩營兵奇計如此此非營兵之愚也乃暗中鬼神之
巧也

凡肉身仙佛俱非真體

余每遊刹院見肉身菩薩大概渾身用生漆灰布叩之
蒙蒙有聲雖腿筋盤屈隱隱可見而脰頸總歪在武夷
山見草鞋仙姓程名良坐石洞中在九華山見無瑕和

尚皆兩目下垂無睛搖其頭尚動叩其齒皆蛀朽脫落
惟廣西永州無量壽佛雖肉身而頭獨端正心常疑之
後有人云順治間有邢秀才讀書村寺中黃昏出門小
步聞有人哀號云我不願作佛邢爬上樹竊覲之見衆
僧環向一僧合掌作禮祝其早生西天旁置一鐵條長
三四尺許邢不解其故聞郡中喧傳某日活佛升天請
大衆燒香禮拜來者萬餘人邢往觀之升天者卽口呼
不願作佛之僧也業已扛工香臺將焚化矣急告官相
驗則僧已死蓮花座上血泔泔滴滿殼道中有鉄釘一
條直貫其頂官拘拿惡僧訊問云燒此僧以取香火錢

財非用鉄釘則臨死頭歪不能端直故也乃盡置諸法
而一時燒香許愿者方大悔走散全州佛廟大門外有
坟一座相傳某御史入廟禮佛欲試是否肉身取針刺
佛之耳鮮血流出御史大驚出廟顛仆而死其家卽葬
之於廟門外以示戒也余觀坟上碑但記前朝姓名某
而並無此語余雖不刺佛然剗其所施衣彩十三層卽
其胸而彈之亦自覺無禮矣

動靜石

南雁宕有動靜石二座大如七架梁之屋一動一靜上
下相壓遊者卧石上以脚撐之雖七八歲童子能使離

開尺許轟然有聲倘用手推雖與夫十餘人不能動其
毫末此皆天地間物理有不可解者

玉文峯

雁宕有石如女子獨立長五丈餘頭有髻形杜鵑花開
紅滿一頭恰無一朵拂其面上者袍色微紅裙色慘綠
若天然染就狀界畫分明衣褶之痕宛然若織

廬山禹碑

廬山宗生菴旁有谷簾泉泉有石洞險而深有人縱身
而下得一碑上有禹王大篆六字釋文曰洪荒漾余乃
析星子令丁正心在蓮花池席上爲余言

飛鐘啞鐘妖鐘

武夷伏虎山之巔有鐘繫焉相傳唐時飛來離地三十餘丈無人能擊故又號啞鐘張家口外總管廟有妖鐘三更外無故自鳴

鼠渡江

乾隆五十年有鼠數萬銜尾渡江大小不一在水颯颯有聲須臾間江面里許爲其所蔽毛艸工云上江必有水災至七月間來安全椒二縣起蛟田堤盡壞

鵬過

康熙六十年余才七歲初上學堂七月三日才喫午飯

忽然天黑如夜未數刻而天漸明紅日照耀室中數片雲或云此大鵬鳥飛過也莊周所云翼若垂天之雲竟非虛語

石中玉碗

乾隆五十五年荊州大水周王山崩有璞石隨流而下耕人以鋤鑿之中得蓋碗溫潤潔白無雕刻而有血沁周圍六寸許惜石破而碗已傷蓋不解碗何以生石中或曰此必千年前富貴人家玉碗墜入泥中泥久氣燥變而爲石故將碗裹在石內

瓜子妖

陶方伯在江寧署中與僕某劉某相友善中秋招二人
飲酒各把瓜子散步階下且行且談被風吹數子落在
土中夏間其地忽發瓜籐斷長漸大俄結三瓜其大如
斗一時賀者紛紛以爲祥瑞三人聞之亦自得也未一
年陶以書案被罪濮以瘵疾卒劉癩疾大作血肉潰爛
而亡

琴變

金陵吳觀星工琴常爲余言琴是先王雅樂不過口頭
語耳未之信也年五十時爲趙都統所逼命彈寄生草
旁有伶人唱溜拍小調以和之忽然風雷一聲七絃俱

斷仰視青天並無雲采都統學家失色從此遇公卿卿
琴必焚香淨手非古調不彈矣

古北口城樓火箭匣

乾隆六年嘉興知府楊景震爲盧察謫成軍臺登古北
口城樓上有一銅匣封鎖甚固相傳明代總兵戚繼光
所留過客不許開看楊撫玩良久見匣上金鐫一震卦
笑曰匣上卦名震與我名景震相應我當開之啟其蓋
飛出火箭一枝着于對面景德廟正殿柱上登時火起
將殿宇僧房焚燒殆盡

官受妓嗔

楊鏡村作蘇州太守娼禁甚寬某太守治蘇州娼妓其
酷後兩人俱解組矣偶過江都有巨公某延之飲酒座
有三妓皆蘇人也主人戲問蘇州官長賢否三人但認
識楊公不認識某公齊聲對曰楊太老爺待奴輩仁慈
并禁地方衙役光棍嚇詐此等官府自然公侯萬代後
來某大老爺拿奴輩去非管卽撻非教供出嫖客姓名
以便他嚇詐取錢不供便打如此等官世世子孫要做
奴輩這行生意的舉座大笑某公不終席登車而去

京中新婚

北京某婚與南方不全邵又房娶妻南方諸同年賀之

意欲開房拜見新人也不料花轎一到直進內房新郎
彎弓而出向轎簾三發響箭然後抱新人出轎則亂髻
蓬鬆紅綢裹首新郎以秤杆挑下紅巾不行交拜之禮
便對坐床上伴婆二人持紅毡將四面牕櫺通身遮蔽
進大餃一箇剖之中藏小餃百餘兩新人飲酒啖餃畢
脫衣交頸而睡次日雞鳴公公秉燭早起禮拜天地灶
神祖廟過五日後方才宴客本日賀者全無茶酒饑渴
而退或嘲之曰京裏新婿大不同轎兒抬進洞房中硬
弓對臉先三箭大餃蒸來再一鐘秤杆一挑休作揖紅
毡四裹不通風明朝天地祖宗灶拜得腰疼是阿公

張趙鬪富

康熙間河道總督趙世顯與裏河同知張瀕鬪富張請
河臺飲酒樹林上張燈六千盞高高下下銀河錯落兵
役三百人點燭剪煤呼咷嘈雜人以爲豪越半月趙回
席請張加燈萬盞而點燭剪煤者不過十餘人中外肅
然人疑其必難應用及吩咐張燈則颯然有聲萬盞齊
明並不剪煤而通宵光燄張大慚然不解其故重賄其
奴方知趙用火藥線穿連於燭心之首疊疊然每一線
貫穿百盞燒一線則頃刻之間百盞明矣用輕羅爲燭
心每燭半寸暗藏極小炮竹爆聲膈膊燭煤盡飛不須

剪也監商安麓村請趙飲酒十里之外燈綵如雲至其
家東廂西舍珍奇古玩羅列無算趙顧之如無有也直
至酒酣席徹人燕室小坐美女二人捧雙錦盒呈上號
小頑意趙啟之則關東活貂鼠二尾躍然而出拱手向
趙趙始哂然一笑曰今日費你心了

未爾致

康熙間朱爾致以邪術惑人有神仙之號名重京師王
公皆折節下之惟三登熊文貞公之門終不得見一日
朱又往告司閤云相公今日着何服食何菜坐何處地
方我一皆知司閤者以其言皆中驚白相公公笑曰

朱某所測我者果件件不錯可謂仙矣第我心上有不喜見妖人五個字渠竟茫然不知可以謂之仙乎聞以告朱朱慚沮而退相傳朱與張真人鬪法以所喫茶盃擲空中若有人捧者竟不落下張笑而不言朱有自矜之色喎張不能爲此法張曰我非不能也慮破君法故不爲也朱固請張不得已亦擲一盃則張盃停於空中而朱盃落矣或問真人真人曰彼所倚者妖狐也我所役者玉雷正神也正神騰空則妖狐逃矣亡何朱遂敗

梁制府說三事

同年梁樸亭制府總督直隸自言五歲時有妖魅母楊

氏無所依倚就養女家得音疾臥床前將縊被寸寸裂之亦不知其指方之勇從何來也一日召梁太夫人曰外孫二官以後切不許其立床邊他渾身是火近之將人炙痛現在我眼前某姑某舅人雖物故而於我有情時來與我談笑一見二官到無不爬牆升屋而逃者使我心大不安梁太夫人則手磨公出公不放再入時於窗縫中窺探楊已知覺颺額曰二官這小兒又來作鬧了連趕他去如其言楊始安寢亡何楊病重氣絕矣良久復蘇張目謂梁太夫人曰我魂靈要出去汝家灶神門神一齊攔住大門說我不是梁氏之人不許我出去

奈何梁太夫人曰當速請高僧來誦經爲母親懺悔求
請何如楊曰不如仍教三官來同二神一說神必首肯
也太夫人卽率公往門灶前代爲通說頃刻間楊暝目
逝矣

公宰良鄉時病瘧甚劇夜夢本邑城隍請見謂公曰我
亦從前此地縣官也上帝以我居官清正命我作城隍
神大人所患之症卽我從前所患之症也後服某藥而
愈今以方授公曰說某藥幾味長揖而去明日服其方
果兩劑而愈查良鄉邑志果有其人

又幸香河時有老翁率其文來喊冤女頗有姿問何冤

曰女爲城隍神所據每夜神以車來迎便痴迷不醒必到次日辰刻才放女歸女已定婚某家致某家不敢來娶故求公救公曰我能治民不能治神也翁曰我女說公來城隍廟行香渠看見城隍神必先出迎公拜神神避位答禮其敬公如是公肯一言或神肯聽亦未可知公竊喜自負卽作文書交翁焚而投之次日翁果同女來謝云昨晚神竟不來迎女矣

官遲一則

華雍作淮寧令有欽差某從廣東來卽日將過其境華遣長隨張樂備辦公館張故幹篋料理齊全約費百

金而 欽差又奉 旨往他處審案遂不果來張榮正
在棧棧間適逢江西巡撫阿公思哈拿問進京路屬過
此張榮乃代主人具手本向前迎接告稟公館已備阿
公大驚以爲素未侔面又非屬員何以有此禮文相迎
而進公館則挂綵張燈牲牢夫役無不齊全喜出意外
乃召張榮而諭之曰我係被罪之人一路人情冷落雖
我所提拔屬吏待我如冰何以爾主如此隆情古道耶
汝主手本我理應璧還今一番感激之心誠恐忘記汝
主姓名權將手本留下以便爲日後圖報之地諭畢親
自作書與華令稱謝再三方上馬去張榮歸以情節告

知上主人責以多事旁有幕友笑曰此奴辦差費重
不如此出脫叫他從何開消耶主人笑而頷之未二年
阿公起用山西巡撫華四參限滿送部引見奉 旨發
往山西初次到轅稟謁阿公如得至寶遣家人致意司
道曰請大老爺緩見我主恩人到矣卽開中門親迎至
堂下呼老賢弟握手八內羅列酒肴待如上客華長跪
辭謝懼不敢當阿公曰有恩不報我是何等人耶今日
我盡我心明月汝行汝禮盡歡痛飲送上轎而別司道
聞之莫不刮目未半年題陞通判又半年題陞同知再
陞至南安府知府阿公調任河南華亦乞養滿載而歸

賞張榮二千金張亦小康

傳四命吏部司官中之能員也果毅公訥親掌吏部時凡衆司官說堂有不能了之事喚傳來數言而決訥甚重之故事保舉郎中一正一副有戶部郎中缺出訥公正薦之引見於光明殿傳年入殿門卽跪上覺其駭用副薦者逾年吏部郎中缺出訥公又正薦之傳入殿門又卽跪上不悅謂訥公曰如此等昏人如何保舉訥奏傳某辦事甚好是以屢薦之不料其不習朝儀當是福薄上意亦解未幾又有保舉引見之事將人朝訥公訓之曰汝兩次失儀今次千萬留神勿再蹈前轍

致傷我臉傳唯唯及至引見時各官青履歷畢並無此
入訥亦不解其故直至退朝到午門外見傅面目青腫
踉蹌涕泣而來訥將故曰司官兩次入殿門見一紅袍
大人長丈餘將我攔住我不得不跪今番第三次矣我
緊記公爺吩咐之言以爲我再見紅袍之人我當直冲
而進不受其攔不料其人又在殿上攔我往前一衝他
手披我頸提而擲之遂跌在殿外臺坡之下致傷面目
不能瞻仰 天顏不知前生是何冤孽自知福薄求公
爺以後亦不必再保舉我了訥無可奈何諸司官聞之
咸爲駭異遣人扶至車上送歸其家隨即病發四日而

亡

錢縣丞

睢寧縣丞錢某權知縣事其地向例有路斃者相驗時地主出錢八千送官便可結案一日某村來報有投河死者吏以前例告錢錢往驗屍無傷命卽掩埋回公館後吏送進地主當例錢八千錢將受矣見錢用紅繩穿繫色甚鮮華不解其故以問吏吏曰地主家貧無力出此不得已將一女賣與村隣爲妾得價二十四千因係喜錢故用紅繩耳錢思此錢係逼迫而來不忍濫受卽召村人詰之具以實告乃并召其買妾者曉之曰我得

人錢而逼之賣女不仁也汝乘其急而買其女不義也
我決不受此錢汝速退歸此女其人唯唯因問賣女者
曰餘錢尚存否曰都作衙門胥役使用矣錢命胥役追
緲則已彼此飲博將錢分散錢慨然顧買女者曰吾償
爾錢卽命給發原數令付人領女歸家此案遂結無何
錢患背疽昏迷于床夢青衣人召至一處殿宇巍峩上
坐王者謂錢曰汝大數已盡幸有一善事足以抵償汝
知之乎錢茫然不解王者命判官查簿與觀則所載某
年保金匱玄一事也判官奏曰此事功德甚大例得延
壽一紀官至五品王首肯之遂令青衣人送其還魂疽

遂霍然錢自此一心行善凡賑飢埋棺等事悉捐皆爲之官果游擢同知而一紀之期已滿背疽又發家人將理後事而意尙遲疑且慰錢曰公前有一善壽尙可延年來善行甚多安知冥中不再爲益筭乎錢笑曰不然昔之善無所爲而爲之也故陰間重我今之善有所爲而爲之也恐陰間未必重我此番數盡斷不能逃或者有心爲善終與有心爲惡者不同或者他生真有報乎不數日疽潰而卒

續新齊諧第六

續
新
齊
諧

續新齊諧第七卷

隨園戲編

乩仙

乾隆丙午春樵川楊荷鋤與金陵徐滄溟扶乩有女仙
降壇詩曰何處重尋舊翠鈿濤聲如夢恨如煙泉臺一
去千餘載只抵相思半日眠妾王氏小筠也恰遇有緣
人欲與之語諸君勿懼壇中友人孟姓見辭涉艷麗恐
致邪崇欲燒退符乩遂書曰旣已招之使來豈能揮之
卽去耶昔者妾美容君饒才韻相遇大堤之下同遊
細柳之陰鴛侶方成鸞儔遽折珠沉玉隕蕙折蘭摧君

屢托跡於人間妾尙滯魂於水府今者方備濤神侍從
偶爲符使招攜隔世逢魚水之交不昧素心一點對面
有河山之阻誰知紅淚千行恨顯晦之攸殊幸精誠之
身合窗明風露冷將于斗轉參橫後尋君幃靜雨雲來
其于夢美魂酣時覓我不呼名氏恐疑畏之轉生惟續
情緣詎崇殃之敢作是夜滄滂果夢有女子手持團扇
艷麗非常相與綢繆極雲雨之歡次夕復至連連達旦
越日又降杜詩云赤甲峯頭雨似塵天風吹送步虛人
請君試采梅花嗅老却瓊香樹樹春又詩云露裏天桃
風外柳昨宵幾執纖纖手千秋無盡是相思綠顰又到

君知否末書珍重而去嗣後總未入夢亦不降乩矣

勒勒

淄川高念東侍郎元孫明經某自言其少時台榭後得
頭眩疾輒仆地不知人事數日後耳邊漸作聲如曰勒
勒又數日復見形依稀若尺許小兒自是日羸瘦不能
起床家人以爲妖延術士遣之不效乃密於床頭藏劍
病瘥時每見小兒由榻前疾趨木几下卽滅遂以銅盤
盛水置几下一旦午寢方覺見童子至以劍揮之割然
墮水中家人於銅盤內得一木偶小兒穿紅衣頸纏紅
絲兩手拽之作自勒狀乃煨之妖遂絕後相傳里中某

匠卽於是日死蓋明經入贅時其岳家修葺房宇匠有求而不遂故爲是壓魅術術破故匠卽死然自是明經病骨支離不能勝步履明經家故有園亭一日值月上扶小僕至亭至卽命僕歸內室取茶具隣舊有女笄而美明經故識之至是女伺僕去卽登牆而望手持茗碗冉冉自牆而下至亭內置茶几上謂明經曰知君渴願以奉君明經疑其怪且舊病未復力促之去女曰君領此妾當去耳少頃聞小僕來女忽不見回視几上碗茶惟一桑葉貯一撮土而已嗣後每逢簾波晝靜清夜月明女輒至談論閒頗有慧心明經自以新病初起刻自

把持女亦不甚干以藝狃其容姿意態長短肥瘦一日
間可以隨心變易故明經始雖疑之久亦樂得以爲談
友不復問其所自來也女往來形跡人不能見惟至時
覺墜座冷氣逼人明經一日夢與美人爲歡醒覺乃卽
女明經知爲其術所幻然欲強留之女遽攬衣下床大
笑而去攝其衣如紙瑟瑟有聲後明經得導引之法女
遂絕跡

雷擊雨婦活一兒

安東縣村中一婦產子喚穉婆接生留宿一夜而去其
夫某自外歸抱子甚喜欲祀神償願忽探摸其枕驚曰

我暗藏銀四錠在內無一人知道如何失去妻怪而問之因謂昨夜收生婆睡此枕可疑也某卽往問索銀許以一半爲謝一半償還作酬神之用穩婆勃然大怒且罵且咒曰我爲汝家接生乃冤我爲賊是兒必死若盜汝銀天雷打死罵之不已某反疑其婦有別情亦不敢索銀三朝復請穩婆洗兒是日穩婆不到令其女來至夜兒果暴死夫婦相泣盛以木匣埋之空地念曰穩婆之說驗矣時忽雷電大作遠近聞一霹靂商賈曰村有硫黃氣感踪跡之見空地跪兩婦人俱雷火燒焦各捧銀二錠在手而所埋之兒已出地呱呱啼矣鄉隣奔告

埋兒之家來認見兒腹臍露出針頭一指隨拔針出血見仍無恙雷擊斃者一係偷銀之穩婆一係穩婆之女洗兒時暗以針刺兒臍心致死欲實其咒詛之言也見者咸爲悚懼乾隆五十七年六月間事

一 火神打踰

吳賜字南谷毘陵之馬蹟山人也微時館于某宅其家方溝新居匠人以盆貯木屑藏火爲炊一日夜半南谷聞屋角有聲起視之見一赤面人向火而吹南谷叱之其人打踰對曰某視融氏所使今日此屋當焚南谷曰我在此烏乎可其人唯唯而退數日後南谷將解館戒

主人以致警焉是日南谷歸而屋竟焚南谷後登萬歷丁未進士仕至方伯

殺一姑而四人償命

建平令周君有族姪自言兄弟二人娶妻各有一子父母歿後遺一弱妹不能撫愛兩婦尤虐待之妹已字某廣文子貧不能娶乃贅焉兩婦恒相語曰一姑已累人今又多一食指奈何終當以計遣之耳會兄弟讀書城外僧舍妹婿亦往省其親兩婦俱託辭歸寧而盡屬其薪米食物以行次日姑入廚無以爲炊忍餓兩日赧無可告轉輾不得已遂自經焉兩婦乃歸召其夫諱曰病

死草草殯殮寄書其夫家攜柩去心喜以爲脫然矣然而室中常聞鬼啾啾哭聲數月而長婦母子驟病俱死未幾次婦母子亦病怖甚囑夫環守之夜二鼓忽陰風襲入門帘豁然啟見一卒赤髮藍面齒長數寸手執銅叉直入床前攫其子去急追逐之見其子猶赤體展動而忽不見矣還視榻上則子已絕而婦猶呻吟也黎明婦亦歿某目擊其妻子之死而大悔恨每告人以示戒焉夫殺一姑而四人償之甚矣陰謀致死之罪至大也

悞殺金童

阿雲巖相公奉使武林暇日欲繪一小像鄞令錢君邀

暨陽繆炳泰偕謁爲公寫真甚肖公喜以屬錢君補圖
錢君以公常談佛法乃繪公著紅袈裟趺坐一山洞公
見之大喜曰此吾前生矣錢問故公曰曩吾督師滇中
適額駙色布騰珠爾布納病劇絕而復甦趣左右邀我
至榻前曰頃至一山長松插天蒼翠四匝中有石洞列
古羅漢數尊旁設蒲團虛其坐一羅漢指示曰此阿某
舊居也以誤殺一金童謫人間能立心不妄殺有以全
活人乃可復位其傳語焉因揭蒲團相視則赫然一童
子骸也公其善自愛額駙言訖而逝今子所圖適合前
兆豈非天哉是圖公攜歸京邸名公鉅卿題詠殆遍而

繆生由此以傳神名日下

錢尙書

毘陵錢梅谷先生名春明崇禎間官南京戶部尙書幼患痘危甚濱死矣其父啟新先生以獨子鍾愛抱諸懷不忍棄方繞階行忽聞空中大聲叱曰誰錯行錢尙書痘者可管二十連另降好痘遂聞屋瓦有聲如撒豆然視懷中則已蘇矣成章後常臥樓上夏月偶他宿有傭私就其榻卧恍惚聞叱咤聲曰可惡可惡苦何等人而敢卧此榻覺搖搖不安急起視則床已置屋角闇處非復卧所嗣後傭見梅谷先生甚畏輒長跪白事云

夢墨

武進錢文敏公戊午應順天試場前夢至正陽門外見一人貌岸然支布帳而陳墨若干於其下先有一髯買墨公亦就買售墨者熟視公予墨兩丸繼予髯一丸遂醒後謁座主孫文定公儼然售墨者次一同年來謁則髯至焉是爲無錫李君時乘蓋墨兩丸者兩榜李以一榜終於車平州牧

錢狀元小名

乙丑會試後都門有某夢閱天榜見四十一名獨泥金書集賢二字上插一小黃繖罩之醒時但記其集姓而

而忘其名意必滿洲籍其人當有異也及榜發則四十一名乃錢玄敏旋授殿撰某以爲疑一日於會讌所談及之適湯太史大紳在座笑曰錢殿元小名集貴又何疑乎衆乃恍然

歸寧女遇怪

陝西清澗縣某村有婦歸寧其父送女還中途歷山徑風驟起女衣袴盡失裸而立父無奈脫衣裹之掖以行昏暮抵壻家壻怪問之翁告以故壻咤且怒曰是何邪壻翌日當持鎗擊之耳各就寢黎明女驚呼壻忽無頭矣其家乃訟之官縣令戴君提鞠疑女之有所私而殺

其夫也刑之堅不承翁匍匐哭訴其事今遂躬率丁役
命導至女失衣所徧加搜覓見山側有一穴甚深令寡
能下探者搞錢若干一健卒應募乃束炬入行數十武
忽有天光見一僧貌猙獰瞑目卧上榻卒懼而返白諸
令令更遣壯役數人持貫索器械隨之入則僧已醒衆
同前遽縛之擁而出見令再三研詰不荅批其頤亦無
一言無如之何乃加練數圍督衆役入解入賊將禁之
獄行里許忽狂風大發衆皆目眊少頃而僧及解役數
人俱杳然矣遂寢其事戴君名樹屏荆溪人也其幕中
戚友歸述其異如此

龍誅龍

乾隆辛亥八月鎮海招寶山之側白晝天忽晦冥有雨
龍互擒一龍掉諸海濱大可數十圍如人世所畫能狀
但角頗短而鬚甚長始墮地猶蠕蠕微動旋斃矣腥聞
里許鄉人競分取之其一脊骨正可作曰有得其頷者
市之獲錢二十緡

桑蠶

宜興東倉橋離城數里有某村婦子患痘醫者下方須
用桑蠶夫傭于外其姑命婦覓桑蟲婦至野尋求見老
桑一株有蠶蠕蠕甚大喜而捉之行數武忽失蠶婦告

其姑姑曰此活蠶非有翼能飛墮亦只在草間耳盡往覓之婦仍詣其地搜尋林隙有一洞方諦視間忽巨蛇昂首出儼然人頭有一臂怒目睽睽指婦作人語曰再擾我卽當啖汝婦驚仆其姑訝婦久不返往視之其臥地吐沫面無人色扶歸漸甦乃述所見如是見竟殤婦亦旋患癰不知何怪也此乾隆壬子五月間事

韓六

山陰庫書馮心法辛亥冬其母病馮夜歸張燈見韓聖華來竟忘其死與言生平如故韓曰兄家有差使事值我票已判行三日可發我當爲兄經理停安馮廬書舞

弄多事畏告發與之議賄許以錢六千韓許諾謝去馮
方怪韓之既死謂母病必危又疑許賄六千庶可救及
三日韓至竟入內而馮母死豈冥使亦如人間獄訟不
論輸贏總需使費耶抑衙門人生不顧其親好者爲鬼
亦無異耶

魍魎

山陰高進士之父某翁未遇時以傭爲生暮歸值長鬼
立路側倚人屋腰靠檐上翁立俟之鬼手捧一孩子面
祝之曰我欲食爾爾宜爲九品官有田三千畝屋九椽
男子二人我卽欲食汝心不忍食遂置之瓦上回身欲

走則見翁翁被酒且立久絕無恐心計渠尙不食小康
孩子我苟不至餓死渠豈能食我我何畏渠乃謂之曰
吾聞神之長者爲魍魎能富貴人我將乞汝致富鬼拂
袖令翁去翁固求鬼探袖得繩縛竹棹一枝若秤物具
翁再索鍾則鬼拂衣竟去翁歸告婦取梯抱兒下翌日
里許有馮村人姓馮者失其子徧覓不得高翁出兒而
告以鬼語馮父乃拜翁呼爲外父後馮果爲山西巡檢
田廬如魍魎言高亦自此致富子發科甲矣

瀨異

山陰施漢一秀才曰越水鄉多瀨怪其小者止潑水侮

入驅之卽匿其老者能惑人如魅余家舊有獺怪逢科
甲富人必相狎逼百年內凡三見矣不可逐亦不可禍
余丁亥歸里夜就寢有聲如撒螺殼者大小千萬聲散
置几榻間燭之無有疑北牖失扇故扇之怪亦漸安又
二十年丙午余苦塊之際方側卧若有物壓胸間小掌
撫我頭頂甚勤而其身甚滑耳邊嘖嘖作姦語夢見一
粉面娘子年可二十四五紫緞衫元緞半臂深藍色裙
就我要抱却之則從背後抱我口向兩耳聒聒不休予
夢中謂之曰世間乃果有淫嫗我二十年前尙不可于
今日能動我乎驚而醒覺耳邊嘖嘖聲頭上撫摩狀猶

未絕也旋從枕上逸去輕小若猫翌日又至則覺有物
在右股上夢見昨女子衣服如故而立處稍遠隔欄杆
相招予竊念昨身近尙不亂今隔欄杆乃肯動心耶遂
醒則物從股上跳去怪亦遂絕丁未冬初狹獫狽湖口夜
宿陳氏新樓瀕湖甫息燭則物躍上床予知其非鬼非
偷兒也若喧叫徒驚隣里適爲人笑計所以逐之記得
杭大宗先生穢跡金剛咒事試誦之物輒伏不動五更
跳下床有聲遂去曉起見伏處衣褶捲起如截予因作
客不宣告主人越月又過此宿解衣始記前事欲避無
及擁衾作久倦合眼則物已在牀裏矣持金剛咒稍緩

則輒動欲上俟誦訖漸逼近胸堂出聲尖細如鼠呌旋
作人語曰若佩正一真人符吾不懼但公口一動吾則
甚畏耳五更從廊後繞出是夜誦咒百餘徧明日家人
怪吾夜作嚙語久自此陳氏亦無他异今年二月初二
日鄉塾師沈昭遠來說獺祟衣上遺毛可數向予告急
欲辭館去勸之誦穢迹咒又猝不能成誦但偶憶本草
有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之語舊聞丁未進士徐景
芳嘗用以除館中獺妖令沈姑試之是晚置雙鯽樽酒
於案上二更獺至沈已迷不能聲但見獺超案飲酒樽
欹就案飮遺酒有聲食魚亦盡既跳下欲登沈床則前

足甫起而後足不隨墮地者三益猶醉矣逃去今遂絕
然則記覽不嫌其雜亦能救人懶之飲酒水居人宜知
之而熊之喜鹽又山居人所不可不知也

栢香簪不宜入殮

會稽鄉人陳生娶郡金氏女伉儷甚篤金死陳設像祝
奠朝夕相對如其生時旣而金之妹二姑亦病死將殮
忽甦家人喜甚乃其聲則金氏大姑也曰我被勾神誤
攝入冥旣訊明釋魂欲返則殮時用栢香簪魂不能再
入今妹命盡故我求冥司借軀以還魂我將歸陳家人
大異之金指點其生時所存箱篋衣物一一不爽且述

其與陳生床第燕私密語真陳婦也金之兄自遠歸女
與言昔日過其家時留飯殺酒盃盤及其兄市羊肉船
上腥穢逼人等皆獲背其兄親歷不絲毫異無如其妹
已許某姓郎矣宗族疑妹或託鬼語以飾曖昧不遽歸
陳陳生亦謂姊魂妹魄不忍迎歸某郎家又必欲娶父
母遂送女往下車卽大言曰我金氏大姑非二姑也我
歸陳家不歸汝家汝家必留我將致大不祥其無悔是
夕其翁姑扇女與某郎同房三日而某郎無病猝死陳
益不敢迎女遽爲某郎家守節凡鄉里吉凶事必先知
之言若巫者鄉人異之或曰此妖憑焉非真大姑魂陳

生不迎非無見也

獵戶說虎

傳聞虎傷人則俵鬼爲屍脫衣與虎食又云虎能禹步令屍自起脫衣此皆不然也蓋人不見虎故爲此推測之詞有鄭獵戶云虎擒人啣其頭頸人痛極手足自撲拽勢皆向下衣褲自褪下人無事而講禮貌則岸然巍然也及至窘急無訴便自抖擻卑縮衣帶自寬矣鄭少年時嘗與同伴值兩虎其一虎啣同伴去其一虎鄭鎗中之未斃而逸鄭懼其復來乃先上高樹避而望之見虎所啣同伴先下鞋又下襪逆遇而蹶下矣明日招伴

尋之則衣履一一在途其屍隔五里餘剝其左臂驗有舊傷果其伴也腹臟亦未喫盡又二三里則所鎗傷虎僵伏而斃矣

傳聞虎咬人初旬在頭中旬在肩背下旬在腰腿此大不然鄭所見皆肩項也虎作威向前自上擲下而咬之非肩項不可挈其軀無上下異也卽虎食所先雖不可見其所殘剩者偶餘手足亦無上下旬分手足之異

虎大者力千斤小者亦二三百斤又加以爪牙騰躍人力斷斷不能勝所恃者人之巧可以制虎之貪疑耳虎氣旺中鎗多不立斃鄭嘗入深山徑轉處有虎如大牛

踣路側鄭急甚不及用鎗乃大聲喝之姑憚以氣勢虎果躍去鄭度其必來無村落可避乃先視其所去處尋坡下伏虎果躍至中鄭鎗又躍去鄭度再至則虎必難禦急上高樹避之俄頃虎至覓鄭不得鄭窘甚足偶失觸枝動虎仰視見鄭躍起撲鄭格巨枝而墜者再樹震撼葉葉有聲虎瘡甚不能再躍乃嚙道旁石塊盡碎啣石而斃

俚必附物而行或貓兔鵝鴨蛙雉皆能作汪汪聲先虎二三里視機伏處引而避之虎輒隨俚聲轉移制之之法聞俚卽用釘釘樹上隨所值之第一株然後擊俚所

附物則物斃而倭亦聲絕矣或曰釘金也樹木也魂屬木魄屬金取以魄就魂之義魄惡好殺倭魄也禳之以就魂則驚魄有依不爲虎役矣

倭聲慘而長無轉音但夜深人靜亦有能作人語鄭嘗與同伴往獵舟泊溪下一夕聞岸上敲門聲久而門內人應之欲起其婦力阻曰夜深宜避勿往啟戶敲者益急其婦卧問曰客何來曰間壁客爲誰則又曰間壁夫婦遂不起教以明日來敲仍急鄭異之從篷隙視見有物如數石穀囊者塞其門從斜月光中審辨之則虎也以頭撞其門所應兩字則倭也鄭潛曳醒其同舟而告

之皆恐匿船板下鄭乃以鎗自後打之虎驚痛咬破其門壞屋簷而去翌日視之門下所跪點頭處成兩窪跡行二里餘溪水中得死虎重六百斤或曰虎負傷落水不能起也或曰虎中鎗熱甚故就取涼傷發而斃也虎食兔入口卽沒虎食雞與鳩雉則入口上下嚙一再合卽仰噴剩羽如散花雨周圍丈餘雉五色文散飛最可觀

傳說虎欺人畏故不傷醉人不食孩童非也醉人必醉甚行路欹斜不定虎始不食蓋撲之不准也至于孩童則榜里有隣見兄弟友出門就廁其兄年十三四踴則

上其弟九歲立檐下見有若松毛一團者擲而前弟畏縮就其兄旁曰是何物耶兄曰松圍耳虎前棄其弟而攫其兄去明日迹血尋之衣履處處散遺拔起小松根數十株蓋其兄忍痛手迹也至血痕憫處而止蓋已食盡而草上血亦經吮過矣

虎飢亦食蔬菜樗里有女子與其嫂在樓煨芋食棄芋皮窗外姑偶憑窗見虎吮芋皮盡則仰以俟嫂懼多煨芋以皮給之恐其躍上也姑欲閉窗則伸手出怕虎起攫手坐待則眼見嫂芋將不繼乃試以全芋投之虎一吞而盡姑曰吾得之矣若不畏熱可圖也乃燒鐵錘透

紅以芋皮裹之芋皮著熱鐵卽粘試投之則虎仰頭視
既久見擲物接而吞之吞後則躍去後二日里得斃虎
爪自裂其胸見骨

傳聞虎不再交亦非也虎獨處其有兩者必牝牡也其
有三四五者必虎母子也子大則牝牡母子皆鬥而仍
獨處矣大槩月大暈夜虎乃交在半夜後來日必起大
風鄭少時嘗聞兩虎互鳴不知何故一夕宿嶺上寺樓
聞兩虎鳴甚遠聲聞林外窺之則月濛濛暈矣有物一
堆上白下黑如土阜搖動久之其下者猛吼震谷蓋其
竅初合牡者痛而驚躍也晨起則兩虎在土阜上互跳

交撲久之始散是日寺僧不敢啟門踰月早起見隔牆此白黑二虎抱躍而起既落地則兩釋矣其明年則有四小虎同行或曰虎交一躍則得一子四子皆一交所得

鄭晚年當七十後必持一雨傘行梘鐵自衛常曰吾遇虎一則俟其撲而左右避以梘抵其腰能令不再起撲吾遇虎二三則張傘而旋轉之能使虎疑不敢撲吾又數年鄭往隣村看社戲肩傘歸中途昏暮虎突起道左鄭避撲不及墜崖下急坐起張傘伺虎不料虎亦墜下壓鄭身上傘施轉如輪虎蹲鄭腰腿間凝視傘轉鄭急

取所佩鐵刀以右手斫其尾間左手拔其陰虎方疑傘
又驚觸其陰躍起力猛斷其陰寸餘鄭據地手不釋傘
幸隣人看戲者羣過呼扶以歸而鄭力竭矣越二日死

鬼請上任

侍御沈立人名孫健京邸卧病十餘日謂所親曰有朱
衣人從空下中庭謂直隸保定城隍神缺當命予攝予
以老父在南妻子無託子然單身客死可憫乞朱衣人
善爲我辭而另選焉朱衣人去而復來云謂爾父以庶
民受侍從封誥已榮甚有弟在不至失養子已游庠復
何慮苟召人而皆辭將無可召之人矣朱衣人語如此

予殆不望生若爲我治後事所親多勸慰謂是病譫語耳然沈自是不復作聲藥飲皆房凡三日更定後車夫宿門下聞扣門聲甚喧問之則曰請老爺上任車夫嫌其錯打門也令別尋門戶去叩門者云的是汝家車夫云我家老爺是京官十年不出城現在卧病那得上任叩門者曰非外官也吾曹是直隸省城隍衙役明日新官上任長接在此你家無人管事并不打點一些行裝犒賞所以告與汝知車夫大恐縮頸被底睡不成夢四更後但聞沈從內呼從而出肩輿扛梢觸門有聲警效宛沈也聲漸遠始聞侍沈疾者吳聲明日車夫以告沈

所親始知前日語非謬

通幽法

南塘通判顧梅坡說張天師有通幽法有不白事能遣陽魂至夜臺召鬼問話鬼如何語卽借人口出之其人不自知也必愚笨人方可使梅坡曾親見五十六代天師時有法官某失所司俸銀五十兩求之不得愧恨自縊死旣死所失銀仍不可得主人乃用通幽法令水夫某立門檻上噴水貼符百餘紙幾滿身矣眼耳皆貼符唯不貼頂與口水夫初猶身動繼則不動如鑄少頃出聲則抵冥府門見某法官肩梁帶繩在冥府門外立候

發落見水夫至則曰收歸告天師銀則所私變重某置
地板下天師遣人揭看果錙銖不失因問爾肩何梁則
云縊死鬼皆負梁連繩不能脫甚苦其重惟陽間爲之
作法事方能脫否則不脫不能另投生也望天師慈悲
爲作法事天師許之忽傳冥王諭天師府法官知道爾
等屢以細事動擾幽明來使責二十板後當戒絕否則
且獲重譴水夫方僵立忽作屈身狀呼二十滿而起仍
僵立冥語皆水夫口述天師如問供狀水夫隨問隨答
問畢水夫忽云本府門神不令人則作法者忘焚飭門
神一符也既醒水夫覺足力乏甚問冥事殊覺覺但覺

去時貼符漸多則身上束縛漸緊爲寤兩脇逼甚覺魂
從頭頂迸出痛不可當其歸也仍從頂上入滿身舒快
如釋重負如倦極之得眠也醒後臀有杖痕色青久始
褪自此法官不敢輕用通幽法

喜婆

越郡城有惰民巷者居方里男爲樂戶女爲喜婆民間
婚嫁則其男歌唱其婦扶持新娘梳妝拜謁立侍房闈
如婢新娘就寢始出謂之喜婆能迎合人男女各遂其
歡心服役民家有常主如田之有佃得自相頂替賣買
皆有契券事婚嫁祭祀外常時則以說媒售衣錦爲業

有某公子者少年好游一日其素所暱喜婆來告
某日郎可至我家當泊具相待公子如期往則曰請俟
之尙有佳境公子未解也謂是狹語耳少頃有與女客
至門入見之則少艷也衣飾整麗年二十三四喜婆旁
通言語坐定進茶具喜婆出反扃戶去公子喻意乃返
少艷不峻拒也歡畢問姓與住處皆不荅求再約則曰
視線盡未耳啟幃出則喜婆已啟扃入矣爲整妝擁之
登輿去公子固問喜婆以少艷姓氏則亦堅不洩也後
一年公子觀水嬉則畫船中其人在焉珠翠滿頭婢媼
侍側喻意以目無何舫摩娑擊一見而散不可復識矣

懶淫

獷性淫吳越小家女人多於水中洗褻衣懶食之久能爲異迷人雌者多就異類交爲異則迷惑男子亦不遠至魅死其雄者聞少婦褻衣氣輒纏繞不去雖眾逐擊之至死勢不疲辛亥十一月蔡村人娶婦客散婢僕各就寢郎醉先睡新娘閉戶解帶則有物繞兩足間作鼻尖口涎狀新娘駭怪性頗慧不作聲密啟戶告其姑知是猶怪新娘歸房則懶在門跪俟隨新娘繞足如故移時翁姑結僮者十餘人各持一燭一挺入房卽扃門守定見獷其擊獷上床則上擊落地則下擊走几岸則聚

擊屋無完器而獺已聚涎斃于地矣毛黑如墨身長一尺五寸勢長七寸與人無異而肉棱甚大到其皮售值足償所毀器物其肉腥不可食或曰獺肝髓入醫經其勢異若此可爲房中藥惜醫經不載而村人皆不知也

虎困藤斗

樗里王姓童子攜藤斗籬米時暮雨過溪邊木橋童子卽以斗加頭上手扶木欄過橋有虎在橋下伺前咬童子頭得其斗而去童子仆地謂是人所推跌梓其斗而云也明日山中人見虎狂走徧山則虎啣藤斗不可脫

也虎口合則藤斗隨合虎口張則藤斗隨張斗塞滿口
藤性勤絲絲嵌入虎牙縫中虎性躁不可耐走三日而
伏斃于山中頭猶仰張其口猶含藤斗也

甘公入夢

甘家宰

波來

余已未座師也其孫立功某科翰林典試

湖北卒于貢院後其季父廣作漢興道監試秋闈夜臥
床上夢立功塞帷入驚曰二叔在此耶道臺亦驚醒問
之旁人方知所居之處卽當日主考停棺之所也

續新齊諧第七

續新齊諧第八卷

隨園戲編

尸變

鄞縣湯阿達在京其兄來而不禮或問之故曰廿年前曾與兄守一鄰女之尸兄下樓取茶阿達慕尸之美有邪心看之良久尸忽立起繞案逐之阿達至門想走而門已外扣蓋其兄上樓時見尸相逐故畏之而扣門也阿達跳窗走尸不能跳阿達暈死瓦上尸亦僵立不動次早家人上樓視之兄亦僵立乃耳米篩降尸而殮之隔三日阿達從市歸白日見此女置其不良阿達入城

再人京至今不敢歸

鬼買行頭

杭州線店施三聘死後無子妻以其家資轉嫁某三聘到冥府告狀冥王不准施商之判官書役云婦人轉嫁不取夫財則我輩無可辦也你妻取財而嫁則你有錢與我輩我輩拏你妻來雖老爺得知亦無大罪但你須攜銀子來買陰司行頭才好去嚇後夫并可以取汝妻之魂施如其言渡江到本家偕取冥資四百作使用後夫家聞炮竹放則鬼叫見溺死者縊死者皆行頭所爲聞十月以後有新死木匠鬼來督役云此人力能取汝

妻之魂匠果斫其床截其足妻果叫三日而卒後夫取用之資醫藥棺槨祈禱之費適如其帶來之數

韓六三事

後又細一事

錢鋪葉姓十九歲病廿餘日忽起跪數日自言曰我山陰活無常韓六也今爲冥役生前與汝叔好汝壽未盡以幼時背後罵小寡母受冥譴然尙可挽回須爾叔一行可俟我本官後口外出拜客時至獄廟前東首第一位判神前焚蠟虔叩當爲爾囑托內幕挽回但入廟不可聲張何事只多焚楮錠可也翌日韓復至曰爾叔可集客作保狀立時焚之我當資去爲爾關說爾叔明目

午時來母候我主歸焉至期葉叔往廟拜禱韓已先至家通信令葉起跪曰狀已入大費周章內幕已批定矣但需費八百爾叔自有知驗試問麻雀何自來乎葉叔歸果云拜時有雀拂帽過甚奇葉病遂愈

清涼橋賣炙糕媽媽之子某爲縣役庚戌夏攜所服青衣歸有同役徐失其青衣見某問其衣是否某忿其誣已竊也罵之翌日同其母所謂炙糕媽媽者詣府城隍廟置香爐而詛之且罵神不靈時有他役葉李孫三人見而勸止之事已寢矣九月間有同役程姓者死辛亥年正月十四夕某看燈歸忽仆及曉面青云被某官掌

青歷速被逮至冥時冥王判斷程姓爲竊衣已奪筭今
補枷矣徐某偶一問及原無罪葉李孫三人以非已事
肯踴躍爭先排難解紛戒人勿瀆神明各增口福三年
某以微嫌褻賓神祇既掌責仍發陽官責四十板又云
皆是韓六與他料理釋回及開篆後某果以公事官責
如數葉老矣李孫中年人今皆無恙

戴七亦山陰役好嫖賭輒月餘不歸其妻某氏托其隣
王三寄口信云要錢米度日王三尋見戴七狹邪則戲
云爾在此貪花爾婦有信爾無錢寄歸爾婦亦要養漢
矣戴七信以爲真曰伊婦人乃與王三作此言伊必奇

故是夜二更歸急叩門婦披衣起開門怒其久出故作色不語而入室臥戴以爲有所私在室也提燈遍燭之不得坐而疑之適有吳某者亦同役過其巷偶磕烟灰於其壁者三聲其夫方疑謂是必有所約而至也開門逐之吳怪之急走戴逐里餘及吳各相視而散戴歸謂婦與吳私毆之婦方妊月餘斃是年冬王三病死辛亥正月初旬吳晚飯罷口噤遂絕音昏睡去詰朝起則曰我當往謝韓六我當往告戴七蓋噤時見兩冥差其一爲韓六也攝至冥司見王者煖帽如顯官服譏王某以口舌戲嘲釀人命壽既盡當杖四十枷三年

吳以非法飲食之灰不應夜深磕人門壁戴既開門出
尤不應急走戴既逐里餘相見亦當說明其故以釋疑
吳當奪筭半紀掌責百二十戴游蕩不歸以疑殺妻當
得絕嗣窮餓檢冥籍戴已有子七歲命五鬼攝取其魂
且云韓六請講詞與伊聽需費八百乃詣韓家焚楮謝
戴聞之駭挈子叩禱于神第三日子無病猝死吳面止
掌痕四閱月而青褪

鬼買缺

山陰戶書徐某病見其故兄來曰吾已爲爾買缺於冥
府矣死可仍爲冥判書吏無苦也旣而有縣役已死視

姓者亦來謂之曰爾可不死但以重資付我我能爲爾
彌縫某許之旣去其兄復來謂之曰曩祝姓蓋欲謀買
爾缺耳且賺爾錢爾壽數有定求不死無益徒自棄此
缺耳徐某曰吾已許祝姓矣奈何其兄曰冥司事如人
間此缺尙隔年月此時不過預定期約耳祝姓尙可回
覆未晚也徐曰然則何處覓祝而覆之其兄曰余能往
翌日則其兄與祝同來聚而議之祝果爲買缺謀也與
徐之兄爭先復有故鬼某某者同至爲之平其爭議令
五年後此缺出讓徐某先補候徐某五年吏滿再令祝
頂補祝允諾旣而祝又來曰吾不及待也當改圖他缺

去徐某病亦漸瘳此乾隆辛亥年事今徐某無恙此事
山陰書吏皆能言之甚確實也

溫將軍

俗祀溫將軍道家謂之天蓬神釋流謂之藥叉神威靈
頗驗丙戌秋初山陰安昌里婁象甫由山西巡檢假歸
偶出訪友與途遇立話忽見其故兄敬甫至拉與路隅
密囑曰我家修宗祠事發矣賣地者之祖先鬼有周姓
者甚強初控土地城隍各神我已爲訴雪矣今溫將軍
奉上帝命往乍浦辦海劫一案親來海上周叩馬投詞
將軍已准遣副使神至宗祠會同城隍土地神勘地訊

供修祠本我兄弟董事徙墓事則爾實掌之爾當與質
訊爾可速歸沐浴更衣擇一室卧聽傳問囑家人無譁
尤戒哭聲哭則魂散不可復歸也此事爾無恐諒城隍
土地亦當調護必不肯翻案也我爲爾冥助可多焚冥
鏹及抄周姓賣地契焚之象甫在路隅切切私語並無
人與對其友怪之象甫語畢徑歸沐浴更衣入書室局
卧其家人從窗外聚俟靜以聽之更餘作聲皆質供語
也且促家人多辦茶具獻客至百餘蓋尙嫌不足五更
客去象甫晨自啟扇出說所訊事則買地建祠時曾遷
棺十餘具象甫給資與傭而傭忽畧遺周姓祖一骨既

遷後始視地得骨惧主人責潛棄骨於河周因冥控不
休且招諸遷椁鬼全詣溫神控告神命城隍查骨下落
則在水中宛然也神謂周子孫受錢願賣地遷棺喪復
給有工錢以建宗祠且有簿券原無罪過周裔寥落其
子孫賣祖墓原本不合但已貧窮無容再議王傭受值
而移骨潛擲水中咎實難追伊祿已盡付厲部攝之周
哭而去周本同邑人生前有軍功妻不肯言其名是年
乍浦潮灾漂溺數千人溫將軍之奉使其言驗矣妻穉
厚人今年八十有三矣尙健行不攜杖

鬼請喫烟

談竹蒼名震德清人乾隆乙巳夏寓蘇覓館偶染傷寒發熱數日甚形委頓昏瞢中夢有青衣人手持一卷至前曰喚汝去談曰何人喚我曰閩王喚汝談聞言心悸不肯同往青衣人遂將手卷打開中係黑紙白字如今之法帖狀談不覺隨行至一處見有官坐案上旁立書吏一人似論公事互相爭執者談至案前吏曰汝是談師爺麼曰然曰所言者卽係汝事談心懼回身走避復至一處見一月洞門遠望門內有堂屋甚軒敞排列几案十餘張俱有冠帶人上坐若會審案件者中坐一官金面形狀可怕談不敢進青衣人從背後推之已至案

金面官問曰有嚴姓在我衙門告爾談曰告我何事
曰告爾奸夫淫婦談曰並無此事金面官卽令鬼卒將
犯証帶來遂有囚車十餘輛推至堦下先喚男犯一名
見談曰不是此人後有女犯遙認曰人雖不是面貌倒
有些像金面官又問談曰汝認得倉米巷佛婆麼談曰
並不認識金面官卽令青衣人送回陽世車中女犯尙
招手謂談曰何不到我處吃茶去談不應而出至途中
青衣人于襪桶中取出烟管一根長僅五寸請談吃烟
談心知是鬼不肯取吃夢醒後汗透重衾其疾遂愈

李生遇狐

歎有李生聖脩美丰儀十四歲讀書二十里外巖鎮別院一夜渴二下生睡覺忽觀麗人坐榻上相視嫣然年可十五六生心動手挑之亦不拒遂就燕好每宵飄然自至常教生作詩填詞并爲改削間輿論時文則愀然不樂云此事無關學問且君科名無分何必耐此辛苦由是兩相酬唱頗不岑寂數年迄無知者會有楊生者生中表戚也亦就院中下帷與生齋僅隔一壁常怪生旣昏卽閉戶一夜月下楊生潛于壁隙窺之見生方擁麗者坐急敲扉入遍燭寂然問之始諱次夜復窺如前狀并聞笑語之聲心知爲狐遂奔告生父促生返而狐

隨至其家他人莫覩惟生見之舉家慮爲生害一日生
嫂詣生家大言責曰妖狐豈無羞耻強欲奪人壻况吾
家小叔幼已訂婚某室他日入門誰爲嫡庶是夜狐泣
謂生曰嫂氏見責其言甚正不容不去今永別矣生爲
泣下留之不可兩相唏吁于枕畔聞鶯唱遂下榻而沒
李生工詞律善舉棒皆狐所教也聞狐所贈詩詞極清
麗情傳者未記此新安洪介亭所說李亦自言不諱

仙童行雨

粵東亢旱制軍孫公禱雨無驗時值按臨潮郡途次見
民衆千餘聚集前山坡上遣人詢之云看仙童先是潮

之村民孫姓子年十二與村中羣豎牧犢嬉于山坡一
兒戲以拳擊孫氏子方擊去忽孫子兩脚已離地數尺
又一兒以石擊之愈擊愈高皆不能著體于是羣兒奔
說哄動鄉隣十數里外者俱來譚觀其父母泣涕仰噴
童但俯笑不言制軍聞是異與司道羣官徒步往觀仰
視一童子背掛青笠牛鞭插于腰際立空中制軍方以
天旱爲憂便祝曰爾果仙乎能三日致雨以救禾稼當
祠祀爾童笑而頷之頃之浮雲一朵迷天莫覩制軍亦
登輿行俄大雨滂沱數日內粵境溢報得雨徧滿溝澤
制軍于是命塑其像遣畫師赴其家使憶而圖之童父

母菴愚農也苦難形容其狀雖易展幅莫似方無計聞
忽童自空而下笑曰特來爲繪吾面目遂圖而成之父
母將挽留之倏失所在遂塑其像于五羊城內三元宮
題曰羽仙孫真人香火甚盛此乾隆五十二年五月事
歛邑洪介亭遊粵東親見迎孫童子像因詢其顛末恐
有缺疑他日當謁補山相公証之

金能退鬼

乾隆己酉年常熟縣爲敬公民人某於二更時還家忽
見穿紅褲黑靴者持火把當街立自腰以上不見某避
入親戚家中物卽追之而至因取銅盆擊之化而爲五

大恐閉門入後汛兵巡船于船上見所坐人皆衣紅袖
黑靴知其爲妖也擊之以鎗每人皆化爲五少頃河中
盪然矣晚間突入民家滿城不安敬公差人請顧公諱
德懋者來叩其所以顧曰試以鼓擊之怪愈甚及命以
鑼擊之怪遂退因曰此陰兵象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傳
合縣擊鑼三日始安

秀結直男

杭州富家子金挺之美少年也慕某女不得因有妖冒
作此女來魅夜必搜抱甚緊金卽下泄如注幾成瘵疾
避之他舍妖至覓之不得卽在空樓上東棕薦爲入瓦

鉢作頭巾山花披紅錦衣以恐其家人并時作喃喃絮語聲一日攜一斗大饅頭來上寫秀結宜男四字書法秀媚其家延顧安伯萬近蓬往視之萬云此蛇妖也修煉千餘年我已受菩薩戒不忍殺但可驅之去顧乃爲畫先天八卦書鎮貼萬但書楞嚴咒心六字治之妖始泣語小婢云我本揚州人爲訪妹而來因鼓樓被燬妹不可見偶見金郎貌美鍾情于此今蒙見遂自限期去但從此見金郎不得求郎所悅之歌童爲我唱陽關一曲足矣其家至期果以鼓吹清歌送之乃以線繡瓶袋一枚白鏹六錢賞歌童而去此壬子二月間事也

黑青畏鹽

于憲榮諸坊人言其地有殷家村在城外多古墳舊傳
墳中有怪物形如人而無質僅黑氣一團高可丈許每
夜出晝隱其出也遇人于途隔一矢地輒作嘯聲如霹
靂令人心震胆落惟見者聞他則罔覺也嘯畢以黑氣
障人至腥穢觸鼻暈絕里人相戒視爲畏途昏暮無行
者有鹽販某市鹽他所貪飲醉中忘戒悞躡其地時月
上已二鼓前怪忽突出遮道大嘯某以木桃格之若無
所損駭極不知爲計急取鹽撒之物漸遠巡退縮入地
因舉籬中鹽悉傾其處而去曉往踪跡見所棄鹽堆積

地上背作紅色腥穢難聞旁有血點狼籍此後怪遂絕
僵屍挾人棗核可治

尤明府佩蓮未達時曾客河南言其地棺多野厝常有
僵屍挾人之患土人有法治亦不之異凡有被屍挾者
把握至緊雖兩手斷裂爪甲入人膚終不可脫用棗核
七個釘人屍脊背穴上手隨鬆出屢試輒效如新死屍
奔名曰走影乃感陽氣觸動而然人有被挾亦可以此
法治之

量童子

褚氏遺書男子二八精通能近女八八六十四而精衰

然近日稟氣厚薄不同有十三四娶妻生子者似又難拘于定數也俗有量童子法能知其近女與否法用粗綫一根自其項圍頸一匝記其長短以線雙折從其鼻準橫量至耳長過耳者便能人道否則猶童子不能近女也

靈符

萬近蓬言聞胡中丞寶璣病劇時忽語家人曰明日慎閉吾戶勿喚勿入也如其教明日日將暮亦不喚啟鑰夫人疑之自往從穴隙窺見房內列三桌南北相向南向桌上有一人頭大如十石發金目巨口灼灼參動北

向桌上中丞坐與相對桌上列紙筆方握管似與問蒼
欲作書狀第見口動亦不聞聲遂大驚排闥入中丞懷
筆而起曰汝敗吾事矣不然可得尙延歲月然此亦天
數也速備我身後事三日內當死已而果然究不知此
大頭屬何神怪時張六乾在座乃曰此名靈符文昌宮
宿也凡有文名才德者喜往依護昔朱紫陽註四書每
見之而文思日進後能招之來麾之去遇疑義輒與剖
晰中丞益欲召之來以祈祿命不意爲婦女所敗予因
詢其出何書云朱子集中序上載其事因記之暇日尙
當檢集以究其端末也

吞舟魚

凡出海客輒市字紙灰包載以往云洋中多怪風及一切水怪或吞舟魚投灰卽去有離賈業海運載鹽滿舟而往一日忽遇吞舟大魚吸浪而來舟中無字灰卽以鹽包投之吞吸數十而去後數日聞有大魚死灘上腹中殘包猶未化始知食鹽而斃也

雞毛烟死蛇

李金什言雞毛燒烟一切毒蛇聞其氣卽死凡蛟蜃屬皆然無能免者况不知相制之性何自而然或曰此易知耳凡蛟蜃與蛇類皆屬陰雞木南方積陽之象性屬

災爲至陽故至陰之類觸至陽之氣無不立斃此正陰符經註所謂小大之制在氣不在形耳

蛇箝

浙江衢州常山縣有名山石壁山麓有寺曰石壁寺山下溪水匯注民田皆枕山開陌土中產一物如松毬如荔支大亦相等外皮亦如松皮色紫碎內如瀝青狀入火燒之化氣而走彼處土人皆曰蛇箝詢其義曰此蛇入蟄時所含土啟蟄後吐棄於地故名按此乃鉛汞之苗所結故見火則飛非蛇所啣之土土人蓋不知耳

番僧化鶴

宮中丞爲滇藩時西藏有僧二人來滇一老者望之可
八九十許云已三百餘歲一差少望之可五六十許云
已歷百二十歲宮館之省城隍廟旁舍東廊中不飲不
食人與之食亦食啖可兼人朔望宮必招僧入署設饌
與食僧輒傾諸餽餅一器內和飯手搏而食盡一二斛
歸終不飲食月惟兩餐而已暇輒市民間小鐵器物轉
售覓利得錢必買磚積廊下人怪而問之亦不對一日
少者他出老僧忽以磚周疊門戶扇固其室俄有火自
內發人爭往撲救不得入烟燄蔽空有白鶴一隻破烟
而出熄後撿其遺蛻瘞于塔院少者迄不歸更不知何

往

謝珍格物

謝珍字紫璋武進人遊幕來杭性倜儻好客有奇才平
居頗精藝事窮格至之學一日嘗語人曰古人制物精
意雖日用小物亦有至理寓焉如箕箒除穢之器人多
忽視不知箕插綵花于角可降紫姑箒掃雞雛之背即
成反毛疫疾焚蕡箕烟能却鬼冬瓜見茗帚風則易爛
此皆有感應類從之理予因指其座右取火刀石器曰
此亦有理乎曰金石之屬皆感土火之氣凝結本屬同
類賦質並剛鐵擊石則出火以應之施其所畏也故火

方忌撥火撥火則擊石勿利火石如出火少則納水中
一二日出之則取火必多其故何也蓋金爲水母撥火
則枯性枯則質鈍火石之火分周四體外剝既甚則火
藏石心不易透出用水激之中藏之火靈出于外故擊
則多火試之良然

烟龍

張寧人言其鄉耆善食烟手一竹管長五尺許已三十
餘年矣忽有道士過門顧張所持烟管曰君此物得人
精氣久已成烟龍療法者有效他日有需者勿輕與一
日果有典商來云其子患怯症知翁有舊竹烟管乞市

乃以七十千價截半尺許去其子服之療蟲積化
紫水而下他日又過前道者于門出殘管示之曰龍已
傷尾尚可活須再食十年乃可作還丹藥也求其法但
笑不言徑去其竹管至今猶存張曾見之果光澤鬚髮
畢照夜懸壁間一切毒蟲皆不敢近

形交氣交

諸城劉上舍怡軒言凡鳥外八竅內亦少大腸止有小
腸其糞溺于後九竅者大小腸皆全故獸亦分前後陰
出入也趙依吉曰鳥之腸一何以知其爲小腸而非大
腸也曰凡人大腸通於後結於肛前陰爲小腸之頭以

通溺獸亦然獨鳥以小腸在後觀鵝鴨相交前陰突出
于後非小腸何也大凡鳥之區嘴者以形交有陰物相
媾尖嘴者均以氣交無形氣也此言可補禽經所未備

蜜虎

蜜虎蜂類形如蠶蛾首有斑點鼻上有二短鬚口有黑
絲如鐵線常捲縮或云此鼻也入花叢採花輒伸黑絲
入蕊心鉤取猶象之用鼻然蜂採花用足蜜虎用鼻又
各不同諸城王氏僕名王三曾治庄田數十畝云此蟲
山東最多大爲農患土人呼爲古路哥子身有五彩具
細絨如蠶蛾尾如鵝尾鋪張雄者身狹小可入藥雌者

肥壯不入藥秋間腹中有子散子生蟲有數種其子產於豆莢上則爲豆蟲如青螻狀若相撲蓋則體上細毛盡落以油鹽葱椒炒食之味勝蠶蛹其食蜂也入其巢內用鼻絲刺蜂蜂中絲毒輒斃然後徐啖之蓋蜂針在尾此則在首在尾者屬陰在首者屬陽以陽刺陰蜂故不能敵也

滇南靈草

胡吏目什自滇歸言其地多產靈草近日有一種草名安駝駝四方購者如雲能煉銅爲銀又可治病彼處夷婦善爲媚藥以悅男其藥成必試驗乃用試法以二巨

石各置房東西兩頭相隔尋丈以藥塗之至夜則自能相合其藥亦以各草合成然則遐荒僻壤所產本草所不載者何限又不僅雞血藤膠爲近日所珍也

羊乳鹿

臨安山中產鹿清明前後生子其子必俟天雨方能走若無雨終不能行也土人覓得歸家以羊乳之長大使隨羊行走野性稍馴可爲園林點綴名羊乳鹿

多角獸

僧志定居天目言其山深處長亘二三十里榛莽森列無道路產沙木可爲枋斲猪多構巢樹隙爲木工所患

忽一年絕跡不知所往山民喜乃大縱斧斤有匠某入
一荒谷見一物爲藤骨死樹上視之狀如牛而形大逾
倍遍體皆短角長二三寸灰黑色如羊角數以千計頂
上一角紅如血長二三尺蓋巨藤多蔓大木此獸偶從
崖上跳躍而入角爲藤纏四足架空且藤性柔韌無所
施力卒致餓死始知豪猪悉爲所啖究不知此獸何名

江中黃布

張壽莊言有客行長江一日忽見江面浮一物似黃布
衣被狀隨波游泳猝不能細辨呼舟子視之內有舵工
大驚失色曰此物出必有覆舟之患奈何急將船上蓬

桅悉去惟剩船底令客安坐以待措置甫畢果陡然風
發出入危濤中卒幸無恙他舟有未備者俱遭覆溺詢
其故蓋其父昔亦見此遭難故知之然莫知其爲何物
也憶賈文琮老於賈舶曾言江行有大風必先有風旗
出水面或卽此歟

水占

和州含山有程姓者幼失明路遇異人授以占水法爲
人決事多奇中有法迴與他異用水一盂虛書符訣于
上置案間有頃則水面泛起泡沫結而成字字已更泛
他字有未識者復泛如前如此數十次或成詩歌或隱

語對答無不決人隱微

九尾蛇

茅八者少曾販紙入江西其地深山多紙廠廠中人日將落卽鍵戶戒勿他出日山中多異物不特虎狼也一夕月皎甚茅不能寐思一啟戶玩月瑟縮再四自恃武勇尙可任乃啟關而出行不數十步忽見羣猴數十奔泣而來盡擇一大樹而上茅亦上他樹遠窺旋見一蛇從林際出身如拱柱兩目灼灼體甲皆如魚鱗而硬腰以下生九尾相曳而行有聲如鐵甲然至樹下乃倒植其尾旋轉作舞狀每尾端有小竅竅中出莖如彈射樹

上猴有中者輒叫號墮地腹裂而死乃徐廣三猴曳尾而去茅懼歸自是昏夜不敢出

蠍虎遺精

蠍虎卽守宮劉怡軒云其遺精至毒人悞食之不得見水倘有水一滴在體不拘何處卽能消化人骨肉成水曾有江南民人有二兒自塾歸其母以乾冬菜蒸肉脯食之時正暑兒食後洗浴久之不出怪而視之則盆中惟有血水骨肉皆銷索盡駭不知何故乃檢所存積乾菜罈內有大蠍虎二相交于上其精溢菜中始知菜取以食兒其毒至此然考遵生書云夏月冷茶過夜者不

可食守宮性淫見水必交恐遺精其上古人亦未嘗言
其能化人筋骨

皖城雷異

乾隆五十六年八月初一日午刻有黑雲自東南蔽江
來去地不數丈少頃雷電大作風雨隨至自午至戌未
霹靂數十震房屋動搖電光一閃窗紙颯然有聲是時
人人自危莫測其變次早始知雷擊者凡十數處撫軍
署前左首旗竿劈去其半碎裂處爪痕如梳約深三四
分許火藥局前池中擊死大蛇一條約丈許其餘牆垣
倒塌棟折榱崩者甚夥漁翁游姓者前數日夢有乞藏

其家者翁辭以隘無所容早起卽見有物如獼猴狀爪
綠色約長二尺許踞屋脊上時移其前後屋瓦餘無他
異是日雷作鄰人見電光如金線數十條盤游屋上
屋旁空地老柳一株中空如竹雷揭其皮殆盡樹身迸
裂如橫置地上捶碎者然其中黑煤累累又如火焚想
其物被擊時逃匿柳中雷因擊柳取去然究不知何怪
也後數日有自黃溢來者云見日雷聲甚小有自桐城
來者問之不知也黃溢距院三十里桐城百里不同如
是

續
新
齊
諧

續新齊諧第九卷

隨園戲編

天后繡女

清河縣有汪姓劉姓閻姓三女性俱明慧貌亦清麗相似汪適王氏劉適閻氏卽閻女兄皆業儒閻適王家營某氏家頗饒乾隆五十一年閻女病甚謂其夫曰我與同縣汪女及嫂氏皆河口天后宮繡女因事謫降今期滿當還彼二人亦將同往矣其夫訪諸兩家汪與劉果亦病篤未幾閻死汪亦死閻母聞其女死而媳又垂斃懼甚急詣天后前泣禱曰妾女已死僅一媳倘死妾何

以生祈稍留以終妾身既而劉病果瘥年餘劉忽有身將產夜夢天后曰因汝姑老暫留塵世豈容生子耶以手捫之早起腹平如常人先是劉女自童時及適閭後每月必有一二日鍵戶終夜不容一人見有竊聽者如數人言笑達旦乃已家人固詰之終不言至是始知今尚存代州馮松濤寄居清河目覩之事

桃源女神

桃源縣鄭氏女生而端整寡言笑年及笄一日謂其母曰兒將某日死死當爲某村神其地當廟祀我母以爲顛弗信及期微疾數日而卒卒時端坐顏貌如生室中

聞異香雲旗風馬之狀家人咸隱約見之後數日某村
男女同日夢女告曰吾當血食于此爲爾等福居民以
爲神異醵金塑像號曰娘娘廟頗著靈異乾隆三十四
年事也女舊有婢李氏最親暱女爲神後每月必數召
婢去肩輿至廟昏睡終日醒而歸倘神欲留強歸肩輿
十人不能舉李氏嫁後仍赴召如常至五十一年冬李
氏謂夫曰娘娘命我臘月某日去去不復歸矣夫素不
信神諾之而已至日李沐浴焚香使人召其夫一訣夫
故不歸李恚曰誤吾時刻矣改次年正月某日夫歸聞
不死以爲妄至次年某日李又召其夫作別夫怒曰又

作狡獪矣竟歸視其死否及歸李言咲如常囑家事數語凭几瞑目而逝

安慶府學狐

乾隆五十六年秋祭前數日滌濯蓬豆預備祭品陳列明倫堂夜使人看守有副齋與夫田姓者素勇健獨任其事是夜微月田卧至三更覺來聞有人偶語開目視之見二人歷階上將至卧榻田躍起大呼二人徑前與鬪田奮力擒一人擲墻下大嗥化狐而去其二復鬪田又擒擲亦化狐去田以爲不復至因就寢未熟忽聞人聲甚衆且至矣急起見一叟鬚眉盡白偃偻行率少年

餘人喝令擊田田怒奮拳擊衆衆應手倒無能抗者
隻怒曰如此可惡因騰躍以首觸田左脇如中巨石痛
不可忍仆地不能起叟喝衆急曳至堂後左側柴房去
田念此去必無生理見堂右有大鐘懸架上因乘扶掖
出不意疾走架下以一手挽架一手拒敵叟怒甚以手
持田肘力曳之田懼兩手固挽叟力猛連架曳行數尺
鐘聲鏗然叟憚而止令衆狐就擊之自頂及踵無完膚
嘔血數升將曙乃去田亦仆不省矣天明執事者入見
之大駭以湯灌之良久乃甦具道始末乃知爲狐祟次
夜集衆十餘人守之衆不敢臥坐至四更無所見衆亦

倦甚甫就寢聞衆馳驟聲張目仰視聞老人曰某人在否衆排頭按驗曰無老人曰幸漏網矣去去遂寂然田卧病月餘尋愈愈後欲挾刃宿堂上復仇其妻力阻之乃止

湖南貢院鬼

乾隆丙午科湖南秋闈鹽州吏目馮名廷差委巡場第三場十四日夜馮與同寅李某同坐至公堂李方隱几卧是夜月色微明馮見階下有物長二丈餘腰腹如困通體皆毛兩目閃爍如炬自西文場出緩步入東文場馮素有胆不懼初見時低聲呼李李覺仰視大驚伏

棄物去然後起同入卧處命僕從同卧一室馮以李胆怯既卧故以手扣壁擊床恐嚇之以爲戲正喧笑時忽有大聲呼嘯良久乃已衆皆股慄以被蒙首少頃聞人聲轟然馮與李皆披衣起監臨監試兩主考皆起使人察問內外遠近無不聞者咸大詫異是時頭場薦卷已中定十七八兩主考覆加校閱黜落七卷後竟無他異豈因此七人不當中而致怪異如此歟

雷異二則

滁州某村有黃氏孀獨坐室中午後風雨暴至忽霹靂一聲左壁下諸器物皆移置室中離壁四五尺壁上白

泥厚不過三分亦離壁四五尺植立如堵絲毫不損嫗驚仆良久乃甦不知所擊何物其家亦無他異代州旅店中有二客同居一日早起大風微雨一客在土炕上以大瓦盆覆坐之一客坐門限上對語坐限上者忽仰見屋梁上有火光二寸如小蛇跳躍急呼炕上者視之其人未及荅忽霹靂一聲屋頂揭去一片衆奔入視地下一人僵卧一人在炕上堅坐不動就視之已死頂上一孔如豆初疑雷擊仰視屋瓦外飛不似自上而下者移屍視之見所坐盆底亦有孔如豆揭盆視之炕上亦然竟從地下起穿炕盆洞腹貫頂破屋而去地下者以

湯灌甦得不死

人變魚

從子致華作淮南分司解四川兵餉過夔州城道上人男女喧譁舉國若狂問之曰某村婦徐氏與其夫同床眠甚相愛也早起則婦面目髮膚如故也而下半身已變作魚形矣乳以下鱗甲腥滑口尚能言貌亦平整惟涕泣哀號云我睡時無他痛楚只覺下體作癢搔之漸漸起稜以爲將生疥癬耳不料五更後兩腳台并不能伸縮摩之已作魚尾矣今將奈何夫妻相抱大哭致華遣家人視之果有其事因官程緊迫不能逗留不知報

官後將放諸江乎抑養之家乎不及問矣

韓昌黎稱老相公

韓文公爲貢院土地庚子歲有嘉興秀才陳效曾者先
試前數日入廟廟祝令拜生曰昌黎者何拜之爲學不
足師文不足師祝強之大詬而出試畢歸家而死歛數
日矣其妻懼與小姑合被而寢夜半小姑登廁忽見兄
排戶褰嫂帷帳而入嫂奔出姑大呼家人湊集而嫂之
聲音狀貌儼然兄矣大聲曰我效曾也身何在家人曰
殮矣狂奔至棺所扣棺而哭曰我得罪老相公相公之
門人家僕鎖我廳事俟老相公科場事畢當放我昨老

相公放榜出責我二十板我得歸何驗我之速也又大
哭家人曰老相公何人也曰土地土地何人也曰韓昌
黎客曰昌黎伯也依今時稱謂當曰伯爺依家人稱之
當曰老爺乃冥中僅稱老相公

急淫自斃

京師香山某兵妻嫂姑同居嫂素淫於後門設溺桶伺
行路之來溺者其陰可觀卽招入與淫如是者有年矣
一日嫂姑同伺門隙有屠羊者推小車過巷就桶而溺
其陰數倍於昔之所御者嫂狂喜迎入至卧榻卽解屠
者下衣而俯就之姑旁坐視其事畢卽欲往就而屠性

續新齊諧
耐久自午至未甫了事腹中餓甚索飯急飯畢姑以爲
將及已矣亦弛衣摩屠者之具爲之吮呬屠具復舉嫂
曰屠性猛汝恐不勝宜再讓我姑許之同入床嫂顛狂
不休姑情急水流至踵怒嫂之誑已也往別戶自縊于
是姑之夫家訟於官以爲被嫂磨折故死而不知其事
之可醜也嫂之本夫街卒也歸家見其妻神色不寧被
褥污穢乃私自嚴鞫之始得其情而告于官此乾隆丙
午刑部福建司承審事也獄成以口供穢褻不可上達
比嫂以不應重律杖八十

照海鏡

宜興西北鄉新芳橋鄉農耕地得一物圓如羅盤二寸餘團圍外圈紺色似玉非玉中鑲白色石一塊透底光明似晶非晶突立若蓋賣於鎮東藥店得價八百文塘西客某過之贈以十千至崇明賣之得銀一千七百兩海賈曰此照海鏡也海水沉黑照之可見怪魚及一切礁石百里外可豫避也

穀佛

湖州沈書記號訥菴有穀佛一尊弄以玻璃之櫃櫃長半寸櫃下有座高二分許中藏大穀一顆長一分有半穀有芒亦長分許穀旁有穀睛明于赤日之中開一目

號之其竅漸大如門覷之久由門見堂由堂見殿現三寶如來像像高數丈纓絡莊嚴見胸前田字紋盈尺旁立文殊普賢陰深若聞人語眼少瞬歛忽不見仍大穀一顆而已據沈云此物傳留湖州某尙書家係明時利西公從西洋墨瓦臘泥迦州帶來者遂入中國彼國秋熟時此穀生田畝中千里赤荒門人王曇覩見此穀不知今歸何處

丹徒異獄

丹徒縣宰張名振綱者驥呼出門忽一物從空而下落轎簷上輻方迎風而趨物忽颯入衣袂中弼弼而跳驚

視之乃男子陰也僅長二寸許亟出縣命騶從捉之跳
不已觀者如堵於是牘歸貯庫遍訪此案不可得越一
月西門擔水王大娘者報某家婦姑殺人遂拘之亟訊
蓋婦姑二人先通一陝客某後又通一陳姓者因彼此
通姦後夫研殺陝客而支解埋之使其尸不辨男女故
割下其陰倉皇未收投之樓窗之外不料落在本縣官
轎中告知府同寅無不大笑者炤謀人律姑婦姦夫
三人一齊抵命

鬼怕討債

常州一貧漢死其房賣入富姓鬼作祟富者鎖之幾十

年矣後富者亦窮大屋賣去挪居之忽貧鬼大鬧索錢討索一家小大盡病時方冬盡房主負適最多債客登堂日夜號罵妖魅忽絕病者盡起至來歲債務稍清將賬目焚化鬼又白曰大詬曰我去年見討債甚多疑是多生前舊欠故而避之今閱所燒賬目皆爾家積負不干吾事吾何避爲於是拋磚擲火惡聲日甚而房主亦徙去不復住

蘭渚山北來大仙

會稽蘭渚山有蘭亭道院焉其院爲北來大仙所居北來大仙者狐神也初會稽陳賈少年時客楚喪資本貧

裏不能自給且病居廢寺中一夜有女郎至容貌都麗
衣服照耀皆明珠綴成者賈驚起女脫臂上釧贈之曰
知郎乏故來相餉也遂去明日又至如是數月枕席諧
暢情好日篤賈乃以金釧稍贖資斧理其舊業而女郎
亦搆新居料其家事且日致金銀珠寶之物不下巨萬
居數年賈家信忽至賈欲驕其鄉里又疑女郎爲魅一
日伺女郎不在家賈忽呼數百夫及僮僕等擔裝魚貫
而去女歸見一室罄空追賈至江口賈已歌呼振帆女
臨流號慟不得渡賈于是歸爲富人越十載女郎至呼
賈曰吾狐神也積十年陰德名在仙籍今汝負心已訴

天帝命江神授吾文檄到此汝宜死矣於是飛刀擲火
家不安枕百計禳之無效也一日女空中嘆曰吾因往
日情重至於此極使汝死恐天下有情人貽笑吾輩汝
家倘能大修醮禳擇名山安我神靈我仇且釋矣時蘭
渚山道士某道法素高爲設醮四十九日道士謂女曰
何不向我蘭渚山住女曰甚好但吾須住五百年纔去
由是遂絕今道院爲羅氏業羅氏爲之塑像甚麗而女
亦歲時夜出與世人談論云

喫腎囊中舉

杭州士人於文肅祠祈夢甫睡一厲鬼與一腎囊至大

如癩曰欲中舉當食此否則不中士子懼勉食之初噉
味甚甘如櫟子片時將厚皮四面食盡獨腎丸二枚齒
決不可下鬼曰棄之汝已中矣士子喜然自此下場屢
斥忽乾隆癸卯榜發士子中魁始恍然解悟蓋浙中呼
腎爲卵鬼者癸也卯去核卵字也

楊老爺召穩婆收生

嘉興鄉鎮間祠楊老爺神多靈驗穩婆阿鳳者以收生
致富遠近生育之家必延之至始無難產忽雪夜有人
叩門問何來曰冷水灣楊府生公子主人命來宜急就
船鳳襲裘同僕下船果至冷水灣第宅嚴麗進門主人

臨軒而立見鳳來喜甚命僕導入後堂則產母方卧床而呼衆媼婢執燭而立皆慘然曰吾夫人產四日矣鳳眴視之蓋賜盤於胎急不得下也以法救之胎應手而出報主人主人贈金元寶二挺鳳納之曰後三朝吾當來時天大雪而房中熱氣甚逼鳳解衣從事及出門就船始記有外衣未著歸家天已明視元寶則金紙鑿成而皮衣已送至家矣由是鄉人爲老爺作三朝行圍盤釵果之禮迎各廟諸神來賀

溺壺失節

西人張某作如臯令幕友王貢南杭州人一日同舟出

門竟南出門借用其溺壺張大怒曰我西人俗例以溺
壺當妻妾此口含何物而可許他人亂用耶先生無禮
極矣卽命役取杖責溺壺三十板投之水中而擲負南
行李于岸止揚帆而去

三虎索命

元撫軍展成生二女皆有國色一嫁李敏達公之第四
子星曜道臺一嫁臚少司寇之子守謙大史乾隆壬子
春余與大史相遇虎邱偶談往事曰異哉吾妻之死也
結縢之後琴瑟甚調將及三年忽一日閨中置酒向余
作訣別狀曰我前生獵戶也曾殺三虎虎魂不散要來

索命今我懷孕矣明年分娩之期正值寅年寅年屬虎我其不免乎問何以知之曰昨夜夢中有神人金甲而虎冠者告我也因所殺三虎中有二虎俱曾傷人故上帝不准報仇其一虎未曾傷人故准其索命言畢涕泣不止逾年果以產難亡

梁相國解夢

梁文定公病篤夢至一處宮殿瑰竅坐客皆非所認識喬公談久忽想吃烟苦無火或指一殿曰此中有火中坐神人招梁曰且緩吃烟我有一對君對之書三代之英波繼秦七字梁驚而醒召諸門生來視病爲解之俱

不能解良久曰我不起矣三者三中堂實也英者英中堂廉也泰者伍中堂彌泰也三人官與我同而俱死矣我其繼之乎速辦後事可也越三日而薨

齋猴

天目山多猴要往齋猴者先往韋陀廟燒香通陳某日來山齋猴寺僧爲掛牌曉示臨期主人買饅頭一千鋪在廟外地下清晨羣猴畢集有一極老者白鬚尺許飄飄偃偃而至旁有二猴亦白鬚老者扶持而來羣猴跪迎老者南面就地坐羣猴拱手亦坐寂然嚴肅不敢譁二侍者捧饅頭獻老猴老者食然後羣猴共食食畢向

主人义手拜謝而去梁履素孝廉親見其事余欲往施
齋而以路險草深不果往

狗熊寫字

乾隆辛巳虎邱有乞者養一狗熊大如川馬箭毛森立
能作字吟詩而不能言往觀者一錢許一看以素紙求
書則大書唐詩一首酬以一百錢一日乞丐外出狗熊
獨居人又往一興紙求寫熊寫云我長沙鄉訓蒙人姓
金名汝利少時被此丐與其火伴捉我去先以唾藥灌
我遂不能言先育一狗熊在家將我剝衣捆住渾身用
針刺之熱血淋漓趁血熱時卽殺狗熊剝其皮包在我

身上人血狗血交粘生牢永不脫落用鐵鎖我以騙人
今賺錢幾數萬貫矣書畢指其尸淚下如雨衆人大駭
將丐者擒送有司照探生折割律立杖殺之押解狗熊
至長沙交付本家余按己未年京師某官姦僕婦被婦
咬去舌尖蒙古醫來命殺狗取舌帶熱血鑲上戒百日
不出門後引見奏對如初元某將軍入陣受刀箭傷無
算血湧氣絕太醫某命殺馬剖其腹抱將軍卧馬腹中
而令數十人搖動之如食頃將軍浴血而立皆一理也

雷屑

吳人蔡鳴西與徐佩玉中表也二人之弟自楚同府載

亭蘇歸乾隆戊寅九月十三日夜泊九江雷雨大作蔡
怯懦蒙被卧有銅飯器支爐上震搖欲墮徐起移置見
電光直下森逼雙眸大雷一聲船柁拔去水溢入舟人
齊起牽挽就岸昏黑中互搬什物天漸明見徐頂心挿
一木長約三四寸圍寸餘羣相驚問徐徐不自知毫無
痛癢宛若生成怡然墜不可一刻耐隣舟有人善符咒
曰此雷屑也無罪而誤觸者予能拔之徐甚喜察慮或
妄鳴諸縣尹尹至江干審視其人書符于徐頂口誦訥
訥舉手一拔木隨手起復以小黃紙符書貼創處木入
於頂者寸餘尖銳如錐或云能辟邪魅尹以爲當存案

遂攜去明日頂上紙自落完好如初奇情奇事奇技奇人何所不有

牛漢水

臨武縣水多激險東南三十里地名牛頭漢因山相形而名也產魚繁水勢奔驟難施罾網率用白鵠糞投水則魚皆僵浮水面或駕小舟或裸下體沿流檢之一夕兩人赴飲歸緣岸行見水面浮巨魚一人喜謂同行曰曷稍待吾攜此魚來遂脫衣入水久之人與魚皆無聲訝其溺矣急尋村中素善泊之張某丐其入水相覓約以若干金爲酬張許諾索酒飲立盡數斗醉若不支踏

小船至浮魚處翻波而下越數武或起或沒如是數次
奮躍升岸云見一匹夫坐沙中見人至輒移去快取酒
飲我當再往攜與俱來又盡數斗復入水少頃波湧見
張擒一人髮踏波登岸擲於地以掌批之曰你累我往
返數次費如許力實可恨打得該否旁觀力勸始解脫
其人已死卽昨夕求魚者酬以所約金張笑曰我兩番
痛飲腸味已充倘挾是術以騙人金又何異迷人之水
鬼卽搖頭舉手而去張殆奇杰之士而隱於水者乎吳
門顧若蘭村是日過其地親見之並云土人稱其下有
龍宮向一幼童誤墜水至一官署問坐二人對奕狀怪

似蝦蟹見童訝之詢其故送出水幼童今現存年甫三十餘嘗向人談此異

陰陽山

川東新寧縣之南鄉地名火石嶺有唐姓者茹素誦佛經年五十餘忽無病卒越四日胸仍溫家人不忍遽殮漸復甦進以湯粥遂更生語家人曰我前日偶出門外見一道人布袍跣足呼與同行覺此身不能自主行數里聞水聲奔騰須臾至一河寬廣莫測巨橋凌空橋上人見道人笑呼曰通靈來矣問何地答曰黃河又數里高山峻起問何山答曰陰陽山匍匐而升危崖盤駭驚

奇怪異氣色昏黯中間一徑僅容人行兩旁皆荆棘見
多人往來叢脞中如覓路狀皮膚皆爲棘刺所傷流血
號泣予懼而詢之道人曰人居心坦白公正無私者則
見此大道可行巧詐欺僞者則自投荆棘徒受折磨生
平不由正道之改耳山旣盡天日清明城郭在望道人
曰此太平城行人雜踏皆候發落者忽見一隸卒執牌
來呼曰且帶二十六人去道人亟招予入城城中衙署
甚多皆寂然頃至一署額曰業鏡司拉予由東角門進
立大堂簷下見石廊椅上坐一人補服頂帽前立一女
子年可十七八拽之泣冤脫視其人卽同鄉吳縣尹也

詢之道人曰吳作令時有陳氏女夫亡守志父欲改嫁女不允後訟於吳吳見皆美少年意其必合判歸之女竟自縊死今亦來候發放者少間聞呵噉聲一人升堂高坐方巾大服類道教裝兩房吏役祇候威儀甚肅潛問何官曰此宣府總政也道人叩見互相問答莫辨所云旣而帶余跪謁座上官曰汝在世曾誦經否應曰曾誦又曰汝誦何經應曰誦金剛經曰汝自是好人但掌摩訶如何念成沙摩訶因錯了一字罰去一歲今叫汝來快改過還汝十年陽壽去罷遂叩頭起立適前女子來叩見所訪果如道人語座上官曰汝該是這樣死從

案上擲下一物如方斗曰汝自看來女遂默然又曰汝
矢志守貞今奉岳主之命燕地投胎皇祚受祿去罷旋
退堂而雲板鼙鼓宛若陽官儀法同視右廂則吳亦不
見矣出平陽見有三十六人踳踳相向一隸至來持巨
扇煽之火焰騰起高數丈須臾火息三十六人仍在隸
又於懷出一珠大如卵置地上復以扇煽之狂風驟起
而三十六人已不知所往驚問道人曰冥府不比陽世
刑法只此陰陽火勦除惡類繼以罡風揚其渣滓落於
山則爲蟲介入於水則爲魚蝦行善之人別有善路去
也仍由前徑而還遇舅氏某負猪皮在背泣曰不幸

死於利川今且變猪矣及家中門道人竟去今乃醒不自知爲已死也遣家人往候吳果患病危篤兩手厥逆者數日今得霍然矣詢以女子事則果宰藍田時之案也未幾其舅氏之子來云渠父果於某日卒於利川縣事在乾隆二十二年四月間唐姓今尙存言之如繪吳乃康熙庚子孝廉仕於秦世居新寧縣後鄉予曾至其家子名霽邑庠生能詩文精岐黃亦曾備言其事

亡夫續婦到陰間見太公太婆

昆陵莊生家干旱歿遺婦陸氏于乾隆壬子卧病經夏至七月六日忽夢亡夫挈至一門廳事頗如舊家登堂

見舅姑咸在各各悲喜俄而屏後有髯翁夫婦扶杖出家千曰此太公太婆也汝未及見今宜祇謁氏如禮拜見髯翁曰孫婦初見我當有以款之其子以空乏對翁乃探囊出白金付左右俱與餽饌羅列方圍坐共食翁指盤中肉丸謂家千曰此味何不攜去啖孫家千遽愀然曰視其祖若以爲不可者翁遂不言食竟氏前請曰旣到此須一見閻王否翁曰汝並無罪過無庸去見因指旁何者謂氏曰明日戌時當遣肩輿來迓汝耳乃歛然醒述所見髯翁夫婦果其生前狀貌曰吻宛然至奔走使令之人皆其家已故僕婦一一不爽也氏言夢中

所遇一家骨肉團聚甚樂次日七夕果見夢中二僕昇輿來迎如期而逝髯翁者名椿字書年曾爲射洪令一生爽直家千父字實君亦誠愿人也

續新齊諧第十卷

隨園戲編

淫誚二罪冥責甚輕

老僕朱明死一日而復蘇告人曰我被陰間喚去爲前生替人作債負中証兩造互訐必須我到才得明白我見閻羅王之後據實剖陳其案遂定放我還陽我出殿門見柱上有對一聯云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我嘆賞是以爲不愧神明口氣正徘徊間見有一羣托生之鬼從堂上下來大半多不相識只有一女子一老叟皆我隣也女有淫行叟誚富家以爲此二人者必墜阿鼻

地獄矣及判官走過手持托生簿因而問之判官曰某婦甚孝故托生山西貴人家爲公子叟甚慈故托生山東爲富家女朱大不服曰我素知某婦不端某叟沒品俱得托生好處然則閻羅衙門何得爲是是非非明明白白乎判官嘆曰此乃所以謂之是是非非明明白白也何也男女帷簿不修都是昏夜間不明不白之事故陽間律文載捉姦必捉雙又曰非親屬不得擅捉正恐黷昧之地容易誣陷人故也閻羅王乃尊嚴正直之神豈肯伏人床下而窺察人之陰私乎況古來周公制禮以後才有婦人從一而終之說試問未有周公以前黃

歲久一千餘年史冊中婦人失節者爲誰耶至于貧賤之人謀生不得或奔走權門或趨踏富室被人恥笑亦是不得已之事所謂順天者昌有何罪過而不許其托生善地哉況古人如陳太邱弔張讓而解黨禍康海見劉瑾以救李崆峒貶其身而行其仁功德尤大上帝錄之入菩薩一門且有善報矣至于因淫而釀成人命因諂而陷害平人是則罪之大者陰間懸一照惡鏡孽障分明不待冤家告發也朱聞之大悟而醒云判官亦其族叔名啟宏作黃岡州吏目生前以端謹聞

人壽有定陰間不能增減

六合程某平素不信鬼神之事年六十餘患病不起不
安穀者四十餘日忽一日謂其妻曰我病不起矣但兩
孫婚有日期我不能一見孫婦人必笑我沒福盡作速
料理以慰我心其妻子如其言引兩新婦到床前拜見
程喜動顏色曰吾明日可以去矣可次晨卽扶我起便
穿入殮之衣家人以蟒服進命斥去之曰我並未作官
而著此服必爲羣鬼所笑仍衣常服可也服畢良久曰
有一人在外相待可燒紙錢具酒餽待之妻問何人曰
余龍江辛二人者已死之人曾捨身爲城隍役卒者也
言畢沉沉睡去者將一日忽醒曰扶我起將殮衣暫脫

城隍夫人生日賓客來往甚忙無暇點名故俞江二人
仍放我回來後日方去聽候發落依舊吃梨汁清茶者
又二日睡醒命取衣穿曰吾此番真去不復歸矣但家
中子女多向城隍燒香借壽與我或願減五年或願減
十年雖是他們孝心恰都可笑人之年壽各有定數不
比他物可以通挪但有一件奇事我望見城隍有素不
認識之婦人替我涕泣討情放我還陽城隍搖頭不允
我大起疑心盤問二皂隸此是何家婦女曰唐李氏也
君不記三十六年前之事乎李氏嫁唐某而夫亡此婦
事堂上姑送其終又替其夫承繼一子事畢再拜靈前

自縊而死君重其節托人教唐氏小叔遞呈請旌一切費用根是君包攬而去何竟不記卽程聞之恍然如昨日事且知城隍搖頭者亦因人壽有定非城隍所能減增也言畢又吃梨汁數杯而逝程君之子號石泉親爲余言

關帝血食秀才代亭

某生員請仙一日關帝臨壇某以春秋一段間之亂上批荅明晰無誤批訖遂去某歸家後心切疑之云關帝忠貫日月位至極尊如何以一紙之符卽能立刻請到心甚不服欲擬表文一道焚于上天控告正作表文間

忽聞扣門聲某啟戶視之而不見一人某愈怒提筆又
做忽案頭有人云相公緩筆某問爾係何人荅云我卽
臨壇之人實係唐朝秀士因被亂軍所殺魂魄落在廟
中殿下朝夕打掃殿宇聖帝憐我勤苦命我享受廟中
血食並非關帝也某大笑卽欲焚表案頭人又云緩焚
某又問何故荅云若焚表文仍是控告我總求相公將
表文放入水中磨滅字跡方于我無碍某又問關帝到
底有臨壇時否荅云關帝只有一尊凡天下各廟中血
食皆係我等享受惟天子致祭方始臨壇某問何以知
之荅云曾有修鍊數千年之狐狸聞天子致祭一月前

齋戒沐浴遂往窺伺七日前見周將軍臨壇打掃壇舍紅光滿室妖魔盡被燒死故知天子致祭之期關帝方臨壇云

惡人轉世爲鼈

揚州胡姓有子頗慧年將二十將娶之前數月忽得顛疾飲食眠動不時若明若昧自言自咲一日在床上坐語其父母曰兒於昨夜奉嶽神命署本縣城隍事本縣舊有積案十件未結命兒公正辦理兒恐錯誤需請幕反細思惟有受業某師素稱理學可信可速備禮請之時某師已故多年矣少頃忽起立云師至師至暗刺

刺不休家人旁聽竟是兩人問答聲音笑態克肖平日
云十案中有七案仍從前議其餘三案一當斫頭一當
剝手一當充軍其時因醫言其病須滋陰買一鼈於鼈
下引其首而斬之鼈頭落地怒目睜眸可駭相隔卧房
甚遠其子忽於床上大喝曰這惡人應當斬罪還有甚
廢不服斫去還敢怒目視我耶家人祈禱城隍廟未回
其子又於床上云太爺何故燒香於判官面前他如何
當得起太爺一拜十案俱有姓名細訪之皆係已死境
內積惡昭昭在人耳目者

奸夫死後報仇

儀徵縣役何二曾與一婦好好其婦有舊好胡四往來
多年婦利其財後漸窮窘婦潮疎之何復凌之遂至鬱
抑而死婦夫亦死婦遂歸何竟爲夫婦數年頗有積蓄
何原有妻已故曾生一子忽得狂病持刀弄斧見此婦
來卽欲手刃云我乃胡四你家用我數千金財盡心離
更從何姓如此快活我死不甘已訴於神建我報仇醫
治不效延僧請道修齋祈禱一無靈效如比數月其子
骨瘦如柴忽一日叫戲演唱又忽騁驛館中馬狂奔街
市又忽將家中物件打碎將銀錢搜尋出散與他人云
神許我將你家財蕩散再討你兒子的命云云至今其

子現存而家資已空

董刺史雪冤

董公溶任海寧州時下鄉踏勘有旋風迎輿來左避左
隨右避右隨公異之祝曰若有奇冤可在輿前三旋而
退吾當命役從汝指引祝畢果如公諭遂令幹役隨風
查察至僻壤處入墓而歿稔知爲某解元女公子墓稟
覆公立爲傳訛據稱其女是暴病天殤者公不之信卽
欲起墓檢驗某乃索公無故開棺筆據方許起墓公不
得已與之及起驗果屬病亡公頗自悔亦惟候告聽叅
而已乘與返行未數武旋風復來公益驚停輿細思憶

及墓內攔棺石板下當有故復回至墓揭石驗之又得
一棺開檢亦一女尸而貌如生傾國姿也遍體鱗傷訛
係元人威逼強姦不從受傷身死公遂按律詳革科斷
昭雪其冤面旌表之

劉老虎

劉名捷江右人綽號老虎強而有力爲一鄉之無賴夜
飲醉歸來途間覺酒上湧門壁以行遇門便入認爲已
家足力倦軟倒地而卧五更盡始醒聞人問曰某人何
在答曰在某洞又問此番是誰答曰某某其若干名劉
之姓名在內自想不知所犯何案係何衙門拘訛因仰

目視天亦漸明細認乃知在土地廟中遍尋香無人跡
大爲奇異因造其洞離此不遠無妨一往偵察遂飛步
至其洞果有大漢鼾睡正熟自思大漢雄健未可軟說
乃拔佩刀抓起大漢將刀置其喉間大漢驚問何作劉
曰汝是友人尚問我耶大漢曰我是過路客何以指爲
友人劉曰既是過客緣何不投歇店行跡詭異若不實
言吾先殺汝大漢急曰我實差官差拘犯人索票觀之
第一人卽劉也問犯何事要其救釋大漢曰是大數註
定上帝所命豈子敢拘殺耶劉曰如是殺汝亦死釋汝
亦死均之死也不如與汝同死復欲刺之大漢搖手止

之曰救汝汝可自行咬破手指血染青票上更易姓名
遠徙他鄉或可小緩數年也劉如其言見大漢出洞門
就地一滾化爲蒼虎咆哮入山去劉踉蹌歸到家大亦
大明難改姓名移居外府從此改悔不作無賴習理生
秉娶妻生子壽至七旬因親友家拜斗爲病人作十保
劉思拜斗大事豈可填寫假名緣將前事告之填寫真
名而歸出大門甫數武被虎耶去

屈巧者

蘇州楓橋鎮乃客商糧艘聚集處村盡頭有古廟爲屈
巧者所居兩足不仁朝出暮歸不離楓橋左右一日晨

起見廁傍有遺囊拾而闕之中藏白金數百因思是過客所遺吾薄命人安能享此且不知其作何勾當一旦失之有闕性命亦不可知乃復歸廟坐待午間果有人飛步而來頓定地胸狀甚惶急因問之曰君得無失物者乎客曰然汝拾耶屈曰有之但須陳說不謬方可還君客大喜爲述若干封若干數是何銀色是何包裹果相符合屈乃攜出付之客見原銀大喜愿分半相贈屈笑曰君癡耶予不拜君全惠而乃貪其半乎且君損半又不能了大事請卽速去勿誤我乞客不得已撿拾錠與之而別丐至街口忽見一垂髫女貌絕美依父而哭

觀者如堵因問于家或告曰是蒼氏索債者將欲奪此
女爲償故悲耳問欠幾何衆曰十金屈聞怒曰盤剝私
債凶惡如此設欠官項又將如何且十金亦小事何爲
富不仁竟至于此詎知債主在旁聞言而怒指屈問曰
似汝塩溝壑者亦來說仁義耶既出大言可能爲彼償
否屈慨然卽將前客所贈爲之代償取歸某之欠約而
散曹之木意原在女不在金恨屈破其奸謀乃賄捕役
措屈爲賊鎖屈送官吳縣陳公深疑其冤遣金客聞之
又卽奔縣代爲昭雪陳公聞之喜曰此義丐也昭反坐
例重懲捕役並傳楓橋各米行至諭曰所有自收米樣

俱著貲給屈丐免其朝夕沿門求乞之苦且爲披紅令
肩輿送歸於是此丐享日收石米之利遂漸延求名醫
遇道者與乾荷瓣茅木各藥煎洗不數日足病竟愈與
常人等不十年間便居然置大屋娶妻室作富翁矣

僵尸

紹興有徐姓者新典巨宅書屋三間臺榭俱備爲館師
章生設帳所章夜讀至二更後忽聞東房啟窗之聲疑
爲暴客卽於窓隙窺之見一少婦玩月登假山攀樹杪
踰隣垣去疑是私奔行徑遂撥書息燭而寐雞鳴秉曙
聞樹頭越越有聲似是赴陽臺歸來者凌晨書童送湯

沐至問之曰東房爲何人在通內室耶章曰不通乃前
業王封鎖之間房耳章聞大燥因往觀之則門封鎖窓
閉如故窺之內有盜樞停焉至夜留心觀察又復如是
章因秉燭啟窓入觀則棺蓋斜起中空無所有矣章生
乃將棺蓋代爲扶起取易經拆開密鋪棺上然後歸登
樓俟之及五更時見女從窓入覩易經而却步繞棺一
週旁惶四顧舉頭見章知其所爲拜而哀求章生笑而
不許鬼曰若汝不下樓吾卽上矣章仍不聽鬼物乃變
作青面獠牙狀騰蹕直上章遂眩而墜樓不省人事迨
書童送茶湯至寤遍訪章生不得乃與王人登樓觀之

見樓下東房內似有人在啟關視之則章生與女尸並卧地上撫之章體猶溫因共抬出灌救半晌始甦述其所見具呈於官爲之查喚尸親領埋而尸親已全家遠出因房無人看守故爲出典至徐已三易其主矣亦田僵尸爲祟故耳於是焚其棺隣家子患鬼病者從此絕跡矣

申氏自縊

張某爲其子娶申氏女成婚歲餘伉儷甚篤一日女痴逆不語兩手直垂下忽舉手合掌八指交叉作機狀痛苦異常呼號欲絕自不能開左右代劈之不能動即使

有力者其劈之亦莫能動分毫亟詢其故女則云有一婦人在我身後使我至此言未畢更大呼兩頰盡赤似受批撻者女不敢言言則被撻更苦惟呻吟而已越時自開八指皮肉紅腫又半時亦平復女言動如常惟不肯明言其故自是日必一二次或三四次其苦不可言醫藥符錄皆不能治至今猶然不解其故或云其女生性乖僻在母家時家本富饒女每餐以水脾繕寫肴饌點綴而食稍不適口卽詈罵併器皿碎之婢女進茶若指擎杯口卽碎其杯而重笞其婢以爲手不潔不可近茶也其所著裏衣一經浣濯卽不再服或云今之受撻

是暴殄之報其信然歟

雁宕仙女

六合戴某有子十八歲貌清秀閉戶讀書忽然不見其家各處尋覓不得一日忽從園中香櫟樹上飛騰而下曰我某夕月下閒步園中見一美女從空飛來挾我上升道我凡人也如何上天女微笑採香櫟葉一片令我踏上當即騰空而起到一高山頂上有石門數拾間門內有亭臺花草無所不備我問此是何處曰溫州雁宕山也天台小山尚有劉阮之事况我雁宕又高天台一千餘丈而可無佳話流傳人間乎與我遂成伉儷諸石

門中俱有仙娥來往老少不一所說言語都是元經秘旨不能記憶但覺服食起居鮮華可愛我樂而忘返忽昨日謂我曰郎父親明日八十生辰矣不但郎宜歸祝卽妻亦宜同去也又取香微葉一片令我踏上遂復乘雲而起又到家園其家人隣佑聞此信來觀者如麻忽聞異香撲鼻空中聞簫鼓聲果有一絕色女子珠冠玉珮在雲中作叩首狀每一跪起則霞光四閃百鳥皆鳴家人正思攀留而清風一起其女與其子已冉冉攜手而又去矣其父思子涕泣不止或曰此怪知禮侯翁九一歲時定與令郎再至也

生魂人胎孕婦方產

金山縣有老農某月朔夢一青衣人似公薤實牒來語之曰子未月十七數盡應死因一生勤慎無大過死後卽託生某家爲子亦小康壽考無慮也我故先來告知便早處分家事屆期我來同子往投胎可也其人醒偏告家人悉以家事付兒子不數日處置畢拭巾待期而已至十二日夜忽又夢兒前青衣來促之行農以未及期爲辭曰我固知之第彼婦于初十晚偶失足致仆損胎氣不能待至十七卽于是夕坐蓐兒已產須生魂人竅乃能飲食今已三日君若不行彼不能生矣晨寤

述其事于家人復安枕而歿

女化男

乾隆四十六年長沙西塘之長安坊地名青石井有把總安姓者一女五歲與張守備家爲養媳其姑適之嚴少有忤輒鞭撻及下不勝其苦十三歲逃歸父家張向安索女安以女未及笄不願鬻養姑家且留家俟有吉期備禮遣嫁張無奈聽之及女年十七婿亦長大張擇期以告安亦備奩具擬嫁女女知期近而畏姑嚴終夜哭泣向天叩禱求速死不願出閣母兒女如此頗憐之曰汝徒哭泣求死無益若願天能變得男身便可免嫁

是多女夢一老人手持三丸如彈丸二紅一白納其口而去比寤後覺小腹極熱喉痛異常不一炊頃陽出于戶竟成偉男項下結喉突起驚疑以告母驗之不謬安天婦無子只此女一旦成男喜甚往告張以事屬韋誕疑安捏飾賴婚控於縣時邑令山西黨公兆熊拘女到案驗之貌猶是女而陰頭鮮紅確係男子勢難行嫁命安將奩貲貼張爲代聘一女以予其子當堂令安女放腳蘿髮脫珥簪靴改男裝而出

人化鼠行竊

觀察王某以領餉到長沙邑令陳公爲設備公館將餉

置臥室內一夕甫就枕氣逆不能寐展側至三更忽梁上仰塵中有物作啮木聲甚厲懸帳覘之見頂板洞裂大如碗一物自上墮地視之鼠也長二尺許人立而行王駭甚偏索牀枕間思得一物擊之倉卒不可得枕畔有印匣輒以擲之匣破印出擊鼠鼠倒地皮脫乃一裸人王大驚喊吏役皆至已而邑令陳某亦來視之乃其素識鄉紳某也家頗饒于貲不知何以爲此訊之瑟縮莫能對王卽坐公館將動刑其人自言幼本貧竊難以自存將往沈于河遇一人詢其故勸弗死曰我令汝饒衣食引至家出一囊令我以手入探之則皆束皮成捲

疊疊重列因隨手取一皮以出卽鼠皮也其人教以符咒頂皮步罡向北斗叩首誦咒二十四下向地一滾身卽成鼠復付以小囊佩身畔竊貲納于中囊不大亦不滿童也到家誦咒皮卽解脫復爲大形歷供其積年所竊不下數十餘萬王因問汝今日破敗前曾否敗露曰此術至神不得破敗曾記十年前我見一木牌上客頗多貲恩往竊之化鼠而往緣木將一突出一貓嚙我項我急持法解皮欲脫身逃而書然有聲猫皮脫亦人也遂被執寃所授受其人與我同師其術更精要化某物隨心所變不必藉皮以成因念同門學釋我歸戒勿再爲

此已改轍三年矣緣生有五子二子已歷仕版一子拔貢尚有二子思各捐一知縣與之歛家中銀不足額探知公餉甚多故欲竊半以足數不意遭印而敗王因取皮復命持咒試之則皮與人兩不相合乃以其人付縣復訊定讞始去

唱歌犬

長沙市中有二人牽一大較常犬稍大前兩足趾較大趾爪長後足如熊有尾而小耳鼻皆如人絕不類犬而徧體則犬毛也能作人言唱各種小曲無不按節觀者如堵爭施錢以求一曲喧聞四野縣令荆公途遇之命

役引歸託以太夫人欲觀將厚贈之至則先令犬入內
衙訊之顧犬曰汝人乎犬乎對曰我亦不自知爲人也
犬也曰若何與偕對曰我亦不自知也因詰以二人平
素所習業曰我日則牽出就市晚歸卽納于桶莫審其
所爲一日因雨未出彼飼我于船上得出桶見二人啓
箱箱中有木人數十眼目手足悉能自動其船板下臥
一老人于內生死與否我亦不知荆公命二人鞠之初
不承認金命燒鐵針刺入鬼哭穴極刑訊之始言此犬
乃用三歲孩子做成先用藥爛其身上皮使盡脫次用
狗毛燒灰和藥敷之內服以藥使瘡平復則體生犬毛

而尾出儼然犬也此法十不得一活若成一大便可獲
利終身不知殺小兒無限乃成此犬問木人何用曰拐
得兒令自擇木人得跛者瞎者斷肢者悉如狀以爲之
令作丐求錢以肥其藥卽率役藉其船于船下得老人
皮自背裂開中實以草問何用曰此九十以外老人皮
也最不易得若得而乾之爲屑和藥彈人身其人魂卽
來供役覓數十年近甫得之又以皮濕未能作屑乃卽
敗露此天也天也只求速死荆公乃曳于市暴其罪而
榜死之犬亦餓斃

韓鐵棍

韓舍龍者山西汾陽人貧無居處在邑中破寺棲止傭
工爲生勇健多力一日歸見寺門外臥一道者詢知以
病不能去乃供養之無德色如是三月餘道者病愈謂
韓曰感子厚義無以報今行矣平生蓄有一物食之力
逾賁青兼可致富以贈子七十二年後終當歸我第子
富後慎勿納粟得官徒耗壽算言已口中吐一羊出小
如拳置掌視之乃粉所爲納韓口中方欲吞嚙羊從唯
中直趨而下道者以掌向韓腦後一拍韓卽暈仆於地
比醒道者已不知所在試舉履鋤之屬悉輕如艸次日
乃往見主人願居其家爲長作伴買鐵另鑄作器爲鋤

地其所耕十倍於人日食米必三斗他物稱是主以其
勤而力甚愛之一日令載煤五于斤自他所歸車歷土
坂將下驟蹶車傾韓在後手挽之徐徐而下面色不動
主知其事異之詔其神勇命隨標行押布至都中途值
盜保標客二人與鬥俱爲傷死韓手無械拔道旁棗樹
埽之盜盡靡皆獲焉主自後卽令押標販布許分其
餘息不令傭作韓乃鑄精鐵爲棍長丈有二重八百斤
其用棍無法亦無授受惟恃勇力橫擊無能禦者江湖
皆呼爲韓鐵棍盜賊莫敢犯其鋒其棍載在車後非八
人莫能舉而韓以隻手取之輕如草然一日老京師方

投寓忽有人來訪自通姓名曰山東曰二韓素不相識
訝其突如其來意曰我聞君善用鐵棍曷以見示韓指
車後令客自取之客以隻手輕取而下謂韓曰君用此
棍不知傷幾許人我仰其面君試擊我能傷我則君果
爲神勇韓不可曰我與君無讎何故以兵相戲旣與吾
角力不若我屈一指君能伸之我卽當歛迹歸田不敢
馳驅道路矣乃環其食指曰以手鈎韓指韓俟其指入
乘勢提而擲之地白起曰我山東劇盜也一生無敵今
竟讓子嗣後韓行山東北直一路如在家中往來如是
二十年韓分息亦厚乃辭主人不復作標客主人猶載

其棍行者二十餘年韓歸里置田產生有二子課農爲業年逾七十自在場上看麥忽有一山羊自場出衆咸以爲晉地所產皆胡羊此不知所從來爭逐之羊入一枯井中衆欲入韓爭先跳下見羊在井底以手舉之向上擲不覺身隨羊上衆在井外見有白氣一縷自井飛出羊入雲中韓坐地上氣力兼無異昇之出尋亦無恙然自是手無提攜之力矣始悟道士還羊之說神力已去又活二十餘年至九十壽終所用棍猶在韓莊至今六十餘年無有能舉之者

認鬼作妹

浙藩司更夫陳某喜飲而胆最豪一久巡伺垣牆外時
三鼓月甚明見一婦人年十八九容貌頗麗陳念官衙
禁地必無私約者心知非人姑戲之乃往握其腕曰子
夜行得無覓佳耦乎我爲若壻何如婦曰我非人乃縊
鬼也變其貌甚俚惡陳曰我聞鬼皆能改貌卿卽陋劣
我不嫌也鬼無奈乃曰子姑捨我有錢十五千與子何
如陳問錢從何得鬼曰薦橋某錢庄有女我明日往索
之子須認我作妹我教若與子錢十五千其病卽愈但
子得錢後我在此勾當一二事自後母得再阻我陳諾
之鬼乃去明日午後果有人來訪陳且曰汝妹爲鬼太

不良昨日主人女出看戲歸爲其所異百計求解云必欲尋其兄來乃去故招子往陳乃同往入門鬼卽在內曰吾兄至矣大慟趨出陳亦伴泣相抱而慟已而鬼曰吾兄貧無以爲生汝家富須子吾兄錢千五千作生計我當去矣店主人不得已如數予之女疾果愈陳得錢歸不三日聞司庫中果有婦人縊死者蓋鬼求代恐陳阻之故行賄耳

蟒過嶺

湖廣武岡州有水路可達有赴武岡任者挈眷由水路行一路皆灘河南山壁立茂樹密菁惟日午見日而已

一日舟行聞上流灘畔有人敲鑼鳴豕詢之曰今日蟒
過嶺須停舟不得行行則有失問何以知之曰我處燒
山向例有定期蟒知之先期半月相率自南而北俟北
路燒山則又自北而南時正十月蓋南路定期在初冬
北路定期在初春故也其來日早必有大風以阻行舟
慎其橫溪而渡今早風大作故知之問在何處曰相離
里許可望而見俄頃風愈大見兩山樹稍枝葉皆垂露
一蛇首大如十石甕徐徐自山下剪溪過其頭入北山
尾猶在南山未盡約計兩山隔溪可三五百丈如是者
一食頃始盡一蟒過盡又一蟒來長皆仿佛以次相接

而行其體亦遞小一晝夜乃盡土人云皆黑蟒性皆純良從不傷人

食猴怪物名石狗

湖南至道州路有一山高數百丈于峯環列中有濂溪講堂山中最多猴常出擾人山腳居民數十家皆漆戶也山產漆樹紅芽初茁如香椿食者多死官爲立石以禁沿漆林而入周遭五六里隔一澗過澗卽入山徑樵路穿雲高可插天吾鄉愛堂居士往遊遠望崖側有似枯松其毛遍覆數里蠕蠕然近視之皆猴也屏息而遇已歷其上俯視衆猴約有六七萬老少雌雄環集呦呦

皆有哭聲亦莫測何故有頃忽見二猴自上崖來向衆
猴搖手似禁其勿泣者已而悉起有扶老者有攜雛者
皆緣崖左而上至經香臺畔俯伏屏息高下幾無隙地
旋有大風簸簸動林木臺後出一獸絕似猴而小高可
尺許衆猴見之皆俯伏此獸躍上瀟溪講座踞蹠而坐
睢其身忽伸長丈許衆在下仰望不見其頂久之見一
猴來跪其座旁自以雙手向腦後剝去其皮若供其食
獸者愛堂尚欲再現其異不料僕人遽怒起燃大爆竹
震之響一發衆猴咸驚墜山下死者不可勝計其獸聞
聲一躍直穿屋頂而出不知所在按異物志石柎如猴

而食猴或卽此鐵

鐵牛法

湖南邑因論死秋決後例多暴尸三日然後埋入夜尸常不見官吏異之踵緝四出初以爲其親屬私竊以葬訊之不承有武生某以事赴縣行至一村鎮牽馬飲于溪橋之下水中映有人影俯窺之則橋洞內水乾有一人閉目跌坐于中躡而就之見其襟褶間皆血汚狼籍問爲誰不荅因急趨出適鎮中有駐防汛弁告之守備殷某殷先入橋下其人見殷相近卽飛左足將殷踢仆後入者至救殷起覓其人已不見互相嗟訝而返是

夕雷雨擊死一人于橋柱側眾往視正昨日橋下人也
或云此學鐵牛法者可以代形而終獲天譴

妖術二則

江陰胥士人學怯于茅山有術能致婦人用烏龜殼一
箇書符于上夜擁之而臥少頃卽見一輿舁一少婦至
或平昔有屬意者皆可召來其婦不言與交媾無異生
人天將明乃去其去時必反繫其裙以出未知何故據
言此乃所召之生魂也真縣有道士善致天女有求其
術者必令其人備衣裙釵釧之屬須極華麗珍貴乃可
爲天女服飾言著天宮衣不能履凡世故也其來必在

初更須先掃淨室屏終人迹道人入書符步咒則天女
始至色果殊麗異香襲體人與交合與世人無異亦不
言笑天未明道士來又屏人書符送天女去則衣飾皆
帶去無一遺存與天女交者皆無後禍故其術頗爲豪
富家所重卽耗其貲亦不惜也後乃知其常通妓女爲
之道士素願而長將女裸縛于懷以袍襲之昏黑人莫
能辨屏人而出諸懷服其衣飾僞爲天女給客將曉仍
束而去以此分肥其衣飾蓋死後其徒言于人云

種蠶

盛京將軍某駐劄關東地方向無蠶蠶惟將軍署頗饒

此物有異之者請于將軍將軍笑曰此非土產乃予以人力種之法用赤莧搗爛以生蟹連甲剝細碎和青泥包裹爲丸置日中晒乾投活水溪畔七日後俟出小蟹取置池塘中養之螃蟹亦如此做法按此法養魚經中載之而不言能種螃蟹據將軍言則凡介屬皆可以此法種之則是赤莧固蛤介中之返魂丹也

扯雞臍救溺死人法

凡人落水淹斃一日內者尚可活洗冤錄載有騎牛法最妙而不知更有扯雞臍法入水三日者亦可活揚州各稱作排手黃一謙沛縣人隻身帶貨無不獲利積至

百餘悉以周濟貧乏康熙五十九年六月在北通州壩上落水已三日撈起有長眉白髯老翁云用筆管套雞膝先破一孔插入肛門扯出雞膝吹之吹至三人心口微動老人曰活矣衆趨視忽失老人所在又換人吹果嗟氣而甦

鳥獸不可與同羣

荊州寺僧某頗精禪誦一日有獵徒獲一虎子歸途憩寺門僧勸勿殺衆即以虎捨寺中僧給以飲食頗馴伏隨僧起居每課誦虎亦從衆後作頂禮狀課畢乃退日漸長大客至方丈虎伏座下初甚駭怖須察其狀無惡

意亦不甚畏狎玩之虎亦不怒一日有客訪僧人方丈
與僧以足蹴虎令去曰毋驚我嘉客虎作欠伸狀瞪目
而視良久始出已而又來伏腳下氣粗而有喘聲客愈
恐僧以手批虎又瞪目視良久一若有所思狀僧以足
蹴之乃去俄而又進作怒容直前一口嚙僧頭而去僧
猶坐而不仆寺中人見虎口有血奔出山門乃共逐之
入深山去卒不可獲

拘蛇

江陰章燕橋言有南客館京師自言能拘蛇主人欲觀
其法不可強之至再始允焉先命竹工削竹籤百枚長

三尺許鋸其兩端如箭鏃至期約主人及外客以麻繩束竹籤捆載而行同赴西山石佛廟中踞石臺上步罡書符口喃喃作詞俄頃微風起草中索索作聲蛇果大至先小後大盤旋迴繞有若錦者有若花者諸色俱備眾咸詫所未見最後有一蛇至不甚大遍體光黝如漆昂其首向前視客客色遽變慨然曰殆矣急書符退之眾蛇皆散獨黝黑者不去吻舌張口似有怒態客披髮跣足持咒嚙舌血噴之黑蛇始去顧眾曰君等可歸矣此蛇來與吾較法我不去去則貽禍主人乃命衆人用繩束其身網於石佛背上以所攜竹籤置手旁

人去次日客歸衆詢所以云是夜風雨大作其蛇乘空而來張口吸氣似欲相吞客望其氣來乃以竹籤一枝投之籤爲氣攝入其腹中如是數十次氣亦漸衰籤亦將盡俄聞廟門外有崩撼之聲蛇斃於地風雨亦息

金香一枝

富民某聞某寺有老僧德行頗高延請至家供奉一室中朝夕頂禮卽香柱香鑪之內無不以金爲之一日僧於靜室中入定忽見彩雲飄渺異香滿室有二仙女將一蓮花座來曰我奉西方佛祖之命來迎僧自願功行頗淺懼不敢往仙女催促再三且曰若不去我無以復

命僧乃取瓶中香桂一枝與之始冉冉而去明日主人
家產一驢墮地而死奴僕輩剖食之腸中有金香一枝
驚白主人僧不知也卽主人亦不知金香桂爲供奉和
尚之物後偶於齋禮和尚時主人談及此事和尚大驚
失色始以向夕蓮花相迎之事告主人亟看瓶中已少
一枝香桂矣蓋無功食祿天意所忌故使變驢以報也

小僮遇女鬼

鎮江梅雨族弟家僱小童孔姓者伴其子岸夫宿書樓
上乙巳冬月望日三更後還其樓下取物遲至一更不
來卽偕其家西席王松坪先生下樓往看遍尋不見于

是急呼衆家人尋覓尋至第三進小室內見其伏臥桌
下頭嵌于椅腳內家人拖出人事不省以蕙湯灌醒問
其原委云我下樓至梯中間見一奶奶將我攙至堂前
我欲叫人他將手卡我頸項我卽不能言語此後如何
關門如何來此我總不知于是令其安睡次日亦無他
恙越至次年五月望前渠臥書樓下廂屋內時約二更
許月明如晝忽然大叫岸夫急起往觀奴云去冬攙我
的女人又來了我駭怕將帳門扣緊他與我扯奪不開
而去我卽叫人他又轉來我不敢叫他又去了我遂大
叫他見人來遂不見了問此女人模樣云身穿藍衣面

甚標致其白如雪家中恐其後又生事遂將小童遣去
此後安然無見聞矣岸夫姪親爲余言

懷慶水災投匾水息

余同年沈永之爲懷慶府太守天久雨黃河水發直灌
城中公與屬員百姓等俱登城外高阜看水水高數丈
竟不能歸餓三日矣除禱天之外一籌莫展忽見一黃
衣者帶笠乘舟而來問曰汝等欲使水退須當問我公
卽問之曰可取懷慶府大堂之匾投水中水卽退問其
姓荅曰我姓黃言畢遂去水隨其舟漸漸流下高阜離
署數十餘里公之父母俱在署內無人能往正彷徨間

有家人陳姓者曰小人能識水性願往公欣然遣之令
其人頭頂葫蘆放書其中泅水到署見二老登樓哭泣
得其信大喜卽取匾投水登時水遂退訪之里人云某
處有黃將軍廟想懷慶一府應遭此劫投其匾于水算
已應此劫故也公卽往拈香瞻其像果符所見云

三王神請醫治臂

歸安有名醫湯姓字勞光門外挂一匾云凡求醫者非
先送十金不治一日聞外有鑼聲出視見一大沙飛船
泊其門外頃有一人登岸從者手捧一大元寶自言王
姓家住菱山下左臂有傷特來求治醫卽與膏藥帖之

拱手而去醫送登舟炤舊飾繡開船旗上書三玉府三字須臾不見醫歸家見桌上元寶乃紙元寶也大驚曰此乃東菱山之神明日卽著冠袍往拜見神左臂上膏藥猶在旁有一死蠍存焉